

1915

年

第

卷

第

6

期

香艷

雜誌

第六期

大錯題



丁悚

1915

游戲雜誌

鈍
報

天
盧
我
生

主
任
編
輯

按
月
一
期

定
價
四
角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華
圖
書
館

本
埠
外
埠
各
大
書
坊
均
有
出
售

● 第九期 內容披露

水彩畫封面(他之小影)
精印三色銅版風景(上海名畫家徐詠青手筆)
投稿者 仰 廠 朱石痴 貴州趙二 黃花瘦 劉競夫 滬生小
影 德皇威廉第二自一歲至現在之歷年小影 美國名小說家馬
克吐溫小影 本雜誌著者 丁棟 小蝶 瘦 美國名小影
世界歌場之明星馬丹撒拉培佛兒 與其子地孫女曾孫合影
美國名女優(慧粉菲蘭克琳)扮鬼臉六種 王瘦人之游戲照 左
陶之游戲畫 複形之面孔
海上名伶 蓋叫天 蓋月樓 扮演(八大鏡)(曾頭市)(翠屏山)
攝影
新劇(愛之花)攝影 新劇家 亞父 拂塵 淚滴小影
滑稽文數十篇 徵文揭曉十篇 詩一百七十一首 詞曲五十閱
譯林數十則 談叢十一種
劇譯(新劇不進步之原因)(演藝棒喝)(春柳劇場觀劇平談)(戲
迷新語) 喻虹軒觀劇者之研究)
魔術講義
戲學講義(京戲之源流及派別)(京調之分類)(京戲術語)(京戲
術)術誌(新劇沿革小史)(新劇之源流及派別)(表情術)(化裝
術)(背景)(音樂及其他技術)(新劇家列傳)(舊戲坤角志)(女
新劇家列傳)(男女合演問題)(客串之性質)(北京票房沿革小
史)(上海票房沿革小史)(現今南北著名票友之一班)(演戲者
心理上之研究)(觀客心理上之研究)(舞台上之經驗談)(伶界
積習)(名優軼聞)(演戲趣談)(排戲與營業之關係)
說部八種(雙花塚 蓮湖怨 何等英雄 幽恨 遇之巧 沒字
碑 五千磅 雙報父仇)
傳奇(綠綺琴) 彈詞(聶慈娘)
樂府 崑劇(紫釵記) 京劇(洪羊洞) 新劇(生死鴛鴦)
注意 本期特色 戲學講義 徵文揭曉

香艷雜誌第六期總目次

圖畫 (1)沈拯(2)周玉如(3)楊湘雲三女士攝影 (4)蘇州武林女熟繡品二幅(5)錢琴韻女士之攝影

(6)莊彩棣(7)南海麥瑞華女士 (8)孫韻琴女士(9)俞佳鈿女士之鉛筆畫二幅(10)林宗素女公子之小影(11)蔣月秋女士之遺玉及繡畫四條(12)沈漱芬女士 (13)徐曼仙穠逸仙之合攝小影 (14)長白鑄芬女史之遺繪四條(15)南澤毓秀女學全體攝影

論說 色相之研究

新形史 錢琴韻女士傳 張烈婦 傅馬母傳

名閨片羽 沈翠娟 李好好 七姑 金影珠 某學使女

諧文 莊 初之逐妾令 代露水郎君致荷花大小姐書 八股文 李俊卿之護花判

薰摘錄 三十三則

田貴妃軼事 二十八則

粵香館隨筆 粵東李錦襄女士撰二十則

鬢華室詩話 吳興徐曼仙女士撰

雜俎 竹垞風懷詩考證 女伶劉喜奎詩 聯語類誌

歐戰豔屑 九則

滑稽閨語 十則

閨雅 文十一篇 詩一百五十六首 詞十四闕

短篇小說 菊緣 電車姻緣 魯男子第二

真珠箔 續

官僚風流史 續

上海孽史 續

夢梅再世

女界新聞 十二則

梅花簪傳奇 續

工藝欄 化學美術工藝新書

女伶月旦

各埠花叢記事

西廂酒令

紅樓觥史

處廬度牘

論

說

題 摘
豔

優美高尚最新雜誌

女界

● 第三期之內容披露 ●

● 圖畫

世界第一女子大運動家麥麗麥文德之種種攝影十六幀 ● 西班牙公主紐蘭梨俄宮之游攝影五幀 ● 紐蘭梨小影 ● 俄皇尼古拉第二 ● 俄后 ● 俄皇后之小公主 ● 冬宮 ● 投稿女士小影七幀 ● 金仲英女士 ● 俞玉霞女士 ● 朱穆英女士 ● 李曙支女士 ● 呂韵清女士 ● 劉玉如女士 ● 王蘊文女士 ● 女美術家投稿八幀

● 文選

玉臺新集駢散文八首 ● 揚芳集傳記文六首 ● 散花集閨秀文選九首 ● 鮮願集四首 ● 世界女子傳 ● 湯夫人傳 ● 紅閨軼史四篇 ● 戲擬東施答西施書 ● 危險之新婦(麥麗麥文德軼事)

● 譯著

懷蘭室叢話 ● 弄脂餘瀟 ● 蕉軒隨筆

● 譯叢

西班牙公主紐蘭梨歐洲各國宮闈游記

● 筆記

閨秀詩話 ● 香奩詩話 ● 曲欄閒話

● 詩話

詩詞曲選 ● 名媛集詩選九十九首 ● 詞選二十六首 ● 曲選五折 ● 香奩集詩詞選六十餘首

● 說部

瘦鴉官情美人與國家官情太常仙蝶官情秋窗夜嘯官情韻清女士官情理愁塚官情詠霞女士官情千金敵官情影官情蝶仙官情(傳奇)白團扇官情吳梅官情

● 音樂

中西樂律同源考 ● 繁華令正調譜 ● 胡琴與繁華令比較表 ● 胡琴七調變法 ● 繁華令七調變法 ● 琴調變譯工尺譜法 ● 西樂譜翻入七絃琴法 ● 三絃主調譜 ● 三絃譯西樂譜 ● 琵琶主調譜 ● 琵琶譯西樂譜 ● 箏之主調及譯西樂譜 ● 瑟譜 ● 洋琴譜

● 工藝

化裝品製造庫「匡予」新食譜 ● 葛癩「新食譜之又一種十五則」 ● 裁縫之敵 ● 袴之裁法 ● 二門面之裁法尺五門面之裁法種種

● 家庭

家庭教育後言「朱翰芬女士著」 ● 幼兒保護法 ● 幼兒教育法 ● 幼兒疾病看護法 ● 自由結婚之評論「李幼沅女士著」 ● 結婚之利害「丁福保醫士著」 ● 濼縮美術(續)

● 美術

嬰兒衛生 ● 論小兒驚風 ● 驚風之起原 ● 驚風之預防法 ● 驚風之看護法 ● 雜俎(不及備載)

● 衛生

陽歷三月十號出版 ● 每册定價洋四角 ● 編輯者天虛我生 ●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論說

色相之研究說

昔者鄭衛處子。娥媞靡曼。燕趙名姝。嬌媚妙婧。佳容麗質。本乎天然。固非徒施芳澤。設筓珥。所得效顰者。近世研究色相者。謂可分為三類。一曰直接之色相。其口鼻之位置。眼波之流動。形體之構造。容光之照射。觸目即驚。魄動心曠。為神人。二曰間接之色相。乍見雖覺平平。迨一經端詳審視。則肌膚軟膩。聲音嬌脆。頗堪娛悅耳目。三曰中間之色相。或呈莊嚴之氣象。或具高貴之資格。此等千金之身價。當求之於精神。不可求之於形相。其優美在直接間接以外。故曰中間。今庸庸者流。孰不以直接為上。中間為下。實則當以中間為上。直接次之。蓋形相其末。精神其本也。惜此等色相。既為今世所罕覩。而俗眼淺近。又不能賞識。於牝牡驪黃。而外為可憾耳。顧色相微論。屬於何種。而於其人之稟賦情感。莫不有密接之關係。故曰誠於中。形於外。又曰外感內應。信不誣也。自來談相者。每謂婦人之貞淫靡不呈露乎外表。識者多非笑之。乃一按諸婦人科所實驗。而後知術士空談。動中肯綮。聊舉梗概。以供人世之考鏡焉。

(甲) 腦髓之性慾部 相學上以小腦為性慾之中樞部。其官能有三。一發愛情。凡小腦大之婦人。其

介盒



色慾之愛情必盛。故多淫蕩。動物中若狒狒。若鼠。其相當於小腦之後頭部。並皆膨大。故狒狒之淫慾最烈。鼠之生殖最繁。二具遺傳。凡小腦大之婦人。其生殖力既盛。則賦與其子之遺傳性必強。女子值小腦機能紊亂。慾火熾動之際。而受精成胎者。他日其容貌性質必皆受有惡劣之遺傳性。如彼蕩子大都皆此等婦人所出也。三司營養。凡小腦大之婦人。其營養力多旺。盛身體多強健。故色與食皆占人先要之。此等婦人既乏靈性而德性智力亦皆不足。坐是品格卑劣。不免以醜行貽笑羣倫。今試就生理考之。知小腦之上都。爲後頭葉第二第三兩迴轉部之腦髓。所以掌配偶間之愛情也。故正當夫妻之愛情誠擊者。實堪爲該部豐大之徵。

(乙) 面之性慾部 相學上分面爲三部。自髮際至眉毛之間。謂之上停。自鼻下至頤尖之間。謂之下停。上下兩停之間。謂之中停。下停卽面之下部。適爲腦髓後頭葉表示之地。故小腦性慾中樞之官能。頗有足表見者。茲更詳述其關係。

一、口唇 古語曰。過去事以唇定之。未來事以眼量之。實則口唇善表示其父母性慾之遺傳狀態。爲面部諸具性慾之代表也。其一、口唇肥厚者。口唇爲表示小腦主要之地。故善表示愛情遺傳營養三狀態。口唇厚而色鮮紅者。其鍾情於男子者必深。口唇之中央部。相學上稱爲配偶性。該部肥厚而紅。則其伉儷必篤。口唇之兩側部。相學上稱爲男女性。該部肥厚而紅。則其外遇必多。要其貢媚。男子務求悅已。實爲唯一之觀念。用能昌大門閭。振興家道。惟其靈性智性德性率皆缺乏。無高尚之思想。懇摯之情緒。堅貞之節操。坐是行止卑污。易墮節而貽玷終身。口唇肥厚過度。且帶黑色者。古稱心毒爲房事過度之

徵口唇薄弱。少紅多白者。身體必不能強健。且缺乏活動力。故肉愛不盛。其極至於家庭不振。運命不昌。然清貞純潔。昭其令德。亦足多也。其二口唇闊大者。口唇中央部。爲表示愛情之地。既如前所述矣。而左右兩口角。實爲表示意力之所。故口裂闊大之婦人。其意力。輒較勝於肉愛。用情專壹。敬愛其夫。惟恐不至。已不二身。而又斬其夫。亦不貳色。假令一朝有變。則節操冰霜凜乎其不可犯。若其上停中。停更兼豐大。智性德性。亦必具備。古今來爲貞女爲烈婦爲女中丈夫。令人肅然起敬者。皆此類也。反之則冥頑不靈。媠人貴己。取憎於家庭。不齒於鄉里。口唇大而柔薄者。長於辯論。妙舌生蓮。口裂小而口角適度。若世所謂櫻桃小口者。必富於高尚神聖之愛情。顧肉體之慾念。大半微弱。每不足以繫男子之慾望。坐是似續鮮少。不克如螽斯之繁衍。其三上下兩唇之比較。自來男子之下唇。較上唇稍小。故象天之覆女子之下唇。較上唇略大。故象地之載象天覆者。乃意志堅忍之標準。象地載者。實愛情濃厚之明徵。故青年少女。下唇廣而色鮮豔。適足表其愛慕之深。而彌增其媚態。其四口唇之突出與陷沒。考上下顎骨俱大口唇前突。本爲動物之面形。劣等動物。突出益甚。於人亦然。原人野蠻人及淫蕩之婦人。其口唇多向前突出。故齒牙外凸。望而生厭。若其富有靈性。且思想高尚者。口唇輒向內微陷。故坎佩魯氏別出心裁。上起前額。下抵口唇。正中垂一直線以驗之。下角之距離愈大者。愈近動物之面貌。據此以定人格之高下焉。又婦人口角向外微舉。狀如仰盂者。樂觀的相也。向外微垂。狀似覆舟者。悲觀的相也。

二 齒牙 尖銳之齒牙。爲肉食動物之利器。婦人之齒牙尖銳者。必嗜動物性食物。生性悍戾。處遇其夫。扁平若白齒者。必喜植物性食物。率性婉順。琴瑟靜好。又上下齒之形狀。色澤。位置等。與生殖機能關

係亦鉅。若門齒對門齒。白齒對白齒。無凹凸傾斜之弊。色黃白若象牙。則其生殖機能必充盛。子女之品格亦良好。反之而錯落不整。或參差不齊。或蛀蝕不堅。或門齒外突。必讐視所天淫亂。而多醜行。或將惡劣之品格遺傳於其子女。齒小似鼠牙者。必局量淺狹。人格卑賤。笑時齒齦外露者。必情慾熾盛。齒齦帶黑色者。必房事過度。

三、目。據解剖學觀察之。眼與小腦亦相關聯。蓋動眼神經之源。發自小腦之近部。視神經則入疊體之前。故相學上。以目爲表示大腦智力感情與小腦性慾之具。其一目與遺傳之關係。父母交媾時之心理狀態。一呈於其子女之目。故目稱父母之宮。其遺傳之現象有四。父母性情溫和者。其子女之目必左右相同。大小適當。瞳孔虹彩角膜黑白分明。眼圍秀麗。毫無垢污。父母智力敏活。學藝精博者。其子女之目必細而長。瞳孔虹彩角膜配布停勻。父母崇尚道德。尊重宗教者。其子女之目必安靜平視。睛珠定而不閃動。黑白分明。奕奕有光。眼稍平而不低垂。眼險若臥蠶。謂之陰鷺眼。父母淫僻邪侈。滅倫敗德者。其子女之目必左右不稱。睛珠閃動。眼梢低垂。黑白不鮮明。謂之三白眼。或曰四白眼。或曰醉眼。由是可知目之妍媸。大足以證明其父母性質之美惡焉。又男子左眼有障礙。必與其父及同性之伯叔兄弟發生惡感。右眼有障礙。必與其母及異性之諸姑姊妹發生惡感。婦人則反之。左眼爲女。右眼爲男。其二目與色慾之關係。眼球大而眼險肥圓者。其營養質必豐。故色慾必盛。而眼裂長大。眼梢微上。眼險筋肉頗緊張者。其筋骨質必豐。故情慾之動必本於一己。他人莫得而誘引之。眼細長而不大。眼險少脂。肉目光炯炯照射者。其心性質必豐。故發純潔之愛情。乏肉體之貪戀。若眼梢低垂。睛珠不定。眼球常閃動。

或斜視下視者皆婦人好色之相也。虹彩在相學上占重要之他位。一周分三百六十度。其下半爲表示性慾狀態之所在。其色彩雖隨人種而殊。大抵婦人之虹彩作茶色者。自來稱爲獸眼。其性必殘忍如虎。奸譎如狐。貪淫如羊。眸子分明者爲腦力正規之象。不清或不正者。其心術必卑劣。且貪肉體之交接。考眸子之流眇。足以描摹其所注念而不愆。不忒。眼目發無聲之言。語視口舌出有聲之言。語尤爲確實。故孰爲純正真誠之戀愛。孰爲矯飾虛僞之蠱惑。無不於眸子見之。眼大而突。狀若金魚者。其視域寬廣。視力銳敏。然觀察所在。輒不過淺表。不能發見事物之真相。故情根不堅。情好汎而不久。然口材便捷。足以解紛。其優點也。眼小而眼窩陷沒者。其視域寬廣。視力銳敏。又能透徹事物之本原。故用情自能專而不紛。

未完

菽園贅談

論

說 色相之研究說

六

蘭史有婦曰佩瓊居士。氏梁名靄。又字飛素。婉嫻雅。習禮明詩。歸蘭史。靜好甚篤。未幾遂卒。蘭史誓不續娶。以報之。遺稿尙未刊行。外間間有傳者。幽思清音。宜其不永年也。選錄一過。愈不能忘情於東門女士。先室王壽人自諱東門女士生時好吟詠矣。五言如問月云。元會迭春秋。河山閱圓缺。今古幾多愁。儂欲問明月。題蘭史詩草云。文采佳人擅。千言下筆輕。琴心笑穠冶。劍氣倚縱橫。愛國同工部。陳書切賈生。牛衣休下淚。戒旦正鷄鳴。七言如楊妃云。三生鈿盒恨茫茫。宛轉蛾眉事可傷。千古美人衛社稷。論功應比郭汾陽。重過海山仙館。按即潘德會伯別業云。殘脂剩粉漲紅橋。渺渺春流送暮潮。猶有舊時明月在。碧雲吹過一聲簫。題蘭史抱琴圖云。成連海上神仙調。靖節庭中太古音。譜入詩人新畫本。落花時節一微吟。春陰云。寂寂閒庭似水流。峭寒不捲綉簾鉤。花前怕倚迴闌望。紅是相思綠是愁。又云。瑤窗幾日不通曦。黯黯春隨鏡裡枝。做雨天疑烟。暝夜倚欄人似夢。同時花陰匝。地涼如水。柳色遮簾。淡入詩。暈碧樓臺成畫本。獨憐風峭燕歸遲。病中云。落花簌簌晚庭陰。几視塵封久廢吟。有恨年光憐水逝。無端小病與春深。窺簾月白疑開鏡。引榻苔青欲上琴。閒看茶烟度幽夢。寂寥寒入杜鵑心。另有古體。限于篇幅。不載。

新彤史

吳下王六錯書

中華圖書館簡要書目廣告

筆記遊記雜說部

明季南北略

明季稗史

明末野史

明遺民錄

繪圖綴白裘

淚珠緣 初三四五集

社會小說自由女 (印刷中)

自由花 (印刷中)

宵光劍

雍正劍俠奇案 前編三册

足本繪圖聊齋志異(同文本)

棲霞閣野乘

夕陽紅淚錄

石林燕語

石林避暑錄話

俞曲園瑣記

隨園隨筆

南野堂筆記

瀟湘館筆記

閱微草堂筆記

一元五角

七角

八角

二元四角

三元

每集四角

(印刷中)

(印刷中)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四角

三角

五角

一元

一元

五角

八角

四角

五角

女聊齋

三異筆談

景船齋雜記

靜厂奇異誌

吳門畫舫錄

秦淮畫舫

聊齋拾遺

夜雨秋燈錄

蘭茗館外史

夢花雜誌

鴻雪姻緣

唐人說薈

情史

觚賸

薑露庵雜記

漫遊記略

徐霞客遊記

隨園食單

屑玉叢談

豆棚閒話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六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一元二角

二元五角

洋紙二元五角

本紙二元五角

一元

四角

三角

三角

一元五角

一角

新形史

大錯題

聲揚

丁棟
1914

錢琴韻女士傳

廢物

琴韻女士者。我友紀仲和之室也。女士姓錢氏。錢故潯溪大族。幼稟母教。誦詩書。知大義。年二十餘。始歸我友。我友抱章子之恨。不得於其父。女士於歸後。析居在外。屢偕我友省問。其翁恪盡婦職。而翁性素悒。以不憐其子者。因而不憐於婦。而女士始終禮其翁不衰。我友富於學。而窘於境。七試鄉闈。不得一第。重以租稅之懷。益以家庭之感。憂能傷人。未及中年。抑鬱而卒。女士痛失所天。誓不欲生。願念中郎。有女慰情。勝無教養之責。義無旁貸。不得不忍死以撫孤。典質釵環。摒擋喪事。畢。親族有勸其就翁居者。女士慨然曰。夫在不能朝夕侍奉。爲甘旨之供。夫沒。翁卽憐我。忍以孀。孤女累七十之衰。翁乎。卒不往。翁亦竟不之顧。適同里龐君青城。創立醫院。延佐女醫丸橋。爲就醫者作舌人。攜女入院。兩不取值。如是者年餘。已而金君子餘興。女學於醫院之左。其女始得入學。時鑑湖女俠任校長。徐君寄塵任教習。而女士任舍監。一時號稱得人。旋以財政支絀。秋徐他去。校由此散。而予弟子徐君一冰。方自東瀛畢業歸。創設男女體操學校於海上。函招女士。因挈其女來滬。前後任舍監者十年。校益發達。其女得於該校。畢業出爲人。

師女士亦垂垂老矣。女名國楨。今任旅滬公學務本城東三校體操教員。攝影見本雜誌第五期修羊所入。足以贍母。女士志不自安。今歲就倉聖明智大學義務職員之任。自謂一息尚存。此身願犧牲於學校。立志如此。髮眉愧之矣。會有新形史之刊。國楨以表章其母請。因詮次其事而爲之傳。

廢物曰。今之女界。涉獵新學。自命不凡。甘食鮮衣。踰閑蕩檢。比比皆是矣。其別鵠興悲。守柏舟之節。視身若寄。蠖伏閨中。生無益於人。死無聞於世者。已不概見。而如女士之貞節苦行。不階寸土。教養其女。以至於成人。桑榆晚景。少休自娛。亦人之恒情也。猶復老不自惜。聞迦陵興學。殷然以義務職員自任。其以一生心力犧牲學校之堅志。不達其目的。不止自非行不副言者。可比嗚呼。可以風矣。

張烈婦傳

失名

烈婦張氏。居上海黃浦東川沙城堡。其夫徐俊以病疫死。里中有豪某素窺烈婦姿。而莫敢以犯也。烈婦夫死。時仲夏天。驟熱。烈婦馮其尸哭五日。而卒無棺以斂。豪乘其急。以貲畀之。烈婦勿受。乃鬻其女。以買棺而斂。而烈婦之母悍而貪。有周某爲豪計曰。是可以貨。餌也。於是厚以遺其母。其母逼烈婦改適。豪曰。汝改適。則汝生不改。則汝死矣。烈婦痛哭曰。吾死可也。而何以改適爲。持刀截其髮。斃其面。血淋漓駭人。周猶唆其母逼之。勢終弗肯已。烈婦遂自縊死。其長女已鬻於人。其乳下女。方呱呱然也。

馬母傳

失名

母丁氏。馬叔元配也。揚州舊城人。夫兄弟三人。析產而家。獨夫伯兄以訟家破。母義不已。食雖壺酒豆肉。亦分箸以養。然有養。媿必有謝。母語夫曰。伯氏不謝。安我養內之也。媿必謝。不安我養外之也。本以家養。

奈何使外之盡致家於伯氏。夫曰諾。致家後。事媼如姑。伯如舅。鹽米瑣屑。一歸媼手。卽嫁時。衣裝飾首約臂。皆不私讓之。盡也。其家服賈。伯更善賈。既有其家。奇贏累積。家漸饒富。而母無家矣。夫或有所請於媼。媼不時給。夫怒曰。乃我家所有。嫂何與。母曰。讓而怒。是爭終也。奈何以讓而爭乎。人笑我讓矣。母之行。已皆以退。退富而處貧。退智而處愚。退匹耦而處妾媵。生一子一女。其女亦能退而處下。子亦雅量。能清濁不撓於胸。

冬 青 女

冬青女。和州陳氏女也。初名冬。女性喜冬青樹。冬青者。女貞也。於是請父名曰冬青女。冬青女年十八而死於其夫黃氏子之家。黃氏子曰彘鉉。冬青女笄而未歸。而彘鉉死。冬青女聞之。泣請於父母欲往焉。而彘鉉之兄曰元稜者弗許。將葬。請往。又弗許。已葬。乃堅以請。元稜不得已。許之往。一夕而冬青女以髮纏帛。自勒其頸死焉。元稜則以爲穢虐也。急除之以桃茱而舉尸而歸之。至陳氏門。則烈風自壘中起。飄舉蓋至空中。啟舉而面色尙如生。陳氏之父母遂棺而斂之。弔者數千人。無不下泣者。有司往祭之。越三年乃得聞於朝。旌黃氏閭而卒與彘鉉合葬焉。見劉巖集

名閨片羽

閑閑手輯

沈翠娟

翠娟石門沈氏女風姿娟麗秀色天然年未及笄豔名震遐邇翠娟自負太奢父母偶與議嫁輒不當意勸之無效繼以號泣自是者再父母亦置之令其自擇翠娟曰自擇無難惟身處深閨安知有良子弟請懸題徵詩效謝道韞可乎父母許之翠娟爲隨園再傳弟子問業於倉山舊主詩學直追隨園乃懸題於門開課徵詩並設獎額若干時石門雖巨邑通詩學者絕少卽能吟詠類皆蛙吟蚓唱無足取者故數月不能得片紙貴筑程通元賣卜經過見獵心喜投刺於門並請面試翠娟倩其兄文玉爲主席詩成入視翠娟翠娟曰斯可矣文玉告以程生浪跡江湖恐非佳耦翠娟一笑置之似以兄言爲勢利者竟告父母願與訂婚約父母以翠娟每梗庭訓亦不之阻止謬然允諾出詢程生宗世知父爲將軍歿於洪楊之變家室流離轉輾來浙中冀投其舅氏翠娟之父告以徵詩擇壻之意程生謝不敏謂魯有糟糠亂離失散或能破鏡重圓未敢有辱名閨事以中止越二年程生復來石門衣服麗都僕從如雲迥非昔比蓋舅氏已擢升提鎮程生亦納粟入官並云前妻物故行將續絃未知掌上明珠已得乘龍快壻否翠娟允之遂憑父母遂以身許豈料月圓易缺花好不常結褵未及三年翠娟忽然逝世程生哭之哀並悼以一律云多情眷屬有情仙好夢難尋惡夢牽七尺玉棺卿薄命百年鴛譜我無緣慘雲壓月中秋夜急雨摧花上

已天勾起心頭新舊恨。淒涼雙淚落。尊前美人命薄。大抵如斯千古傷心事。孰有過於此者。我讀程生詩。淚亦潄潄下矣。

李好好

李好好。常州人。父名郁。官於浙。轅門聽鼓。垂二十年。以梗直性成。迄未得一差。遣告貸俱窮。專賴眷屬手。藝得資度。日好好年二十九。精刺繡。凡山水人物花卉禽獸。無不神傳。繭栩栩欲生。故得價亦較昂。一家數口得免飢寒。好好之力居多。父以境迫。亦不願早擇壻。家迨錦瑟年華。依然繞膝。歲丁酉。父忽得查案。差赴湖州之德清舉家欣喜。把盞餞別。雖五日。京兆而久。旱逢甘雨。要亦不無小補。旬日事畢。赴院銷差。上峯獎其能旋。委署紹屬之某縣。履新有日。乃挈眷同行。好好頗戀西湖風景。臨去依依吟一半勾留。是此湖之句。益形惆悵。及署期已滿。瓜代有人。忽有翩翩公子。自署惜紅生。來自錢塘。懷刺投謁。李以素昧生平。且不具真實姓名。婉詞卻之。公子乃述來意。謂必得一見。以爲榮。初李之得差。家人莫測由來。至是始知皆公子力也。公子愛好好才貌。雙絕。特竭力代爲運動。因得各職。李知之。慨然曰。受恩不報。非人也。乃以好好嫁之。公子爲吳中望族。不十年復出守浙中。有出其夫人手製繡件者。公子倍值購歸。留作百年紀念。故後人稱好好繡物爲鴛鴦牒云。

七姑

七姑。西湖漁家女。姓張氏。住西泠橋畔。年才十三。而光豔動人。有落雁沉魚之貌。時或亂頭粗服。隨其父撒網中。流光盪漾。處幾疑凌波仙子。重到人間。歲辛丑。七姑年十五。將與議婚。田舍翁家。七姑雅不欲。

諧文

逐妾令

莊初秋



臨時大夫諭曰。臨時者。假定之名詞。妾婦者。天下之公物。矧復不守閨。誠蕩檢踰閑。視男子如贅瘤。倚母家為狐鼠跡。其罪狀約有數端。擬定爰書。布告國族。時當春初。首歲秉燭。呼盧聚曲。院之媚娘。作盤龍之豪舉。典質衣飾。一擲千金。民膏幾何不敷。蠶食其罪。一夜闌人。靜吐霧吞雲。繡闌之禍水。難除阿片之沉疴。莫醒嚴刑。將至鎗斃。堪虞其罪。二弔膀之學。既演習於平時。面首之選。復私通夫少艾。聽書春社。偶贈帕以傳情。觀劇舞臺。每包廂而定座。行為狂恣。穢德彰聞。其罪三。用錢無節。見物即歛。剪來綵緞。綾羅嫌非。稱體買到金珠翡翠。瞬即成空。暴殄之慘。宜懲泥沙之擲。不惜其罪。四。婦言未習。女德無聞。戲謔之聲。輒達於座右。窻徑之派。將染於閨中。婢女化為狂姪。閻範於焉。掃地其罪。五。有此五罪。宜受冥誅。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嫉。是用投彼豺虎。懲此狐狸。春秋有越境乃免之條。大雅有刺彼貪人之誡。吁嗟乎。回頭是岸。渺孽海以無邊。瞥眼成塵。悵愛河之已竭。佈斯罪狀。咸使聞知。請看今日之丈夫。果是誰家之

奴。隸。著。爲。令。

異史氏曰。海上一埠。臨時丈夫。每不能管轄其妾婦。國俗類然。又何足怪。異史氏疾之。偶以戲言。著爲令。甲願爲臨時丈夫。一吐胸中積忿也。哈哈。

代露水郎君致荷花大小姐書

同上

荷花大小姐。粧次僕自楊梅熟後。遁跡空山。足音久稀。覽鏡忽唏。顏色變矣。今者朱明照夏。炎序重臨。繡閣迎春。迴廊映日。卿之消遣。當復勝人。特以時勢新妝。見名人集其作時世裝字樣者。誤也。世人屬目。全家裝束。雅集所留。或簪茉莉於鵝雲。或盪薔薇於雀舌。卿之心事。惟僕知之。室無期親。家鮮長物。摒擋奩飾。夫豈易言。洋紗出產。價廉而購自舶來。松脂雅揮。物美而取携甚便。區區予畀。巧不傷廉。款款愚誠。貧堪自信。際此愚園之勝會。好乘媚夜之良時。雇來一部黃包車。百文而已。吃盡半瓶荷蘭水。兩角可乎。偶逢妍貼之班頭。可借金錢而惠鈔。風頭健舉六郎之貌似蓮花。露水因緣七夕之期成。泡影敬修寸簡。存問起居。潯暑偈人。諸惟珍重。

於是伶界男女兩狀元俱出門下矣（八股文體）

同上

和樊樊山先生作

以才子而收門生。三元集而二美具矣。夫易碩老固才子中之狀元也。以狀元而收門生。不有所謂大名鼎鼎之男女二伶乎。且世界之最足以動人者。惟曰聲色。而人世之最所趨慕者。必曰科名。以科名中人言科名。而科名之徽稱。竟移於大戲院。至聲色場中。求聲色。而聲色之煊爛。於是乎有兩狀元。噫。表龍陽。

之。着。姓。早。識。神。童。搜。燕。市。之。異。聞。不。忘。雅。樂。易。先。生。得。謂。非。一。世。之。才。子。狀。元。乎。自。少。年。以。才。調。得。名。而。駢。語。之。詩。鐘。哀。然。居。首。芬。芳。悱。惻。入。耳。俱。成。鼓。吹。之。音。此。君。本。自。不。凡。問。誰。實。親。傳。此。衣。鉢。也。則。曰。有。伶。界。在。洎。壯。歲。以。輜。車。奉。使。而。龍。州。之。蠻。語。採。入。詩。篇。綺。旎。風。流。載。筆。尙。續。琴。人。之。集。天。下。不。妨。多。事。又。誰。與。排。遣。此。光。陰。也。則。曰。有。伶。界。之。男。女。兩。門。生。在。東。閣。詩。成。早。步。何。郎。之。韻。廣。平。賦。就。依。然。鐵。石。之。腸。識。粉。面。於。梅。花。誰。擷。此。蘭。馥。蕙。芳。之。雅。艷。伶。官。有。傳。前。徽。或。慕。夫。義。兒。汾。陽。稱。王。家。祭。敢。忘。乎。乃。祖。紹。芳。儀。於。郭。索。庶。不。虛。一。雙。兩。好。之。清。標。於。是。乎。梅。郭。二。伶。俱。爲。易。碩。老。之。門。生。矣。賀。知。章。高。立。牆。頭。或。小。受。門。生。之。窘。辱。而。茲。豈。其。儔。沈。瀦。相。傳。早。播。雖。聲。於。威。鳳。而。梅。花。孤。艷。函。丈。應。爲。笑。口。之。開。蘇。長。公。暗。中。摸。索。將。蔚。門。下。之。人。才。而。茲。非。其。例。淵。源。可。溯。翩。然。表。異。於。祥。麟。而。清。水。一。泓。載。贄。願。以。寫。眞。爲。獻。不。有。所。謂。太。師。者。乎。使。門。生。之。下。復。見。門。生。恐。梅。子。因。此。而。含。酸。南。郭。更。添。夫。食。客。不。有。所。謂。雌。婆。雄。者。乎。使。三。女。爲。姦。復。三。人。成。衆。將。男。子。更。甘。夫。雌。伏。美。人。亦。效。夫。雄。飛。前。乎。此。者。有。馮。子。和。亞。子。競。輯。春。航。之。語。後。乎。此。者。有。賈。璧。雲。叢。台。艷。稱。秋。月。之。容。以。梅。伶。鼎。足。而。三。或。將。刊。同。年。之。齒。錄。並。乎。世。者。有。王。克。琴。織。翹。雅。慕。夫。蓮。鈎。踵。乎。後。者。有。陸。菊。芬。媚。態。初。含。夫。蓉。露。以。郭。女。乘。時。出。首。卓。然。樹。蕊。榜。之。先。型。是。故。麤。穉。微。步。一。紅。墊。拜。倒。之。師。尊。也。戲。目。刊。單。一。白。紙。官。傳。之。名。柬。也。三。終。法。曲。一。瓊。林。盛。晏。之。清。歌。也。兩。月。包。銀。一。團。拜。長。班。之。趨。費。也。易。碩。老。以。詩。翁。之。資。格。翹。然。爲。曲。苑。之。先。師。集。至。聖。之。大。成。當。无。殊。玉。振。金。聲。之。逸。響。是。故。易。釵。而。弁。一。紅。妝。絕。色。之。弟。子。也。對。酒。當。歌。一。翠。黛。天。寒。之。佳。人。也。蛾。眉。淡。掃。一。朝。天。粉。面。之。皦。姨。也。燕。語。慵。啼。一。長。身。玉。立。之。趙。后。也。易。碩。老。以。才。子。之。聲。華。忽。然。點。點。鴛。鴦。之。姻。牒。聚。羣。材。於。一。

冶初不患。迷離撲朔之混淆。自古金粉飄零之地。絕少人才。故探韻事於京華。必以舉子與名伶爲點綴。科場之佳話。從來搓酥琢玉之詞表。章巾幗。故傳清芬於列女。亦以聲容與顏色爲推尊。菊部之班頭。易先生於是掀鬚大笑曰。吾門下得兩狀元。雖昔之翁常熟。潘伯寅無以過矣。

兩狀元男伶梅蘭芳女伶郭一清也。此文綺麗風華。驚才絕艷。足使天下才子佳人一齊頹首。

戲擬懲鴿護花判

紹縣李懷白後卿

（上海清和坊二弄妓女雙文被惡鴿任氏凌虐錮禁戲作此判）

查得清和坊二弄妓女雙文者。荏弱嬌姿。聰明麗質。羣誇玉貌。勝擅珠喉。襲崔氏之芳名。詎是西廂待月。具蘇家之風度。偏從北里藏春。憐彼鶯花。恒畏狂蜂浪蝶。逢此鴿羽。何堪鞭鳳管鸞。而乃錮禁私囚。致乖人道。沈淪孽海。幾喪殘生。報章各無異詞。飭提在案。裁判固宜合理。訊得其情。似此久陷火坑。自必先登衽席。准令脫籍。莫彈商婦之絃。許爾從良。好舉孟光之案。暫發濟良以擇配。亟聯佳耦而及時。該惡鴿任氏者。虎狼其性。虺蜴爲心。歌舞慣作生涯。但計纏頭入手。脂粉儼如地獄。徒教失足終身。植柳枝而成陰。罔知愛護。任桃花以逐浪。詎惜飄零。詞轉鶯簧。猶責新腔未叶。粧添狐媚。尙嫌飾貌欠工。綢繆花底管絃。覘顏待客。冷落門前車馬。遷怒成仇。肆鴿母之淫威。笑啼不敢。投蛾兒於烈燄。痛癢無關。虐此嬌娃。試問心何忍也。誰無弱女。反觀汝亦安乎。凡味良蔑理之行爲。實司法衡情所必究。律原不赦。恩准姑寬。定罰鍰之薄懲。作嫁奩之厚贈。予以日限。三千鷹依繳勿遲。樹之風聲。七十鳥行兇毋悔。從此嚴申禁令。庶幾稍儆效尤。小妮子跳出泥塗。莫負苦心完案。有情人都成眷屬。慎毋攘臂下車。此判。

譚

以數

王鼎書肩

女 聊 記

割樓霞閣
記野乘
說小

是書為吳門賈觀芬女士所輯凡往古迄今吾中華女界中之有遺聞軼事可傳者無不搜採靡遺言情則纏綿悱惻儂我憐卿紀則綺語麗情引人才勝誌使異誌真烈則更劍胆琴心奇踪莫測貌容斷指節操驚人種種可泣可歌可驚可愕之事復出以穩麗雅潔簡括老當之筆琬琰成章真足追步留仙而令人不厭百回讀也書出未久已疊數版風行之速可想見是書價值矣每部裝訂四本定價洋六角

凝香廬奩
艷叢誌

曲 園 鎖 記

每部二本
價洋四角
是書為孫靜庵先生所輯猶拍遺聞托諸說部凡勝清十餘朝野佚事從未經人道破者均為載入可法可戒可驚可喜不一而足而筆法遺勁老當寓意深入顯出尤得龍門氣息洵可傳之小說也名曰野乘亦可見其編輯之旨矣

德清俞曲園先生為前清同光間經術文學大家與南皮張文襄並世齊名而論其居雅之高則直與隨園相伯仲是書為其中年所作雖隨筆記載而高旨遠深雋永醇妙頗耐人尋味本館於蘇友處覓得全稿蓋未經刊行之原本也爰函付梓以公諸世每部定價洋一元

每部二本
定價洋五角
女子文字本不多見其信而有徵佳而足傳且新奇古艷而有趣味者更不易一見是編為粵中胡无烟女士所著其所紀述大半採諸私家秘鈔為世所罕聞而涉於有清一代高貴女子中之奇文軼事者尤多文筆雅潔敘載詳實而足當信而有徵佳而足傳新奇古艷而有味之稱矣誠詩話筆記中之別開生面者也

夕 陽 紅 淚 錄

夕陽紅淚錄八卷孫君靜庵所輯皆載宋明末造遜國殉難之詩文佚事讀之令人起夕陽無語紅慘慘青山有鬼哭聲聲之戚真可泣可歌之筆墨也洋裝一冊定價洋三角

明末野史
每套裝釘四本定價大洋八角

明遺民錄

每套裝釘十本定價洋二元四角



飛雪丹

繡君

蕭史與穆公。練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女銀膩粉也。三代以降。塗紫草為臙脂。周以紅花為之。或曰出於闕氏。續博物志

蘇幕遮

樂府中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帶油帽。高昌。西域國西州也。燕間錄

不闌帶

不闌帶。蠻女以織帶束髮。狀如經帶。不闌者斑也。溪蠻叢笑

膏沐

膏沐。膏所以膏面。沐蓋瀋也。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今之賜面脂是也。兩抄摘朕

蕨化金釵

王鯨逢賣蕨姥。黃衣破結。有飢色。憫之。乃以千餘錢買蕨。姥謝而去。及歸。蒸於烏頭甑。盡成金釵。蓋姥非常人也。雲仙雜記

條脫

條脫。臂飾也。一作條達。又作跳脫。蓋傳寫之誤也。枕譚

爲梨花洗粧

洛陽梨花開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或至買樹。唐餘錄

袖裏春

元宗爲太子時。愛妾號鸞兒。多從中。貴董逍遙微行。以輕羅造梨花散蕊。裹以月麟香。號袖裏春。所至時遺之。史諱錄

煙姿玉骨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爲鄰屋煙氣所爍。屋乃貧人所居。豐卽塗泥塞灶。張幕蔽風。久之拆去其屋。歎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笑耳。卽使妓秋蟾出比之。乃曰。可與並駕齊驅。桂林志

百花獅子

曲江貴家游賞。則剪百花裝成獅子相送。遺獅子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酥牽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留與醉人看。曲江春宴錄

買春錢

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買春錢。承平舊纂

雌雄樹

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枝葉交結。宮中呼爲雌雄樹。金鑿密記

石母

在洪山之麓。有石崑然。卽紗帽石也。三月三日。婦女踏青出遊。艱於嗣者。携酒肴祀之。以手摩石。乞其礫以歸。謂宜子云。時有驗者。普甯縣志

萱草浣衣

鄭源令婢萱草浣衣。萱草輒云。郎君塵土太多。令人手皮俱脫。三峯集

揆花進酒

楊恂遇花時。就花下取蘂粘綴於婦人衣上。微用蜜蠟。兼揆花浸酒。以快一時之意。三堂往事

念金輪呪

敲兩耳瑤服桂心丸。念金輪呪。則所思之人。不以存沒。是夜必夢見之。事略

燭圍

韋涉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爲燭圍。長安後志

金牌盈座

河間王夜飲。妓女謳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終。金牌盈座。豐盈傳。

聚香團

揚州太守仲端。畏妻不敢延客。謝廷皓謁之。坐久甚飢。端入內。袖聚香團啗之。揚州事述。

笑春紅

閩中參軍黃涉。婢曰笑春紅。死。涉念之。淚洒犀簾。至皆損壞。蜀普錄。

懷夢草

鍾火山有香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帝懷之。即夢見。名懷夢草。洞冥記。

梅粧閣

郭元振落梅粧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襖裙衫。一曲終。則賞以糖雞卵。明其聲也。宴罷散九和握。

香。叙開錄。

聚芳圖百花帶

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高士春秋。

王母惜黃中李過蟠桃

西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產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過於蟠桃。

與紫陽真官博戲。則以一二百枚。遞為勝負。集真記。

桃花絲

香
物。青齊間有一種桃李盛開時。垂絲至二三尺。採之練以松枝。遞相纏結。織成鞋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何物。青州雜記

晒胞衣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調煎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預者。必致忿爭。倦游雜錄

腰歡喜

今人以裙忽脫者。俗謂之腰歡喜。與小蜘蛛垂絲墜人衣巾。俱言有喜事。唐權德輿玉台體詩云。昨夜裙帶解。今朝蟬子飛。鉛華不可棄。莫是薰砧歸。始知相傳已久。暖姝由筆

身邊人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資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擇。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子等。級。截乎不素。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陽谷謾錄

妾易帶

宰相嚴續。多歌姬。給事中唐鎬。有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負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闋而別。嚴悵然遺之。南唐近事

風流帽

馮兩谷吳門博徒。善詼諧。嘗負博錢十萬。勾貨豪家。時王元美在座。戲以優人風流帽襲其首。曰。能詩。當如所請。馮卽朗吟曰。天下風流少。區區帽上多。鬢邊齊拍手。恰似按笙歌。元美欣然。贈十金。一時座客。爲充囊而去。相下聽然。

苧蘿山

郭素聞王軒遊苧蘿村。遇西子。亦從而遊焉。留詩在泉石間。寂無所遇。無名子作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却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山堂肆考

批改嫁

莆田一寡婦。求批改嫁。太守易某問嫁誰。婦答嫁東鄰。裙襟陳二官。易戲批曰。批改嫁。批改嫁。嫁與東鄰陳二官。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嫁嫁嫁。露書

布代

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畀布代之。至今吳中謂贅婿爲布代。潛居錄

明季田妃軼事

田貴妃

田貴妃所居宮中常有異香若蘅蕪麝而不散疑出自妃身者。又盛暑御禮服不汗上令啜熱羹以試之卒如常。

田貴妃好變宮中儀制如后妃之輿舊用小黃門舁之妃易以宮婢上以為知體。

上聽田貴妃琴忽問家居何師對以母氏所教次日召母入宮與妃一再彈厚賜而遣之自此隸籍宮門出入聽之。

周后顏如玉不事塗澤田貴妃亦然餘不及也。

上雅好鼓琴嘗製訪道五曲曰崆峒引曰敲爻歌曰據梧吟曰參同契曰爛柯遊命田貴妃操之。

田貴妃每當風月清美笛奏一曲上極賞之嘗曰裂石穿雲當非虛語。

宮中有夾道駕行幸御蓋行日中田貴妃命作簾條覆其上從行者皆得休息又駕行宮中例張青羅小繖以蔽日光。

田貴妃性喜甘果亦以非時進上下六頁上

田貴妃工寫生嘗作羣芳圖進上上留之御几時展玩焉。

田貴妃于宮中之西。建一臺。月夜邀上登之。奏曰。臣妾自發家府錢。爲玩月台也。台下累石爲洞。以蒔花藥。妃每張帳幄坐其旁。

田貴妃燕見首不副次。上喜其清真。

田貴妃每與上奕。輒負一。二子。未盡其技也。

后妃寶冠。舊綴鴉青石。間以珠。田貴妃易異珠爲珮。而後尙之以石。望之則有光矣。

宮中燈縷金。匿匣以護之。田貴妃去其縷三分之一。爲方空。而幕以輕縞。覺倍明矣。

田貴妃父宏遇。恃寵橫甚。上知之。責妃曰。祖宗家法。汝豈不知。行將及汝矣。妃懼。戒其親曰。汝輩於外犯事。已風聞大內矣。若上再問。吾當自殺耳。宏遇震懾。稍自戢。

田貴妃以后故抑之大恨。爲上泣。父宏遇教之上書。陽引愆。用微詞爲搆。

田貴妃幼習鍾王楷法。繼得禁本臨摹。遂臻能品。凡書畫卷軸上。每論妃簽題之。

劉文烈理順。爲御史時。上賜以宮花補子。精緻異常。云出自田貴妃手。今猶在雍邱文烈祠中。

中秋之夕。駕幸玉熙宮設宴。旣撤樂。命田貴妃鼓琴。時期月如霜。器和響逸。上悅。顧謂貴妃。卿指法洪纖得宜也。

上嘗試馬於射場。知田貴妃之善也。命之騎。妃姿形旣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

田貴妃生辰。在四月丁丑。值天旱。上齋宿武英。已半月矣。至是欲暫還宮。妃遣人力辭曰。正爲誕日。不宜還也。

蘇州織造局進女樂。上頗惑之。田貴妃疏諫曰：「當今中外有事，非皇上燕樂之秋。批答云：久不見卿，學問大進。但先朝有之，既非朕始，卿何慮焉？」

宮眷喜蹴鞠之戲。田貴妃安雅，衆莫能及。上敕田貴妃寫蘭於便面，携之懷袖。

三月二十一日，冊封皇四子爲永王。田貴妃所生，時年甫十齡。妃久病請封，且云恐不及見，故亟封以慰之。

田貴妃還至承乾宮，病篤。上數自臨視。至七月十六日，妃囑託外家兄弟而沒。

初，田宏遇生兒，囑妃求上取名。上弗許。妃言父艱于得子，欲得天寵以壓之。爾上命取易經來，令妃隨手展開。得艮之上九，遂取名敦良。宏遇大喜，以告科臣孫承澤。承澤曰：「此非佳兆也。宏遇叩其故，孫未敢言。未幾妃薨。蓋十五年七月也。宏遇又問澤曰：「艮止也。又上九象曰：敦良之吉，以厚終也。是實爲妃薨之兆乎。」

上追悼田貴妃不置。時妃有女弟亦美艷，上知之，竟不求也。

聞軼環玉

祿山嘗合春藥獻於明皇。明皇試之效。國忠求之不與。兩人交惡自此始。祿山又能探貴妃之嗜好而進之。嘗於上前譽祿山曰胡兒孝順。勝於所生。

上自蜀還。思念貴妃不置。夜輒夢見之。晨興以狀語內侍。嘗曰我負妃子。他生必有以報之。且語且泣。習以爲常。樂天長恨歌。鴻都道士云。雖多增飾。要非無本。

粵香館隨筆

香山李錦襄女史

王文達

王生文達福建汀州連城縣人。廣州三月廿九一役之烈士也。少肄業於縣高小學校。操場之前爲人家籬舍。古木參天。野花璀璨。中有茅屋數椽。爲李醫生家。李有女。年未及笄。丰韻嫣然。面目娟好。刺綉之餘。好讀書。且能吟咏。生當功課既罷。常踏步操場。一日私踰籬外。偷摘紫薇花。忽有嬌聲嗔曰。偷花賊。生驚視見。女含笑相視。生曰。紫薇耶。探紫薇花何偷爲。女曰。是吾家物。汝不告之主人。而自取。非偷而何。生持花擲女曰。還與汝。遂負氣而返。躑躅于操場中。忽見小婢持花至。謂之曰。雲姑前言戲耳。便何忿忿若此。今彼命我來以此相贈。偷耶。君悅之。雲姑云。日日探以贈君也。語已。以花授生。生轉怒爲喜曰。爲我敬謝雲姑。因問小婢曰。汝名爲誰。小婢笑而走曰。我名阿福。生持花歸宿舍。注清水於瓶。蓄花瓶中。背人時與花相對。若有所深思。翌晨生方盥畢。聽差卽報有人在校外候汝。生出視之。婢已持紫薇一枝。又青葉裏香花數種。舉以授生。生問何以知我名。婢曰。此校某生。乃我家表親。昨夕雲姑問之。故知之。生感女多情。謹受之。戒婢曰。校中上課有時間。不便相呼。偷主人能任我採摘。則我自取之可也。乃促婢去。由是星期餘暇。花晨月夕。生常至樹陰下。與女談詩論文。兩家父母聞之。卒允其請。得成嘉耦焉。

開女科

太平洪天王秀全。優于文學。定都江南。有陳某上書。略謂江南建國諸帝。如六朝南唐。皆有女官。故江南文風之盛。端由于此。請開女科與男科並重。秀全下詔嘉納。因設內廷女官。連開女科二次。狀元探花。榜眼傳臚。進士悉如男科。女官分爲二。一掌祭祀。一掌內廷文誥。每當春秋佳日。秀全盪舟至玄武湖。女官分兩行侍從。許廷臣與之唱和詩歌。文化彬彬。極一時之盛。

王秦直聲

中江王京兆乃徵。固始秦廉訪樹聲。皆前清德宗朝直臣也。王由翰林轉御史。封事所言。皆關天下大計。彈違糾慝。不避權貴。輦下爲之側目。秦爲工部郎。記名御史。恒自誓他日必爲朱雲范滂。權貴人尤疾之。王在台未久。卽出守撫州。秦尙未傳補。以郎中截取召見。面劾樞府。樞府惡之。亦一麾出守雲南。其謝恩疏語皆絕痛。蓋自恨不得久留京秩。一效攀檻埋輪之志也。兩君久任。二千石政績爲一時冠。而久滯不得遷轉。天下惜之。

柔柔之忠

柔柔。蒲陽歐陽夢桂之妾也。宋德祐時。韃人犯闕。夢桂雖受僞爵。胸中抱不平。賦咏間猶望翠華南歸。嘗人以詩首諸韃虜。囚獄處死。柔柔有母曰陸姥。以夢桂死。盜捲其物歸。夢桂之親訴于虜吏。姥竟以女許嫁張酋。求勝其事。考數說女曰。汝主人已死。胡不謀他之。柔柔掉頭不顧。姥乃偕女出往佛寺焚香。張酋與之相遇。目逆而送。欲得之心愈切。卽釋姥罪。欲娶其女。姥始明告女曰。我爲汝謀嫁久矣。得此人甚善。宜歸之。柔柔曰。主人平生豪傑。不忘君國。得主人如此。誰復有善於此者。更欲嫁之耶。若逼我當死矣。繼

逼之不已。遂自經于樓上。

戲新娘

濠涌方叔廉房吏也。娶申明亭諸生楊某之女。却扇之夕。粵俗有所謂戲新娘者。適方之表兄林某亦在座。林某固以翰苑自詡者。出一聯與新婦屬對。爲『巾幗有鬚眉氣』。該新婦知林某素自誇。隨口對以杉木非棟樑才。寓有譏諷之意。嗣新娘又以山上杜鵑問。是花是鳥。求林某屬對。林某隨卽答以園中蝴蝶。焉知爲草爲蟲。一時傳爲佳話云。

鄺湛若

明鄺湛若性任誕縱酒。或散髮徜徉市中。傲然不屑。頗爲禮法之士所仇。嘗于上元夕與諸少跨馬遊鏡市。卒遇邑令前驅至。湛若醉不避。羣隸數呵。又不下馬。令大怒。命役辱之。且奪其馬。湛若顧盱睢作越吟。曰。騎驢誤撞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吟罷自如。旁若無人。令爲之歛威。

馬叙倫去粵

杭州布衣馬叙倫先生。名士也。淹通經史。旁及百家。清末。膺粵初級師範校長。王舟瑤之聘。充國文教習。以漢學爲吾粵倡。專主攷据。士風爲之景從。時粵中老師宿儒。媿其才。謠言馬先生與某艇妓甚狎。曾贈以淡掃蛾眉新月樣。風流冠絕。蛋家娘之句。後馬先生兼方言學校教席。約束學生甚嚴。諸生爲媿馬者。所煽動。咸起而攻之。遂執此數語爲口實。馬先生因此去粵。或者謂此二句詩爲馬先生道德之累。實則無傷名士本色也。

阿拉伯良馬

亞洲土爾其之南曰阿拉伯。爲世界第一大半島。以產良馬聞。而尤以內惹德地方所產爲最。土人視馬種甚貴。過于其子。他國人無得其馬種之理。相傳馬易新主。惟有三法。一朋友交密。以馬相贈。二戰時被俘。三父死傳子。故良馬之傳于他國者。皆非內惹德之直種也。

正言解嘲

汪精衛退婚妻劉文貞。自汪宣言與伊絕斷關係後。專脩醫學。課餘作爲詩歌。以見志彙成二帙。名曰艱貞手草。感懷時事。慷慨悲歌。無一語傷及精衛。同學有詆精衛爲無行者。文貞則厲色正言曰。婚媾事豈足以系余懷。予常以讀書自娛。他年能以醫學行救世主義。更足以自娛。諸姊幸無以此事爲精衛盛德之累。精衛造成民國。吾儕咸受其賜。予從諸姊後。崇拜精衛之心。應不因此而減。須知予與精衛婚事。乃個人之關係。精衛一身爲全國之柱石。將來設施正多。倘因予故。累及精衛名譽。是直以余一人累及四百兆人。諸姊愛國而愛我。萬勿以此相詆。聞者咸欽其大度。

粵謳釋義

粵謳。粵人漱石居士創之。鮑逸卿招子庸其嗣響也。其意義宜淺不宜深。宜俚不宜文。宜趣不宜莊。倘用外省言。則不得爲粵。倘用深奧義。則不得爲謳。體裁貴占尋。句中字音失調爲失占。仄韻字音失調爲失尋。用韻上平跟下平。或下平跟上平。其音失調爲失尋。故尾聲無用上平者。因此音失尋。則全謳欠諧也。然尾聲爲下平。下平上句之腳韻。一定爲上平。固是正理。而世有此句腳韻爲下平。未可作收而妄收者。

爲失拍。且宜忌七字爲一句。如用之。則在第四字爲一讀。下三字爲半句。惟三字不成調。爲失板。此末技。恐不待周郎然後能辨。或有以舊板粵謳。常失占尋爲難者。彼實不知舊板粵謳。久不適于今日時宜。宜而仿之。是猶齊王好瑟。挾筊而登其門耳。

美人醉酒藉詩傳

中國詩每言飲酒。如陶淵明李太白集中。幾無一首無酒字。歐洲詩每言戀愛。不言戀愛。則歐洲無文學矣。其詩人大抵狂戀。擺倫（英國大詩家）所過之處。家有少女者。家人恒閉戶。防其誘惑也。

獄裏婚姻

巴黎有罪犯名考梯阿。判罰八年苦役。在苦役期內。與其表妹名勃浪去成婚。當審判考梯阿時。其表妹在旁聽審。向人云。余甚愛考梯阿。微論若何判斷。余誠心以待之。願執箕帚爲伊婦。考梯阿聞之。感其誠。痛改前非。稟請司獄與勃浪去結婚。司獄允之。有工部局防兵二人。帶考梯阿至梅里結婚廳。新婦亦隨至。服白色結婚衣。身上裝飾橘花。趨前與考梯阿握手。爲時甚久。兩人愛情。在熱表百度之外。見者皆爲歎息。時考梯阿惟一手可以自由。一手爲防兵緊縛。交談數語。卽簽結婚據。而別。新婦能自由自在。而新耶須苦役八年。乃得出焉。夫一美麗妍媚之少女。願與罪犯結婚。婚後又隔八年。始得相聚。誠奇事奇情也。

水村詩畫

清尤水村名蔭。儀真人。性放曠。不拘小節。善詩工畫。以放翁爲宗。弱冠咏出塞詩一卷。皆蒼涼弔古之作。

袁簡齋曾序而行之。常用濃墨作黑竹。琅玕百尺。頗有凌雲之勢。江鄉諸鹽客。珍藏如異寶。其名與王夢樓相埒。晚年寄跡釋道。諳精內典。年八十餘而卒。

後姑嫂墳

俞三姑。其先世本越之會稽人。伊父隨祖宦遊入粵。因寄籍焉。娶鄧氏。生三姑。纔六歲。弟僅四齡。伊父見背。母子三人。依其從兄。姑生而嫵媚。性復巧慧。見者爭委禽焉。從兄愛之如掌珠。未逮許也。既而其從兄幕遊三水。挈其母子偕往。適縣署外夜演梨園。姑隨其母觀劇。路經荒郊。覺陰風入髓。遂染重病。病中嚙語。稱一娘子欲與訂爲姊妹。且詢署人果前邑侯有女。未笄而逝。兄以故憂之。即便買舟歸五羊。延醫調治。病或間矣。不數日而疾又作。紅顏薄命。姑竟于是夜殞矣。其兄爲之製絞衾。備殮具。設祭壇以招其魂。築精塋以安其魄。與其嫂合葬于鹿鳴崗上。地名鳳凰臺。爲後姑嫂墳。與白雲麓番禺沙灣何姓之姑嫂墳。相隔不遠。坏土殘碑。遙遙相對。每值清明時節。過荒邱而弔香魂者。曷勝惆悵也。

清代粵中書家

吾粵清代書家。妙擅二王風度者。厥推黎二樵。二樵晚年。造詣頗深。天資亦富。洵非後輩所可企及。張南山謂馮魚山善學蘭亭。殆見其用側筆。故結字扁。實則其書酷肖文衡山。若宋芷灣。吳荷屋。書法豪宕溢趣。亦負盛名。然不過肆力于北海。至張南山。謝里甫。鮑逸卿。及番禺之陳其珉。陳澧。陳璞。陳泰。瞻輩。終不脫館閣氣習。朱九江厚重有餘。儼若正襟危坐。黃子高老態可掬。終遙端冕之容。最近李芍農之寫唐碑。而人又以寫魏碑爲伊飾名。靡滑成風。蘇器甫承其流而推衍之。少年輩不善學者。每爲所悞。故其弊實

與吳恬盛等。然吳以寫臘味店招牌見長。實則其書法得之超逸而失之遒勁也。至於梁節庵行書。頗風行海內。粵中士夫。多效其體。江少荃輩。尤刻意模仿。得其瘦硬而未通其神。梁書筆力木弱。然其好用偏偃之筆。以掩其靡靡之態。謂其字不俗則信之。至稱其橫掃千人。未免過譽。蓋梁一生造詣爲帖學。所書極量。不過七言之箋。若擘窠榜書。梁實未能。至後追隨張香濤盛希伯等輩。又學長公。則筆勢跌宕。一轉而爲勁逸矣。

陳公子壯之妾

高明之戰。陳公子壯兵敗被執。清將李成棟處公以酷刑。命以鋸解子壯。鋸軟不可鎔。子壯大呼曰。『逆賊解人須用板何愚乃爾。』成棟乃以板夾而解之。公有妾張氏。爲成棟所得。艷而納之。年餘不歡。會清廷序平廣州。功以修養甲總督廣東。成棟受其節制。以己功多。心常怏怏。因聽劇。成棟偕張氏往。張氏見之而笑。成棟異而詰之。張氏曰。『見臺上悉漢官儀。故悅之而笑耳。』成棟得其情。欲博張氏歡。故每日必着明冠服。張氏取鏡照之。爲之拂拭。成棟歡躍。張氏乃乘間說之。叛清復明。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耳。蓋當時成棟妻孥。猶在松江也。張氏曰。我敢獨享富貴乎。請先死。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大哭曰。女子如是乎。戊午。遂舉兵叛清。奉永歷年號。夫張氏不殉于子壯。既死之日。而獨死于成棟將叛之前。委曲求全。以張種族。大義復祖國。大仇。噫。張氏之心。其亦苦矣。

李棣華題鎮海樓

鎮海樓。朱亮祖所建也。位于粵城之北。樓分五層。故更有五層樓之目。基址牢固。地勢崇高。俯瞰全城。頗

据形險。墨客騷人。盛夏納涼。多會於此。當以閑暇遊五羊城。登臨遺興。樓壁題詠。觸目皆是。然最切當者。莫李棣華一聯若也。曾記之爲『萬千刼危樓尙存。問誰摘斗摩星。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祇我憑欄。按劍淚灑英雄。』措詞悲壯。令人一讀一擊節也。

武素之僕

武素。明之縉紳也。明鼎既革。降于清。其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國已亡。此何時。不喪服。哭泣。反吉事。仇乎。叩首出血。素怒叱之。去。僕曰。主爲名利惑。不聽。吾言後必吾悔。吾不忍見主人之失身也。遂絕粒死。夫武素之僕。平日豈從讀書來。嘗聞春秋大義哉。蓋種族之義。根于天性。固盡人而有。不假外鑠也。不然。如吳梅村輩。豈非博學多才之選。然以惑於名利。適成無行之文人。其氣節反不婢僕若。洵足恥矣。

劉晏得楊太真之寵

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年十歲。慧悟過人。時唐明皇召于樓中。楊貴妃置諸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明皇與妃嬪。皆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以牙笏黃絨袍賜之。

曼華室 詩話



德清徐晚蘭女士

我鄉朱蘭題先生處。藏有柳如是小影。予家娣姒織雲妹。爲蘭題先生之幼女。少時猶及見之。花容月貌。奕奕如生。聞以三百金購得之。今已不知流落何所。曾記錢唐陳雲伯大令有題柳如是初訪半野堂小像詩。云娣姒小影雙蛾綠。尺五皂紗裹紅玉。尙書大婦河東君。豔名早冠章台曲。憶昔初尋半野堂。玉顏烏帽學男裝。扁舟夜泛琴川水。萬樹梅花接影香。尙書養望才名大。黨魁北部會稱最。一席雄談抵目成。流連文讌紛佳話。名士傾城願不虛。紅牙小印署蘼蕪。唱酬詩訂東山集。花月緣留西子湖。定情已作經年別。本事詩成前七夕。便欲佳期傲女牛。紅隄斜對銀河白。絳雲樓閣倚高寒。金屋藏嬌賦合歡。問到芳年悵遲暮。春風重倚玉闌干。金石千秋書萬卷。琳瑯都置粧臺畔。流水親調綠琴。墨香小試紅絲硯。湘簾不捲水沈熏。一縷爐烟裊篆雲。金甃十行翻貝葉。烏絲百幅寫羅裙。玉鏡涵秋豔。眉嫵肯把芳華付。歌舞天下風流獨有君。鼎足玉楊姒。茅許漆室當年早抱憂。南都事業亦全休。尋來舊院無人在。話到新亭。

有淚流園池。不貯清流。水尙書強爲蒼生起。可憐白髮似紅顏。千古傷心艱。一死悔煞鸞篋絕頂爭。願從魚腹學湘靈。當年沈約曾親見。裙縵留仙去不成。後來北寺讒成獄。不惜艱難視饘粥。西臺自和大蘇詩。悲涼祇爲賢妻哭。屈指茸城賦雉媒。花枝紅豆幾番開。靈籥墨會評仙眷。翠羽蘭膏識異才。尙書手定詩人集。月照香嬰助編輯。千秋閨閣幾傳人。讀到遺編倍鳴咽。無端怪鳥叫嘻嘻。修曲辰樓舊夢非。絕似澄心悲一炬。羅幃灰作暮雲飛。左家嬌女芳姿好。向平願畢凡心了。生平家國恨無窮。披緝甘向空門老。流離六尺泣遺孤。族子陰謀肆鬼狐。國變纔經家難起。拚將一死報尙書兒女英雄心。激烈肯學尙書甘負國。可惜黃門拒太深。丹心卻被明眸識。小幅桃花暈酒痕。眉樓亦有受恩身。婢媵都被須臾誤。不作忠臣傳裏人。

咏春草詩夥矣。碧城仙館詩中亦有四律。予最愛誦之。詩云。幾回山雨沃靈根。一片萋萋直到門。紅豆空迷游子夢。玉鈎誰吊美人魂。踏來屐齒春無迹。望裏裙腰綠有痕。曾過當時送行處。祇應愁煞舊王孫。似此新愁不可刪。一簾春雨六朝山人歸。南浦輕陰後。夢在西州夕。照間芳徑。印來羅襪軟。落英襯去。舞茵閒。板橋香豔消沈盡。空對蘼蕪憶玉顏。綠徧山程與水涯。黃宜鷓子翠宜鴉。南朝煙雨重。三節北里鶯花第五家。小院空階迷蝶蝶。荒陵古道問蝦蟆。銷魂最是橫塘曲。回首春風冷琵琶。家在江南水一方。空憐小謝賦池塘。採將芳杜情誰寄。佩到柔蘅影亦香。客路有人愁細雨。天涯何處不斜陽。玉關消息知何似。綠徧前朝舊戰場。似此不脫不黏。所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雲伯大令咏七夕云。乞取銀河洗兵馬。征人十萬早還家。不爲兒女情話。却作感事傷時語。亦前人所未

有者。

越中有名女兒酒者。俗以女兒生時釀酒。至嫁時始啓饗餉客。以家之有無爲釀之多寡。與粵中之女兒葛相等。有友貽以三小瓶。據云乃二十年前所釀者。飲之醇美無比。因憶雲伯大令曾咏此云。女兒酒如女兒嬌。鵝黃一片春欲消。女兒酒如女兒豔。紅暈燕支波激盪。越中生女顏如花。越中釀酒紅如霞。嫁衣未裁酒先熟。應識嫁時香更足。酒爲女兒釀。名亦呼女兒。二八芳年作新婦。三五圓月應佳期。雙龍玉瓶瀉春碧。絕似女兒好顏色。鬱金之味蘇合香。更與女兒同芬芳。酒人一見開口笑。如見女兒正年少。花前一飲三百杯。更呼女兒來謝媒。

灤河有樹曰明開夜合。花時晝開暮閉。色如秋海棠。中含紅珠。結實纍纍。苦澀不可食。木色甚白。土人嘗用之飾器。雲伯大令有詩咏之云。垂垂細纈豔晨華。瓔珞香龕一樹斜。地產靈株迎鳳輦。天留情種在龍沙。結成珠串相思果。開作金輪稱意花。自有駢枝解銷恨。春風不信玉關遮。絳珠粒粒裹紅綃。不識繁華况寂寥。顏色花花兼葉葉。雨雲暮暮復朝朝。瑤華似寫人雙影。瓊樹何須怨六朝。繡入九華雲帳上游仙。一夢總魂銷。始知草木有因緣。似此花開佛亦憐。連理好依三昧地。托根須傍四禪天。文章妙合丹青樹。晝夜平分赤白蓮。那得大家說如願。星辰長會月長圓。不須觸忿植青棠。開到同心別有香。豈惹蔻梢頭春。二月櫻桃花下日。三商一雙生怕紅鴛瘦。十八休誇紫鶴長。乞與江南小兒女。家家種向合歡堂。

名紫鸚
出塞外

宋人筆記。往往以恩怨爲褒貶。錢氏私志之譏讖歐公。四朝聞見錄之詆毀考亭。皆其證也。至以才女而

橫加汗語者。元夜一詞。歐公所作。不知何以入諸斷腸集中。遂疑淑真有蕩佚之行。尤冤者。易安以五十餘歲之老婦。而誣其再嫁。且僞作與綦處厚啓以實之。有失身僖父云云。雲伯大令有題查伯葵撰李易安論後兩絕云。談娘善訴語何誣。卓女琴心事本無。賴有琵琶查十八。清商一曲慰羅敷。宛陵新序寫烏絲。微雨輕寒本事詩。一樣沈冤誰解雪。斷腸集裏上元詞。爲兩夫人作辨護。直是有功名教之作詩之有關係如是。

麻雀之戲。不知始於何時。邇來此風大行。幾於家有其具。上下社會。有一日不能離此君之勢。勝負之博。以京師爲最巨。雖以袁總統之諄諄告戒。而大吏要人。洞房密室。禁令有所不行。灑上則視此爲消遣雅品。總會林立。出入甚大。外人絕不加禁。近有易以撲克者。則又西人賭學之東漸也。會稽陶稷山先生有又麻雀樂府。典雅可誦。頗堪警世。其詞云。罡風吹鳥名。鶴鶴無晝無夜號。啾啾飛向人間啄。大屋賓客歡笑妻孥愁。一啄再啄金屋破。啾啾啾。啾啾號未休。初翔江之右。倏忽騰九州。問制何時始。易竹乃廢紙。非籀亦非蒲。無虛亦無雉。索長矩方規。以圓自一至九。環無端。馬融六簿賦。所遺李翱五木經。久刪呼龍喝。雉揣梅竹四人鳴。對聲關關。鶴鶴來歡顏。開蒲萄美酒夜光杯。犀筋厭厭。鸞刀催金璫。翠鈿名姝陪簫管。哀吟雜喧。厖賓極歡。主大醉華燈。四照開博臺。鶴鶴去雞號。曙勝者歡笑。負皇遽。面色如土不敢怒。脫下鷓鴣裘。低首長生庫。到門躊躇。慚婦孺。誓絕安陽舊博侶。明朝見獵眉色舞。鼻化爲狼復爲蝸。破人黃金吮人血。枯魚過河泣。何及自言我本不祥物。方將取汝子弗僅毀汝室。吾聞東晉凌遲銅駝沒。大地五胡亂。羌羯士夫飲博供清談。牧豬奴輩亡人國。桓桓我祖長沙公。取投篋。鑿江流。中地天鼎沸。人迨遙千年。

時局將毋同。沈沈大夢真。竹醉白晝黃昏爲易位。咨余往射豈得已。用韓句。梟驚墮梁魂破碎。血其爪肉貫翎翅。焚滅鷄卵斷。噍類君不見。萬國人人習體操。強身強國五禽戲。

前南京女師範學校校長周墨亭女士與學生感情極洽。嗣爲擴充該校起見。財政支絀。請欸爲難。不得已向當道辭職。其病中填詞一闕。留贈諸生。以爲紀念。調寄金縷曲。遙夜西風裏。望天涯。沈酣萬戶人心。都死祇有精禽魂。未斷欲喚世人睡。起任瘡口。曉音未已。茅屋飄搖風雨夕。忍天津橋畔三更止。看喉舌血痕紫。聲聲欲警當途耳。想黃鐘無人能應。空嗟拊髀一息。猶存精氣在。寧惜唇焦舌敝。天賦熱腸如此。巫峽猿啼今斷絕。算關山羌笛哀音比。有蜀帝魂歸矣。語語沈痛。傳誦一時。不得謂非巾幗中之熱心教育人也。

今本唐詩謬誤不可勝舉。如韋應物詩云。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按本事詩載此詩爲劉長卿在杜司空席上贈妓之作。原本高髻雲鬟四字。作浮渲梳頭。渲音眩。畫家本有渲染法。以淡墨飾美人鬢髮上。其誤劉爲韋者。因兩人先後爲蘇州刺史也。

白樂天長恨歌云。蛾眉山下少人行。又云。七七夜長生殿。范元實以爲明皇幸蜀。不經蛾眉。長生乃齋戒之殿。非私語之地。當改爲劍門山。飛霜殿。不知行吟遺興。本不必事事盡實。此而易以劍門。飛霜。詞意便覺減色。况蛾眉爲著名之山。私語安必擇地。范言失之泥矣。

留芳館詩話一則

隨園詩話多載女史詩。然求其詩饒有弦外音者亦不可多得。若如山陰祁湘君女史德蒞。爲祁忠愍公女。有臨鏡詩云。一奩秋水寒。無影十樣眉。山淡有痕之句。抑何丰神旖旎。乃爾。又長州女史李初蘭名佩金。著有生香館集。李固工詞。然以秋雁四律得名。江南人至呼爲李秋雁。其警聯云。偶聽弓弦驚寤寐。久疎箋子報平安。箏無急柱。竊辭鼓琴有哀音。不忍彈。纏綿悱惻。溢於言外。他如昭文屈苑仙女史詠汪水雲有句云。祭文已哭。王炎午降表空簽。謝道清則落落大方。卓然名貴矣。又嘉興徐女史文漪。名簡。吳于庭副室也。有絕句云。沈香亭子玉勾欄。植徧名花次第看。第一莫栽紅芍藥。此花開日已春殘。輕圓明潤。讀之令人忍雋不禁。合觀諸作。斯真不媿爲閨閣中之傑出者。洵可傳之什矣。

竹垞風懷詩考證

崇明祝燮剛佐平



朱竹垞先生風懷二百韻。爲小姨作也。生平快心之事。得意之筆。嘗有甯不食兩廡特豚。不刪風懷之語。曉嵐謂自穢其集。恐非竹垞知已。近見侯官陳石遺詩話。考證頗詳。以余所聞。與之微異。錄所聞之語。并著疑誤之點。以廣異聞。其辭曰。先生夫人馮氏。有妹字霞錦。靈心麗質。善謔工吟。嘗詣姊夫家。居無何。迺目成也。夫人知之。促妹歸。嫁踰年。復來省。已抱子矣。先生爲作風懷詩以贈。中有梅陰雖結子。瓜字尙含。瓢句。霞錦得詩甚喜。私約遲姊。臥後相譚。夫人偵知。陽不覺。明日卽送妹歸。笑問先生。昨夜情事。先生曰。無他。但憐才心切。小叙深情耳。夫人終不信。作洞仙歌調之。中有料消息。青鸞定應知。莫又道今番。不會真個之句。全首今佚。又曰。有某君豔其事。仿蘇子瞻補蜀宮避暑詞例云。香階羅襪。效並頭花朵。小膽惺惺。避人做笑。梅陰結子。瓜字含瓢。偷換者。一抹宮紗紅澆。暗中私歎洽。若祇憐才。底用瞞儂待儂。臥一响兩情投。目語眉挑。到爾許尙容揜麼。料消息青鸞定應知。莫又道今番。不會真個。案先生以十七歲贅於馮。時馮氏指小姨尙幼。曾相與避亂。靜志居琴瑟一十三年紀當指此詩中離合踪跡。言之頗詳。定情當在已嫁數年後。故

有梅陰一聯。又風懷自峽裏。瑤姬遠風前。少女殃一段。明言傷悼後作。詩編入康熙九年庚戌。逆溯至崇禎乙亥。以同年整家說。句知係亥年。則馮氏死時年三十五六。此云得詩甚喜。豈先前已作此詩。後乃足成二百韻耶。又料消息云。見琴趣洞仙歌第四首。豈夫人詞中本有此語。先生復取用之耶。

集中閑情八首。洞仙歌十七首。皆與風懷相表裏。漫想橫陳得小憐。句明切馮氏大婦。亦憐中婦。豔一聯。大婦故人指夫人言之。如霞錦之字果真。則鴛鴦有分成頭白。肯許飛還野鴨俱。疑是隱語。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鴛鴦疑指夫人言之。若指馮氏夫婦。豈先生以野鴨自比耶。願以質之知詩者。

附錄石遺詩話。其詞曰。竹垞風懷二百韻。相傳爲其小姨作者。別有鴛水仙緣一小說。詳其事。聞沈乙菴有鈔本。又爲何人持去矣。案竹垞年十七。贅於馮教諭家。馮孺人名福貞。今風懷詩云。巧笑元名壽。則當名壽貞矣。馮孺人字海媛。今詩云。妍娥合喚婦。則當字海娥矣。馮孺人生於辛未。肖羊。今詩云。問年愁豕誤。則當生於乙亥年。小馮孺人四歲矣。其云。慧比馮雙禮。則言馮姓也。詩云。里是碧雞坊。則明言宅在碧漪坊也。詩云。居連朱雀巷。則明言坊去朱文恪（案文恪先生曾祖）第近止百步也。詩云。次三蔣侯妹。則明言其爲馮孺人之妹也。楊炯少姨廟碑。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迹可尋。則明言其爲小姨也。詩云。偶作新巢燕。則隱言新就贅也。何心敵笏魴。則隱言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古者以姪娣從也。詩云。連江馳羽榜。盡室隱村疇。則乙酉年避兵馮村五兒子橋也。詩云。嬌同左蕙芳。則左思嬌女詩云。其姊字蕙芳。言其有姊也。其餘蘿薦情方狎。萑苻勢忽猖。則言年十七時避兵練浦。如薦與女蘿之相依。已丑二十一歲。萑苻四起。乃挈馮氏至塘橋。所居隘。遂賃梅里宅移居之。詳靜志居詩話。及年譜。詩又

云。廡改梁鴻賃。路豈三橋阻。孟里經三徙。樊樓又一廂。同移三畝宅。並載五湖航。天定從人欲。兵傳迫海疆。爲園依錦里。相宅夾清漳。皆言其離合。蹤跡最明者。練浦一舟盪。句五兒子橋。在練浦塘東也。餘非確實可据者。亦無煩牽合矣。

近人興化李審言。睽語云。朱竹垞先生風懷詩。楊謙注。隱約未指其人。吳槎客拜經樓詩話云。楊本欲顯其姓氏。既而曰。不如其已。予有孫銀槎。注本未見楊注。李富孫。詔注亦不詳本事。李氏陳氏皆當代博洽之士。皆未言字霞錦。則所聞固未可

盡信也。陳氏謂名壽。良字海鏡。雖推測而得似屬奇信。李氏又云。桐城蕭敬甫先生。藏有風懷詩注。不下萬餘言。劇禮卿觀察曾見之。蕭死後。藏書蕩然。此稿不知落於何處。

女伶劉喜奎詩

喜奎良家子。系出名門。少失怙。鮮兄弟。家貧無所依。母矢志撫孤女。奎年十二。三途延師。教歌舞。漸習文墨。稍長。名噪津沽。仍以博徵資。奉慈親。藉代子職。爲職志。雖歌衫屢着。出入於金粉。迷離之場。而蘭性自芳。洵不改珠玉沈淵之抱。今來京師。甫匝月。深荷各界謬贊。或竟騰諸報牘。播以詩歌。逾分藻獎。祇增顏汗。奎一弱女子。粗工絃管。掩袂娛親。面目都非。實有難已。粗識字句。以當解嘲。藉答諸大吟壇。珠玉之投。非敢自矜。滌筆弄墨之技。卽乞雅教。勿任屏營。

愁愁喜喜。數經春歡喜。登場愁是真。半幅鮫綃。數行淚。須知儂是可憐人。兒家身世已堪悲。自作春蠶。自縛絲。無那東風怕回首。眉峯不似去年時。臺空玉鏡。今難卜。宮守丹砂。祇自修。誰解砒砒。溷珠玉。銀河皎皎。誤空流。

誰云石上有前因。離合悲歡假。作真領略者。番番滋味苦。阿儂原是過來人。關闌怕寫相思字。誤寫相思恨。轉多君去試看秋夜月。白雲無滓隔銀河。同心不語情能達。知己相逢淚暗彈。一樣痴情關大節。休將路柳說嬋娟。人言儂有傾城貌。自愧家無負郭田。棠棣不華椿早萎。拚將色相奉靈蕩。由來一樣琵琶淚。彈出真心恨。轉深紅粉青衫共惆悵。怕怕君聽久亦傷神。

聯語彙誌

廢物

予元配凌氏爲晟舍詠齋先生之次女。怙恃早失。伯母某氏遇之虐。閨中抑鬱。因而致疾。年逾花信始歸。予不及四旬而歿。曇華一現。予哭之慟。爰集成語挽之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浮生若夢爲歡幾。何額以諡我何人四字。湊合尙不牽強。而於情事亦相切。

隆裕薨後。聯語名作頗夥。要以龍陽才子所撰爲首屈一指。聯云。本來生生世世不願入帝玉家。從黑暗暗中發絕大光明。全力鑄共和。普造金身四萬萬。以後歲歲年年有紀念。聖母日於青史上。放特別異彩。同情表追悼。各彈珠淚一雙雙。

金陵莫愁湖以盧家少婦得名。勝棋樓相傳中山與高皇博勝而得此湖之賜。前清魁將軍玉聯云。山色湖光都歸一覽。英雄兒女並豔千秋。又彭剛直公玉麟聯云。王者五百年湖山具有英雄氣。春光二月。鶯花合是美人魂。又劉省山中丞銘傳聯云。笠屐此重來。風月依然漁娃學。打花邊槳。古今同一局。湖山如故。國手能生劫。後棋。又程從周軍門文炳聯云。六代鶯花併作王侯清淨地。一湖烟水盪開兒

女古今愁。四聯中以彭撰爲最。不愧才人吐屬。

陝西臨潼縣驪山下之環園。卽華清宮故址。有溫泉可浴園中諸勝。有飛虹橋。凌霄披繡。坐看雲起。桐陰軒近水臺。響應清流各景。溫泉有數處。以貴妃塘爲最。正廳三間。會稽沈家模題枕山帶河尋芳攬勝八字。粵東楊蓉圃副憲頤聯云。繡嶺委荒榛。祇餘候館留賓。過當年賜浴他邊。長恨空吟白傅。環園新結構。云是唐宮舊址。問我輩沈香亭畔。雅才誰嗣青蓮。

倉聖明智大學校歌

羅迦陵女士關懷大局。軫恤孤寒。有口皆碑。今歲創設倉聖明智大學於愛儷園。收男女學生二百人。講授字學兼及工藝。布衣蔬食。規律謹嚴。不取膳宿學費。特延本社編輯員俞佳鈿女士爲教務長。開學之日。俞爲撰校歌三闋。其一云。渾渾噩噩此烝民。黃農以上風想結繩。天廡我衷生倉聖。形聲孳乳創興字。學擅萬能大小篆。隸爰書後先。一線總相承。怎當他後生小子。飲水忘源。采枝遺本。崇拜究何曾。其二云。古學喚誰。燦爛的神州。聰強的國民。歐風美雨。沾被盡還僥倖。冷眼熱心。尙有人提唱字說。保存國粹。巾幗仰迦陵。興大學捐巨金。源流澄智慧。增造就這一班賢能。法律自由。男女平等。工藝專攻。貴有恒。休輕視將來結果。衆生普度。大乘同登。其三云。愚園西去張園東。愛儷園恰在中。園主人女中雄。熱心樂育。畛域無分。男女同天。朗氣清雲。開日麗。校旗展處。杏花紅。這般幸福。誰消受。看莘莘學子。並坐春風。

塵 集 兩 則

雜

俎

某士人娶再醮婦。其同學戲改唐詩以調之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雲雨聲，攀落知多少。蓋俗傳再醮婦以攀洗其體，遂如閨女也。又有套此以咏青樓過年者云：同眠不覺曉，處處叩了鳥。朝來討債家條子，知多少。讀之亦可發噱。

金陵妓名小喬，兩顰高聳，餘貌亦不揚。後爲某觀察以千金娶，得置諸金屋中，甚寵嬖之一日，方宴客，召小喬出見，蓋欲藉以誇張於衆者。適其幕下客亦在席，酒既酣，狂興驟發，套神童詩隨口成一絕云：觀察重時髦，千金娶小喬。萬般皆下品，惟有兩顰高。客爲闕堂。

六

譯

林

大錯涂

政治新論說

考試利器

國際條約

自舉行知事試驗以來熱心國是諳練政治諸君咸思出而用世然雖平時博學有素而參攷之書不可不備本社特請熟諳約章政法專家編輯是書凡試驗條例規定所出問題之各種專學如關於甄錄試之史漢論說文範圍于第一試之現行法令國際條約于第二試之地方法行政策問判詞文牘類等應有盡有較坊間各種攷試用書尤為完善且分門別類檢查極易若携此臨場定必目無難題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諸君苟操此利器以往當無不運斤成風也

洋裝袖珍本每部定價洋六元

是書係由本社延聘名宿精選上年歷屆知事試驗之原墨而成自甄錄試以迄第一試第二試等各類如史漢論現行法令十題無不具備每題皆選極精之佳構若干篇俾便揣摩復

依據歷屆所出試題之意義觸類旁通另選名家所著關於史漢政治法制外交財政教育實業軍備邊事種種之論說以備研鍊臨場得此不患不取青紫如拾芥也全書都數百卷洋裝袖珍本尤便攜帶每部八册定價洋壹元

册定價洋壹元

中華

法律全書

現行法令為今日從政者最重要必需之學然年來法令迭頒朝暮紛更亦為今日最難治之學知事試驗第一試現行法令釋要及第二試之設案判斷草擬文牘各題皆與法律有關即口試之時亦不

免旁及法學故法律一書最為應試知事試驗者不可不備之品本編搜羅較坊間各本尤為豐富完備且校對無訛縮印精良洋裝袖珍本更便舟車攜帶每部二十册定價洋三元

定價洋壹元

洋裝袖珍本八册

也

有分類一覽表逐款注明朗若列眉誠最便檢查之精本

不適用於臨場是編採輯既完備提要之處復簡括清晰更

題頗關重要坊間約章各書繁重浩漫祇可備平時參攷而多

按歷屆知事試驗成例其第一試三四兩題均係國際條約問

歐戰艷屑

葆光子十年前之舊友也。留學柏林三更裘葛蒙以彼中近事見示其法俄兩事亦係譯自德報者均爲我國報界所未及載爲潤色而登錄之以代海外豔聞廢物注

喀利亞

葆光子譯

德國克虜伯炮廠中有工人曰喀利亞。善造四十二生力之炮彈。其法一稟諸其母。入廠工作。每有疑難。母輒指示其間。喀年六十有三。母亦八十有七矣。德皇嘗臨幸其家。賞賜珍物無算。曾著有一書。備述造彈之法。書賈爭欲得而刊之。其母以國防所關。秘不宣洩。近已上諸政府矣。

肯拉阿夫

肯拉阿夫者。法國巴黎之名妓也。色藝兼勝。國中貴人。嘗得其一盼爲榮。所積纏頭費。俱儲蓄於法國國家銀行。爲數不鮮。有巴黎第二富人之目。刻因戰事迫切。餉需窘乏。盡以所積。上諸政府。衣飾亦質賣略盡。周恤戰士家之孤寡。不稍吝惜。他伎之聞其風者。亦復傾囊相助。得此挹注。士氣爲之一振。法皇嘉以愛國俠妓四字。報章交誦其義不置。

俄火車之增價

俄國因在戰事期內。火車之價。爲臨時之增加。某商之妻。趁聖彼得堡車。至他埠省視其親串。賣票時。不知新章。與賣票人斤斤較量不置。旁有一婦人曉之曰。此係暫佐軍需不得已之舉。我輩雖屬女子。愛國之心。何至遽遜於鬚眉。自應原諒政府。因代出其貲。商妻爲之顏汗。

德火車之減價

德國戰事起後。鐵道之往來。爲數益夥。政府因之下令減價。某工人之妻。名亨斯奈兒者。一日來乘車。願照前價。賣票人曉以新章。亨曰。政府爲一國之生命而戰。需財孔亟。不爲他國之搜括。猶自體諒我民。減價以便交通。我輩何忍負其德意。退還之貲。固拒不受。賣票人乃稟明管車人。另貯一木桶。標其字於上。曰貯愛國貲之桶。他人聞其義。多願效之。每日輸入金錢。甚至有逾於車價所入者。政府以減價之故。反得此大宗大款。是亦意料之外也。

德軍人寄其妻書

德軍人有自香巴業營中寄其妻書云。我恩愛之妻。鑒離別以來。已三月矣。我皇因一國之生命而戰。我輩幸廁其列。人以爲至苦者。我恰以爲至樂。我非不念及家庭。憶及妻孥。而有最恩愛之國家。在殲此強敵。以保衛國家。建功萬世。播譽千秋。是以奮不顧身。視履戰場。爲行樂之地也。家中事有卿布置。我復何憂。自今以往。如有書來。當以英雄勵我。當以馬革裹尸期我。勿以瑣瑣兒女事擾我。至一至堅。愛國誠摯之腦筋。我恩愛之賢妻。其諒之。

德軍人妻寄其夫書

德軍人妻巫肯利氏。自柏林寄其夫書云。別後三接君書。所以遲遲不答者。非於情愛有所恕也。實因我國之作戰計畫。爲一國之生命而戰。爲世界之公理而戰。敵愾同仇。自當置身家於不顧。今誦來書。眷戀家庭。纏綿懇至。殊乏英雄氣概。令妾望獨不憶夫。臨別時。何等慷慨。高自期許之言乎。家中別無事故。妾身亦安好如常。兒女由妾担任教育。總之家事無煩。懸系以後。無論來書千言萬語。妾甯作薄情人。置之不答。妾雖巾幗。尙知大義。覺事之重大。無有過於此。戰者榮辱生死在此。一舉若多一次家報。即多分一分雄心。於我兩人名譽上亦大有關碍。此後君之安危。妾當於公報中聽消息。不用君之絮絮也。勉哉。爲國努力。慎毋自餒。爲家國羞。此書傳誦一時。柏林各報均行登載。軍事教育及於女子。宜其戰無不勝也。

德人之愛國熱三則

英商某甲經營於柏林有年矣。其妻某氏。與德商某乙之妻。訂爲手帕交。膠漆相投。情好綦篤。此往彼來。兩無間斷。自英德之邦交決裂。某乙之妻。遂絕足不至某甲處。有時甲妻至其家。則詞色落寞。歎待簡薄。大異從前光景。甲妻疑而問之。詰其何自開罪。而前恭後倨如此。乙妻慨然曰。就私情論。我兩人本無所嫌隙。以公義論。戰事一開。已成敵國。君卽我國之仇也。若重私情。是負公義也。猶有慮者。彼此各爲其國。設或語及戰事。不免衝突之起。是又負公義而兼傷私情也。何如暫時斷絕公私兩無所妨之爲得乎。有依利賴氏者。軍人成達亞之母也。母有子三。成達齒居最稚。戰事一啓。伯仲卽荷戈從戎。伯死於凡爾

登之役。仲死於華沙之役。凶耗傳來。鄰里之來慰藉者。見母神色自若。並無戚容。且力促其季子。應召入營。季子有難色。母曉以大義。謂生子爲國。非爲身。我年雖已垂暮。然力足以自贍。爾其奮赴前敵。速報兩兄之仇云。德皇聞之。嘉賞不已。

某商之女。生於英。長於英。習慣爲第二天性。回國後。遂覺倫敦物物。無一不適用於家。中所置器具。大半自英來。戰事一起。激於義憤。立誓與英爲仇。從前所置者。悉舉而摧燒之。易以國貨。本國所無者。則以他國貨代之。並謂英我仇也。不當用仇國所出之貨。苦口逢人勸道。此風一倡。馴至國中所市英貨之肆。願問無人焉。

滑稽閩語



團體

笑笑生

海上某嫗。勾引男女。從中攫利。諺所謂業臺基者也。一日捉將官裏去。官詰之曰。世間何事不可做。必為此無恥之業。造孽不小。汝知之否。嫗難之曰。共和之國。結社設會。有所不禁。我不過立一交合促進會。結成一個大大的團體。或間接。或直接。做些自由交易。消受文明幸福。男男女女。快快活活。同上這舞臺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何造孽之有。

鄉女不識大餐

一鄉間女至滬。省其表姊。表姊謂之曰。妹妹來不易。我請你吃大餐去。鄉女曰。不用客氣。吃什麼。大菜。還是家常小菜罷。已而至大餐館。鄉女爲之坐立不安。俄而一道湯罷。西崽以豬排等物進。桌上只有刀叉。並無筷箸。鄉女見而蹙眉曰。這不是表姊有心作難。我麼。表姊因教以吃法。詎知鄉女用不習慣。刀傷其

唇。并。及。其。指。吃。過。後。西。崽。以。咖。啡。進。鄉。女。飲。之。帶。有。苦。味。向。其。表。姊。曰。我。不。生。病。不。用。吃。這。種。藥。表。姊。曰。此。名。咖。啡。可。以。消。食。鄉。女。笑。曰。既。要。消。他。何。必。吃。他。吃。過。後。表。姊。問。曰。大。餐。好。否。鄉。女。曰。姊。姊。騙。我。不。過。魚。肉。雞。鴨。等。物。何。嘗。有。什。麼。大。菜。上。海。人。往。往。有。名。無。實。表。姊。爲。之。捧。腹。不。置。

自由

某甲之妻。一女學生也。頗善外交。某甲知之。誚讓不已。女曰。爾今日吃花酒。明日吃花酒。何等自由。難道只許你自由。不許我自由。一點麼。甲曰。照汝所爲。我要干涉。女曰。你要干涉。便是妨害人的自由。尙算得文明人否。

降一級調用

聘漁

某村有兄弟三人。長伯魯。次仲魯。三叔愚。農家子也。年事皆壯。並娶有室。無何。伯死。而叔妻亦亡。於是伯妻寡。而叔則鰥矣。親戚來弔。咸扼腕。謂某氏之家庭。不幸極矣。顧死者長已而生者。何堪。遂有創議。以伯妻。偶叔者。曰。我儕小人。不必拘拘於名分。但視事之有利者爲之。和者一辭。伯妻堅不欲。問曰。詎有邱嫂嫁小叔乎。曰。然則守乎。曰。不慣。獨眠也。議既不洽。弔者皆辭去。然而寡婦之夜。常聞鰥魚之目。不交睫矣。欲娶既短於資。而醮亦無人。族之長者。有以前議爲言。而伯妻執持益堅。一老者起而言曰。余不才。余今權爲司法官。將了此一重民事。乃置煙斗。掀髯而上。坐召其家之四人。集四人者。仲夫。婦。伯妻。及叔也。

令仲偶。伯妻叔據。仲室四人。翕然無異。辭老者出。謂衆曰。汝曹知之乎。凡官之左遷者。降一級。則怨。降二級。且怒焉。若以伯妻嫁叔。將伯仲而媿。降二級矣。故伯妻之不允宜也。今若此。則媿者仍不失。爲媿而媿者。仍不失。爲媿。所謂降一級調用。宜其無異言也。或曰。子之判事。誠善矣。抑有所本耶。老者曰。是術也。余學之當今之政府。依資格而升調也。

春色惱人

廣陵素稱繁華地。巖商巨賈之所萃也。故女閭亦獨盛。惟近數年來。非復舊時之景象矣。個中佼佼者。或北走京師。西抵漢陽。東南至金陵上海。存者惟斑駁歷齒之下妓而已。友人之遊揚者。謂予曰。予初至廣陵。選色於教坊。而無一可意者。顧皆以春名。如圓明園之有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也。予曰。何謂也。友曰。是蓋有深意存焉。子豈不知古人詩有春色惱人。眠不得句乎。予曰。子言謔矣。

姑嫂聯吟

二十年前。女子競尙纏足。睡時御鞋曰。睡鞋欲其就束而足之。肌肉不得豐矣。相傳某邑有二女。姑嫂也。耽翰墨而好吟詠。一夕其兄外出。姑與嫂同眠。長夜漫漫。睡魔未降。銷金帳裏。遂起騷壇。因以睡鞋爲題。聯句以破寂寥。嫂出句云。從無行地日。倩姑磨續。姑悠然以思。半晌無所得。轉請諸嫂。嫂曰。也有向天時。姑莫解。嫂曰。後當自知未幾。姑嫁歸寧之日。嫂戲以此中滋味爲問。姑曰。第覺嫂詩之工切耳。

貼補家用

無愁

某君就一館地入款。微細撙節。開支尙足。勉強敷衍。而某君室人手筆甚大。衣服車馬。花費不資。某君時規勸之。因道。吾家若再揮霍。不免有流爲餓殍之懼。奈何。全無心肝。一至於此。妻道我有作用。非爾所知。夫問爾之作用。吾實不解。妻道。你也不必根究到了。那時自然知道。總之我是存的好心。並非學壞。夫問。怎樣叫做好心。妻云。大概貼補點兒家用。

紀念會

共和紀念之日。兩等女子學校。校長放假一天。舉行提燈慶祝會。以襄盛舉。鼓吹休明。許多大大小小的女學生。列隊出校。環行街市。口唱共和愛國之歌。五色國旗後面。另有采旗兩面。飛揚前導。左一面是歡迎大漢。右一面是紀念偉人。又有提燈一盞。上書構造共和四字。却將構造的構字。誤筆寫成媾字。累得觀看的人狂笑不迭。

聽錯了

一少年心氣高傲。年逾弱冠。未有室家。然而擇婦甚苛。無當意者。忽媒媪來謂。某女士具有驚人之貌。出衆之才。寫算皆能。極其風雅。身御珠瓊。頭上喜戴臘梅花。賠嫁奩資。達五千之距。年華未及二八。失此不圖。甚爲可惜。云云。某君聞言大喜。求媪力爲玉成。云當不吝重酬。尤恐媒人說謊。另請証人証明。萬一不

實不盡預備。涉訟媒人。概允負有完全責任。然而過門之後。某少年驚訝不迭。一殘廢不全之老嫗也。於是雙方面涉訟公庭。問官大怒。欲治媒人以欺誑之罪。媒嫗辨云。試問此嫗面目。能無驚人。家開柴店。豈無出衆之柴。洗衣裳。扇風爐。非洗扇。皆能乎。既患瘋病。又帶瘡疾。不足以云瘋啞乎。滿身白蝨。非珠璣乎。梅花癩痢。非滿頭臘梅乎。箱中青錢五千。非奩資乎。此嫗雖老。尚止八十七歲。豈非未屆二八乎。問官無以難少年。竟坐誣告之罪云。

比富

兩位小公館之姨太太。比戶而居。見面之下。各各比富。有一天。兩位姨太太至人家中。應酬兩位太太。各戴珠翠滿頭。因恐他人未必注意。此姨太太常立起身來。至彼姨太太處。咬耳朵說鬼話。彼姨太太禮無不答。亦走過去咬耳朵。衆賓詫異。不迭女賓之中。有一個小孩。極其刁狡。每跟來跟去。聽說話。誰知兩位姨太太口也不開。他說兩位太太在那裏。嗅面孔。哩。後來衆賓之中。出了考語彷彿。此姨太太的穿戴較富。坐席之後。此姨太太因左手三個指頭上戴滿了戒指。拇戰起來。每每蠱起三個指頭。三元五魁。亂喊不迭。彼姨太太手上戒指。雖係有限。胸前却帶了珠花。爽性立起來。豁拳好使。大眾注意。總因此姨太太每回都開的三個指頭的老寶。搶三時。完全輸了。彼姨太太道。姊妹。今天輸了。此姨太太大不謂然。翹起了三個指頭。給大眾看道。衆位姊妹。評論評論。難道我的金剛石。要不過他的珠花。

兩位姨太太比富之後。大概是彼姨太太輸了。彼姨太太心中。氣苦萬分。窮思極索。想出特別裝束。來各

在鞋尖兒上綴了金剛石以爲金剛石什麼稀罕人家戴在手上我却綴在足上此姨太太得知了急忙辦了夜明珠子亦綴在鞋尖兒上他道人家珠花別在胸口我却拿來綴在足上並不稀罕似的兩個人見面之下心照不宣同到街上游玩出風頭只是寶貴的東西綴在脚上走路時過於動搖人家看不清楚加不來考語於是兩個人約定了日子坐轎子遊玩城隍山西湖等處猶恐旁人辨不出是那家姨太太各在轎子後面黏了紅紙長條一書趙公館一書李公館兩個人坐在轎子裏不約而同將兩隻小脚兒伸出轎子外面又分付抬轎的緩緩而行果然旁人見了驚奇詫異有稱好大珠子的有稱從來未見這等大鑽石的到後來彷彿是彼姨太太占了優勢彼姨太太坐在轎內快活不迭及至走上幾程輿論倒過來了但聞人人稱贊珠子無人道及鑽飾彼姨太太坐在轎內無味急欲回鑾此姨太太執定不依他說兩個人是約定路程的豈可中道折回此姨太太欲將路上行人的好話滿載而歸贏他一個大紅全勝彼姨太太坐在轎內歎氣以爲路人盡失了眼珠子似的難道鑽石的價值要不過他兩顆大珠嗎誰知伸出頭來一看叫苦不迭足上邊兩顆勞什子不知什麼時候被人探去了怪不道沒人稱贊了一想歸家尚有五七里路程不免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這却如何是好也罷也罷且弄個新鮮法兒頑頑看是怎樣於是解繡帶褪蓮鉤剝蓮子似的露出兩隻白脚向轎子外面一伸這法子果然靈道旁的人喝采之聲有如雷動人人呼兄呼妹來看新鮮脚兒來看李公館裏的新鮮脚兒好光緻呀好光緻呀趙太太大驚失色不料輿論忽又倒了過來真是萬想不到於是乎彼姨太太奏凱而回只累了兩個輿夫路上聞了臭氣發了三日三夜的烏痧

詩文詞選

鑄九鼎



是書上下二卷
 宋葉夢得退隱
 卞山時所作蓋
 筆記雜錄之類
 也筆墨高潔見
 聞確實較諸近
 世各種筆記有
 上下床之別吳
 縣小浮山人曾
 爲之序論者謂
 其纂述舊聞有
 關掌故足補正
 史之闕世有欲
 知宋時黨人逸
 事者乎舍此書
 其誰屬每部定
 價洋壹元

康梁詩鈔

石林詩話

宋葉夢得號石林
 爲南渡時詩文大
 家生平著述甚富
 四庫提要稱是書
 評論精核深中窾
 要非他家聽聲之
 見隨人以爲是非
 者比是蓋宋人詩
 話中之上上乘者
 每部定價洋二角

康南海梁新會兩先生
 鴻篇鉅製奚止等身凡
 有一新著作出海內無
 不欲爭先快觀而其五
 七言格律蒼勁詞旨深
 遠尤得國風小雅之正
 故尤名貴是編更多最
 近之新著作爲坊間所
 未有本館竟得原鈔亟
 付石印以餉並世之愛
 讀兩先生佳作者每部
 定價洋壹元

閔雅

▲ 文

夏公會晉侯衛侯於瑣澤論

松江楊端容

昔春秋予創霸之功。以其尊王。實以其攘楚也。自齊霸失。晉霸衰。迨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楚之凌晉。實始於此。春秋惡之。故特書瑣澤之會。以見盟宋之兆焉。嘗考春秋書會者。凡九十有七。其始也會戎於潛。則隱之二年也。其終也會吳於黃池。則哀之十三年也。而成之二年。則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矣。五年。則叔孫僑如會荀首於穀矣。十五年。則叔孫僑如會晉士燮及諸侯之大夫會吳於鍾離矣。十六年。則公會晉侯及齊衛之君宋邾之大夫於沙隨矣。而於十二年。書公會晉侯衛侯於瑣澤。則何也。或者曰。書瑣澤之會。為伐秦也。明年春。使卻錡來乞師。五月。暨諸侯伐秦。比事而觀之。可見矣。不知此非聖人扶夏之本意也。蓋嘗論春秋之大勢。晉為強。而為晉患者。惟楚楚不得一日而攘。即晉不得一日而霸。此事之彰明而較著者。宋華元善晉欒武。又善楚令尹子重。於是克合晉楚之成。盟於宋西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



好惡同之。是盟也。爲宋一時之計。則得矣。其如弱晉強楚。實爲中夏之害。何然則春秋書會而不及盟。殆罪華元乎。雖然。華元何足責哉。楚以諸侯之盟主。後於楚而不知恥。雖以士燮之賢。亦不能無咎焉。故春秋特諱其盟也。幸也。厥後鄢陵戰勝。晉以多難。啓悼公三駕之績。而楚患得以少弭焉。不然。春秋之大勢。尙可問哉。

管仲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韓非難之辨

杜有林

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豎刁自宮以治內。非不近人情者。果何說也。管仲謂豎刁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而韓非曰。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管仲將弗信也。余意不然。國家當臥薪嘗膽之秋。沈船破釜之時。豎刁能親冒矢石。犧牲軀命。而管仲謂其身且不愛。安能愛君。則管仲之言過矣。今國家無事。而豎刁以供治內之職。而毀傷其身體。蓋欲售其僞忠。而逞其真姦也。可謂之盡死力以爲主者耶。韓非不責豎刁之僞忠。而以管仲謂非有度之言。韓非豈能知人耶。彼謂不愛其死力。而後能愛君。然則人有盡死力爲盜賊者。不將謂之忠臣耶。夫人情莫不惡死而貪生。自古忠臣之盡死力者。非有益於人主。卽有利於國家。旣無利於人主。又無補於國家。而顧肯戕其身也。非欲適桓公之欲。以逞其姦者何爲耶。矜僞飾虛者。安能與忠臣比。邪正之途。分若黑白。不可以口舌辨。而欺萬世也。

二十有二人解

廣陵裘凌雲筱仙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者。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卽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十二牧。宣政布教而庶績咸熙。九官者。禹爲司空。總百揆。棄爲后稷。教稼穡。皋陶爲士理。五刑兼

兵刑二官之事。垂爲共工。治百工。益爲虞。掌山澤。伯夷爲秩宗。主敘次百神。夔典樂。教胥子。和聲律。龍作納言。出納君命。是謂九官十二牧。理庶政之官也。爰斯伯與贊共工之職。朱虎熊羆爲益之佐。是謂二十有二人。復齋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之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矣。稷契皋陶之不咨。申命其舊職而已。家語堯時伯夷典禮。龍夔典樂。舜命之耳。或曰。舜有友七人。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並伯禹。后稷。契。皋陶。垂。爰斯伯。與益。朱虎。熊羆。伯夷。夔。謂之二十有二人也。然出自不經。未可引爲典據。曾氏又云。外若十二牧者。親民之官。遠邇所藉以柔能也。內若百揆。百官之總司。空當務之急也。故首咨之水。土平矣。樹藝急矣。故教稼卽次之。逸居不可無教。明刑所以弼教。故司徒作工次之。有食必有用。由民而及物。故工虞又次之。府事修和。禮樂可以興矣。故典禮典樂又次之。治定功成。聰明類易壅蔽。故以納言終之。其說似深得經旨者。然此二十有二人。各有專司。非泛有其人也。如堯之命五臣。宅四方之意。故曰。熙帝之載。惟時亮天功。命此二十有二人。克慎其職。以輔明德也。

舜歌南風解

同上

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鄭註云。南風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則未聞。舜至孝。敷化布德。彈琴作歌。以教天下之孝。春生夏長。萬物浡發之時。而作是歌。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是非詩體。至凱風之篇。熊氏以爲南風卽凱風。以言父母之長養已也。朱註凱風云。衛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於室。孝子深自刻責。以感動其母之心。非南風明矣。熊氏之

誤孰甚。案孔穎達引聖徵論云。家語尸子皆有之。又淮南子詮言云。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治天下。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尸子雜說。未可取證正經。或云古書雖焚於秦火。然亦有未盡焚者。如壁經及太誓三篇。卽出炬餘。或尸子得遺篇記之。王肅卽因所見增飾其詞。未可以正經不足證而盡忽之也。堯時康衢老人擊壤歌。康衢童謠。皆里巷歌謠。相傳至今。而無疑義。何南風一歌。諸家紛紛聚訟。高註云。淮南亦有其義。而亡其辭。與鄭註同。樂記集解引王肅曰。南風養民之風。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蓋卽王肅禮記註作聖徵論難鄭自註之說也。

擬庾子山謝滕王集序

同上

某啓。猥以殘缺之集。幸不覆瓿。復蒙殿下雄才曠論。飾以紛華之語。縱橫逸氣。風雨爭飛。文采精神。魚龍百變。發珠璣之朗潤。色澤皆明。沾仙露之滋培。枯菱盡析。荒蕪之詞。點染則盡入風雅。摘藻之音。被之則音同金石。連城之璧。青鳥送來。華頂之雲。赤鳥烘出。篇非班謝。譽飾謬承。辭遜陸江。掄揚過等。愧乏才力。著作無多。而况建業江陵。兩次半從灰燼。比年衰恙。身如蒲柳。神情晷亂。年近桑榆。一吟一詠。無非掇拾補苴。今承王以天貺之才。述臣下孤陋之作。遂使朽木變爲雕梁。頑石化爲瑩玉。從此安於几案。如親拱璧之珍。傳之子孫。永作銘言之佩。難答高深。先申尺素。謹書謝辭。終不盡意。

香艷尺牘序

清溪徐晚蘭曼仙

離之爲卦。其象爲火爲日。其於人也爲中女。文明之脫於女子。古聖已見及之矣。等是圓顛。等是方趾。等是耳目之見聞。等是心思之運用。而謂女子之智力。恒遜於男子。此亦吾輩自餒自棄之。衡言不足爲正。

當之理論也。伊古以來伏女之代傳壁經。大家之踵成漢史。義成夫人之通孝經。宣文君之明周官音義。枕經薛史。學有根柢。卽廁諸鬚眉。亦自出人頭地。其擅才藻能文章者。漢有蔡琰。晉有道蘊。唐有上官婉兒。宋有李易安。元有管夫人。明清兩代。才媛輩出。尤覺僂指難數。不特劉家三妹。宋氏五妹。一門稱盛。播譽千秋而已。至若文之有書信。通人所鄙爲小道者也。然亦有以此擅名者。史稱陳遵善尺牘。而女子中如皇甫規之妻。亦工書記。知古人之不忽於小道。有視爲行遠傳後之文。不敢率爾操觚者。載籍具在。可得而稽。近日坊刻諸本。淺薄陋劣。去文彌遠者。無論矣。卽力求高雅。而以閨中情事。使男子執筆摹寫之。得毋嫌於不類乎。區區此意。布諸同志。教育家咸避之。因就瀏覽所及。自漢至清名媛之作。輯得若干首。雖年代各殊。體格不一。而文質之相宣。繁簡之互見。要如瑤草琪葩。一花一葉。自成馨逸。益以近人所撰。亦復有典有則。雅飭可喜。彙爲一集。俾成合璧。薰香摘艷。於是乎在。九思齋主人憇慰付梓。以廣流傳。不揣樛昧而爲之序。

續刊華吟梅女士悼詞弁言

陸震英

百年易盡。天道之常。古今遞嬗。倏忽存亡。惟君子居易以俟。不計夫命之短長。此侍仙君祭乃師顧子振先生文之起句也。余讀之有感乎吟梅。夫吟梅爲上海務本女校畢業生。乃我郡女界之完人也。提倡天足。慨助軍需。上書救父。促夫從戎。卓著勳勞。嘖嘖人口。一旦天不假年。頓奪其志。海內人士。能勿追悼之。哀輓之。而如出一轍乎。然余不爲吟梅悼。而爲吟梅祝。不爲吟梅哀。而爲吟梅喜。是豈別有肝腸耶。抑何不近人情耶。雖然自有故。當年推倒專制。建設共和。雖非吟梅一人之力。而吟梅之功。自有不可掩者。今

幾日耳。四面楚歌。滿途荆棘。無尺寸安樂土。得以棲身。凡閉戶自修。兢兢焉尙慮禍從天降。若熱心公益。欲進社會於善良。如吟梅其人者。吾恐朝出而夕獲罪譴矣。嗚呼吟梅。危險景象。何幸而日無所覩耳。無所聞。非死得其所哉。今吟梅死二載矣。悼詞已風行天下。新劇已活現舞臺。宏農蔣端容君。又編輯悼詞續刊。將付手民。索余一言以弁其端。余與吟梅平日結契最深。不敢以不文辭。爰誌數語於此。

爲褚幼菊表叔代作餘杭孫克甫先生六十壽序

語溪 呂韻清

耕而食。汲而飲。採山釣水。俯仰自得。終其身與樵牧伍。或哭或歌。遯世无悶。古時隱君子。大率類此。或曰聖君賢相。有時託於農優游。養望得時。則駕遂大用於天下。如舜之於歷山。尹之於莘野。是可傳已。雖然在山泉清。出山泉濁。嘗有附勢趨炎。從田間來。夤緣得一官。以誇耀於鄉里。一旦予以寸柄。氣浮識淺。茫無以應。至於一蹶不復振。此其人固爲隱君子所痛心疾首避之若浼者也。世伯克甫先生。天性真摯。幼時讀經史。澄思渺慮。鎮日無倦容。然以家貧故。半耕半讀。壯讀韓詩外傳。至石田千里。謂之無地愚民。百萬謂之無民句。喟然歎曰。地利無窮。播種得法。雖曰石田。尙可用也。事業無常。孝弟克盡。雖曰愚民。尙可立也。時人韙其言。先生事親孝。里鄰無間言。光緒己丑冬。先生之繼母某孺人棄養。奉父命赴甬購飾終物。時值隆冬。雪深牛目。遍雇舟。長年無應之者。先生遂踏雪往。復于徒步歸。兩足繭且腫。不良於行者累月。是歲先生之年。二十有八。先生兄弟間亦友愛。曲至析居。後蹤跡仍不少疎。偶有疾。則稱藥量水者。不約而俱至。姜被之。風先生有焉。德配白孺人。主持中饋。井井有條。相夫教子。以敬以慈。妯娌往來。和好若姊妹行。戚族咸稱之。令似雙卿。世兄好讀書。下幃攻苦。見知宗匠。補弟子員。自廢科舉。輒翻然改圖。遊

學杭州山水清佳之地。居遊於斯。他山之助。所學當益進。某等與令似爲紀羣交。樽酒論文。聯床話雨。因是而知先生之生平。實有合於古時隱君子者。今先生春秋周甲子矣。精神矍鑠。步履康健。得天獨厚。是可徵已。庭闈聚順。方興未艾。此又後生小子所當晉一觴以爲先生壽。而並以祝令似異日學業大進。見用於當世。以遂顯揚之志。某等不文。不足以述先生之嘉言懿行。惟景慕之私。自忘其陋。不能嘿嘿其在。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蓋言君子之持躬涉世。有以迓庥和而自引其福祿於無涯也。先生其庶幾乎。謹書此以爲序。

說上海

謝筱韞愛國女校高小生

上海乃蘇省一縣。治戰國時。楚王封春申君黃歇於此。故有申江之稱。前清道光時。受外人要挾。政府許與通商。闢城外地爲租界。既而戶口漸繁。閭閻極夥。商業之盛。既繼長而增高。風景之佳。又日新而月異。蓋未五十稔。而上海遂爲亞東第一大商埠矣。此第從沿革上言之。尙未就繁華上言之也。上海之繁華。果何如哉。看花而飲酒也。呼盧而喝雉也。珠飾翠裳。無其數縞衣綦巾。有幾人。吾嘗閒步至黃浦之濱。舉目遙望。則見輪舟往復於水際。偶至城內。則也是園也。城隍廟也。有天然之景。有人布之景。尤足供彼詩人之寄情吟詠。盛哉上海。誠江南之佳麗地矣。然其地。五方雜處。人心不古。居之者。偶有不慎。時蹈失足之險。故吾始以上海爲至善之地。吾終以上海爲至險之地。噫。

說遊藝會

孫佩蘭南京第一師範一年級生

論語云。君子以文會友。知古人之有會聚。既自勉。復勉人。非苟焉而已也。義之之會。蘭亭。悲齊物爲妄作。

太白之會桃李園。嘆浮生之若夢。以王李之天姿學力。猶能於會聚游冶之地。作自勉勉人之詞。矧吾輩哉。夫吾輩所處之日。爲何日乎。所處之世。爲何世乎。曰。吾輩所處之日。所謂文明之日。非耶。所處之世。所謂競爭之世。非耶。然吾國果文明乎。則競爭。又烏能已也。昔者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夫射以講藝。不當爲謙讓之時。況今所爭者。非爭權利。乃爭學問。游藝會者。非講藝之會耶。所爭者。非學問耶。夫惡劣而喜優者。人心之所同也。樂有餘而憂不足者。亦人心之所同也。優劣何以分。由比較而分。有餘與不足。何以定。由公論而定。吾儕日從事於學。優劣因未嘗昭著也。今臨會場。各陳所學。各演一藝。少長從而評騭之。曰。某也優。某也劣。而優劣始昭然著明於人人耳目間。嗚呼。此誠吾人競爭之候也。是故優者聞譽。適然以驚。不敢不自勵。而恐墮於劣也。劣者聞不足之言。皇然若失。尤不敢不自勉。以期漸進於優也。由是觀之。會名游藝。實則寓自勉勉人之意於其中矣。烏可不重視此會哉。

答胞兄遂生書

黃錦紫統

遂生二哥文几。手示拜悉。誨言諄諄。感佩無地。某女士之死。咎由自取。夫復何言。竊念當今之世。凡女子之沉靜者。富依賴之性。桀驁者。倡自由之說。過猶不及。兩者皆非。然依賴者。放棄責任。尙不爲道德之累。自由而無界說。實貽患於無窮。若論天賦人權。本屬平等。參政筮仕。非曰不能。但學以致用。未有無學而用者也。男子亦猶是矣。今之女子。求其能爲學者。幾人乎。學而能用者。又幾人乎。吾二萬萬同胞中。恐不得百萬分之一也。數千年以來。男子之得握政權者。究竟學者多。而能致用者。亦復不少。優勝劣敗。此又何尤。當今女界。方萌芽求學之時。正宜同心嚮學。有志者多設女校。俾一般婦女。得受普及教育。俟男

女學術平等之時。不患不事事平等也。況國者家所積而成者也。國政家政當並重焉。一國之事。男子操之一家之事。女子操之。其義務亦何嘗有高下哉。使全國男女盡操國政家政。又將誰屬乎。妹近來此種思想。深刻入骨。故仍以讀書女紅爲正課。暇則習畫學詩。或溫習數理化學。藉資消遣。國事概不願聞。非不願聞也。無學之人不能任國事。聞亦無益耳。愚昧之見。吾兄以爲然否。匆匆肅此。復請旅安。北地風寒。興居努慎。妹錦再拜。

詩

秋山走馬歌

廣陵裘凌雲筱仙

楓葉蘆花滿徑集。秋朝走馬山頭立。千章古木接雲天。萬壑濤聲風捲急。微風激水浪悠悠。溪水滔滔不斷流。參差紅樹迷鞭影。遠近青山迎馬頭。青山疊疊水重重。遙看幾簇青芙蓉。山雲縹緲樓臺起。隱約如聞遠寺鐘。

撚梅步月歌

月初滿兮夜氣涼。步瑤階兮意徜徉。月暎皎潔兮梅吐幽香。既望月以長嘯兮。復撚梅以自芳。慰吾

心之磊落兮。邀素娥以翱翔。

暮春

江南春色無邊好。燕子歸來識舊巢。春花春月自年年。忍將春日等閒拋。桃花亂落春將老。花飛林外無人掃。夜來花落知多少。惟見落花鋪碧草。

讀書謠

芸窗日日學呶呶。伏案躬身自勤苦。我生自愧不鬚眉。因而牖下仍伏處。瀛洲翔步讓諸子。阿儂痴心從此止。誰見山川毓靈秀。不鍾男兒鍾女子。斯言儂亦不敢言。班左如聞笑欲顛。輸他機上迴文

錦遜彼庭前詠絮篇。讀書二字敢自詡。最難參者
古人語。虛名濫得是。讀書未明聖。入養氣之功。夫
未得昔賢沉默之規模。自謂讀書其可乎。

梅花

雪後冰心抱。清香迴不同。南枝春欲放。着力倩東
風。

蘭花

幽淑佳人氣。孤高處士心。玉容人未識。紅紫莫相
侵。

秋夜

動有經年別。牽人柳緒長。含愁獨不見。明月照銀
床。

病中感懷轆轤體

多病故人疏。年來嘆索居。蜘蛛網庭戶。塵垢積詩
書。

時乖皆逆境。多病故人疏。敢謂豬肝累。供張愧少

魚。

炎氣才消歇。商風何太急。多病故人疏。相伴惟明
月。

忠義滿腔血。生平百不如。何勞青白眼。多病故人
疏。

詠古列女六首

一曲簫聲散楚兵。虞兮歌罷淚雙傾。遙思九里山
前夜。玉碎花殘月不明。
無限傷心出雁門。驚沙積雪斷離魂。空留青塚千
年恨。野戍無人見淚痕。
文姬哀怨苦吟身。不捨胡兒淚染塵。十八拍中無
限恨。自慚勗厲事新人。

出浴新妝入畫圖。承恩侍宴執朝無。霓裳曲罷烟
塵起。鞞鼓漁陽兵滿途。
枇杷花下校書郎。萬里橋邊脂粉香。枯井寒濤成
往事。輸他關盼有遺芳。

化爲並蒂也。泥塗埋骨孤山影。孤寂寞題詞風。
雨夕解人誰。是是西湖。

寄友爲外子作

半生足跡遍寰中。獻賦長楊愧未工。磨劍十年雖
不遇。論交曾也到羣公。

詠外子書室綠梅

縞仙初換綠羅裳。玉骨冰肌別樣妝。不向孤山受
風雪。鐵簫吹墮碧雲香。

留別秋卉

霜青露白乍生寒。畦菊初開景未殘。從此清風明
月夜。滿庭秋色付誰看。

白杏花

玉爲肌骨月爲魂。清似梅花淡似雲。獨愛盈盈深
谷裏。不同芳草近王孫。

題桃花扇傳奇後

無錫顧羽素

雲山一角認前朝。宮草宮花恨未消。何處春光最

灑。秦推煙水白門橋。

非煙非霧隔簾櫳。玉泣珠啼褪粉紅。扇底桃花春

有主不隨凡豔嫁。東風

閒拋團扇又新秋。南內淒涼感舊愁。別院夢回絃

拉雜此聲不是古涼州。

家在芳塘西復西。青樓重到意猶迷。桃根桃葉人

何處散亂秋煙草滿隄。

長齋繡佛黯詩魂。貝葉熏香靜掩門。清磬一聲簾

不捲梨花淡白月黃昏。

新詞絕妙燕箋稱。雅樂中朝一代興。爲問銅臺沈

舊瓦有誰歌舞望西陵。

故國荒涼歲月增。殘山澹水夢觚棱。梨園流落漁

樵裏細雨斜風唱秣陵。

拋卻珠翹翡翠茵。由來情性莫辭貧。他年若列東

林傳可許金釵寄黨人。

感時

周慧娟

第

六

期

儂心似水恨如煙。世少同情孰比肩。可笑庸人多俗眼。故將聲影吠風傳。言論原來貴自由。清高人格識儂不。文章有價非輕與。遊戲詩詞偶應酬。

寄姊

憶昔堂前侍老親。粧台相伴畫眉顰。好音頻寄書成帙。舊事重題淚滿襟。同著綵衣娛壽母。難期金粉屬才人。可憐姊妹花零落。萬劫灰餘剩此身。

雪齋

青溪徐張咸安

不道連朝雪。今宵却放晴。壓欺梅影瘦。高映月華明。世界鎔銀鑄。樓臺砌玉成。遙知溪路畔。有客跨驢行。

小窗對雪

晚鴉成陣忽盤空。灑灑寒巽挾朔風。檻外薄凝三徑白。籬邊俄失一枝紅。消寒有興圖須補。詠絮無才句未工。一事推尋堪志喜。天心端爲兆年豐。

秋柳

積雪園林景更佳。憑欄縱眺渺無涯。平原浩蕩銀沙疊。遠岫參差玉筍排。雙屐有誰尋酒市。一編相對映書齋。曉來旭日紗窗上。又聽晴檐溜滴階。

瘦影婆娑拂水涯。畫樓無復綠陰遮。一聲短笛催殘照。幾樹疎煙集暮鴉。眉黛已非春日好。腰肢不耐晚風斜。池塘轉眼成蕭瑟。回首楊枝嘆落花。

絮泊萍飄已可憐。不堪流水送年年。千條灞岸銷魂地。三疊陽關送別篇。繞樹欲棲驚宿鳥。抱枝無語咽寒蟬。多情張緒秋無賴。獨倚危欄思悄然。

有約鄧尉探梅遇雨不果

吾聞虎山之峴。峯回互仙境。昔有仙尉住。面臨太湖。三萬頃。七十二峯似爭渡。居人家。家種梅花覆壓山村。不知數風飄十里。五里香。雪滿千枝萬枝樹。大庾亦無此奇觀。足所未歷心傾慕。傾慕於今幾十年。年年花時等閑度。今年棹出闔廬城。渴望

庶幾慰平素。閨侶殷殷折東招。蜻蜓艇子剋期赴。香海由來傳盛名。錦囊滿擬貯佳句。不道春來日日晴。臨行却被天公妬。侵曉無端急雨零。彌天但見陰雲布。扁舟欲行不得行。寂寞空堂繞廊步。愁絕小窗欹枕眠。夢魂還繞錦峯路。

適園閑居

爲避塵囂俗。斜橋寄一椽。紙窗臨水仄。石榻讓雲眠。種竹涼砭骨。栽花露濕肩。閑來乘小艇。覓句晚風前。

暮春園中野菽甚繁擷以佐餐感而賦此

春雨足原野。百卉華且滋。小園拓三弓。野菽生參差。扶婢手自擷。秀色佐餐宜。調以甘鹹味。闔室占朶頤。尸祭代蘋藻。禦冬及蒲葵。殷勤侍姑食。食性頗諳之。萬錢下箸者。多珍安足奇。何如茹素潔。俗骨况能醫。

漁家

到處浮沈到處家。煙波隊裏度年華。船頭把盞邀明月。水面搖風數落花。飄泊江湖銷俠氣。團圓骨肉富生涯。銀鱗網得還尋市。換酒歸來笑語譁。

花朝和菊棣韵

德清徐晚蘭曼仙

羣芳生日是今朝。剪剪春風拂柳條。把酒祝花同一醉。鄰家吹起紫雲簫。萬花叢裏拜花神。大地團成錦繡春。製得綵旛新樣巧。日來忙煞護花人。

鶯聲催放滿林花。蛇紫嫣紅綉作霞。羨煞羅浮雙鳳子。一生花底自爲家。

重重花影碧成雲。花下尋詩謝俗氛。曉起戲從花裏立。薰衣香欲向花分。

閒中用菊棣韵

境入黃梁太渺茫。秋蘋一葉證行藏。煨來爐芋煙俱淡。聽到窗蕉雨更涼。庭靜日長延鶴夢。簾疏風

細透花香。閑中大有仙機在。領略壺天歲月長。

題步弟師竹齋吟草

吳羌山色撲書樓。有個騷人住上頭。水影一簾明月夜。料應吟興更清幽。

藏修鎮日不開門。白鶴閒眠秋樹根。綠竹萬竿圍老屋。讀書真趣个中存。

四壁桐陰一派秋。長吟抱膝不知愁。石床露潤苔痕淨。臥看白雲如水流。

江管花開朵朵鮮。雙聲譜韻樂于仙。善吟 弟夫人他年珍重家聲繼。翹盼青雲快著鞭。

題步弟菊弟合照小影

一人倚石凝思。一人拈花微笑。料知領略天機。各得箇中元妙。

春日感作

如春春寒綉懶拈。博山親自把香添。露痕紅暈桃花醉。煙縷青牽柳葉尖。破夢鶯聲催午枕。低飛燕

影掠丁簾。可憐辜負韶華好。無那愁多病又兼。

錦樣年華擲似梭。闌干倚遍奈愁何。嘗來世味辛酸備。勘透情禪感慨多。香爇一爐參妙諦。琴彈三

疊寄悲歌。梨花亦共人消瘦。惆悵春風鳥語和。

游慈相寺

極目長松一碧連。青山繞寺黛痕鮮。清幽不讓三天竺。名勝爭傳半月泉。半月泉池如半月。雖三五夕池。中月亦不圓。有東

坡題盡憑闌立。靜聽東風鳥語圓。

四月廿一日先君十週年忌辰感作

傷心忍淚憶兒時。一點青燈夜課詩。珍惜明珠擎掌上。那知薄命竟如斯。

聽來梅雨釀愁多。況復愁魔又病魔。風太不知人意緒。鵲聲頻送耳邊過。

有感

丁丁銀箭近三更。憑着欄杆百感生。皎月光迷螢

影淡。清風涼。警鶴魂驚。韶華彈指去難挽。舊事傷心。恨未平。辜負瑤琴空在壁。只因怕作斷腸聲。

寄懷同譜

無那懷人獨倚樓。十分涼意沁簾鈎。梧桐一葉落金井。秋雨秋風愁復愁。雲山目斷憶知音。怕向風前鼓玉琴。一點秋燈出四壁。惱他擾碎別離心。

自題門韻圖小影

白荷香裏晚風輕。贏得吟懷比水清。天地蘊蘊供嘯傲。春花秋月費論評。身閑似鶴何嫌瘦。性淡如鷗久息爭。此是神仙真樂事。歲寒知己重三生。

題菊棣秋山長嘯圖小影

秋山影裏瀑聲中。靜對閒雲百慮空。逸士淡懷參水月。神仙清福證松風。劃然響奪林泉綠。渺爾塵消世界紅。坐嘯撲衣嵐翠冷。披圖意趣少人同。

和菊棟感賦韻

花開花落等閒過。日月雙丸一擲梭。愁緒似絲牽宛轉。年華逝水嘆消磨。奇書百讀終嫌少。旨酒千傾不厭多。往事怕從閒裏憶。者般身世奈如何。

秋聲

敲窗桐葉送清音。颯颯蕭蕭擾客心。四壁疏風數聲笛。一天涼月萬家砧。霜嚴唳雁驚羈夢。露冷啼螿伴苦吟。最是離人聽不得。滿懷愁思感難禁。

秋色

西風昨夜到山家。暮色蒼涼感物華。秋水蘆花兩岸雪。夕陽楓葉半林霞。煙凝冷翠螺鬟秀。雲蔚輕藍雁影斜。極目江村圖畫裏。勾留有客正停車。

秋柳

新霜幾夜減青青。憔悴腰肢瘦影伶。秋雨秋風渭城路。不堪攀折短長亭。

漁家

煙波深處寄生涯。水國蒼茫泛釣槎。四壁晚霞明

蓼穗一船晴雪壓蘆花。夕陽柳岸謳歌起。秋雨篷窗笑語譁。賣罷銀鱸歸去候。滿船涼月冷魚叉。

山居

萬山青裏讀書樓。飛瀑當門聲瀉秋。松影一庭延鶴夢。花光三徑颯鶯喉。蒼苔滿地涼雲鎖。紅藥翻堦宿雨收。飽領烟霞閒趣味。翠屏掩映畫簾鈎。

酒家

一帘青漾杏花叢。指點高樓夕照中。紅雨撲簾人盡醉。提壺鳥白喚春風。

田家

流水柴門抱牆低。植女桑。一犁秧雨碧。幾隴麥雲黃。蓑笠春耕共。篝燈夜織忙。生涯寄場圃。荷鋤話斜陽。

雪彌勒

搏成雪佛曉寒凝。銀界三千色相激。萬點天花成妙諦。一輪霜月認傳燈。菩提果證清涼境。冷淡禪

參最上乘。誰謂慈悲腸總熱。如來心地淨如冰。

袁安臥雪

漫天雨雪又黃昏。僵臥筠床氣不溫。靜掩雙扉安淡泊。貧餘孤枕傲乾坤。欲尋瘦蝶三生夢。應借寒梅一縷魂。抱得冰心自高潔。炎涼世態莫重論。

師雄夢梅

雪滿羅浮萬樹春。師雄別具幻中身。三更蝶夢通香國。一縷花魂化美人。卽有卽無成妙諦。亦空亦色證前因。聲聲翠羽枝頭語。驚斷仙緣最可噴。

貂裘貫酒

此生長作醉鄉侯。一粟乾坤付酒甌。不管漫天風雪冷。黃公爐畔解貂裘。

絕命詞

湖南蔣月秋

卅年身世感飄蓬。不在愁中卽病中。恨海難填精衛鳥。情絲自縛可憐虫。回頭往事重提起。如夢浮生總覺空。伏枕哀鳴君記取。杜鵑啼血淚痕紅。

窮則思原溯厥宗。姬周苗裔姓分封。千秋別派傳

茅蔡。三徑閑居種菊松。故土釣游青草岸。樂園瀟

灑白雲峯。病床幻境還桑梓。獨抱辛酸唱懊儂。春

伯齡之後吾家居湖南安福縣蔣家坪環村

皆水惟四門可通出入大門榜曰三徑第正

宅旁闢一小園名樂園為吾祖丹山公所

手造其中樓閣亭橋布置井然花草林竹奇

峯矗立春風秋月頗多佳趣

生長鄉居傍澧江。溪清石碎浪聲撞。環村水面鷗

三兩捲幔樓頭燕。一雙雪夜金針穿繡戶。霜天玉

鏡下書窗。青年早把愁根種。熱血痴情貯滿腔。打

雁場清水裏到吾家一路均係溪河澄清現

底。破斑爛冬令水淺舟行尤滯

墮落紅塵命運奇。沖齡失怙動深悲。可憐姊妹無

昆弟。惟痛爹娘只女兒。扶杖權揮孤子淚。造孽怕

樹孝娥碑。煙雲慘淡蒼天老。冷雨淒風讀父詩。前

光緒十九年 先父星溪公去世時只吾姊

妹三人 母氏鄧宜人因無嗣權命吾主喪

云

含悲忍淚事慈闈。雛燕嬌啼舞落暉。為侍顏歡求

母慰。猶防腹痛盼兒肥。經年采藥千方覓。靜夜焚

香百壽祈。蒲伏暗將天地禱。衰親弱女命相依。幼

腹痛百方醫治終乏效力卒遇游方道人贈

紅丸數粒服之竟脫然無累又命吾家每夜

焚香姊妹輪流禱祝無一夕間

霜帷停柩已年餘。承繼馨香忍闕如。大義磋商經

族黨中郎迎立壯門閭。忠思堂畔移荆樹。花柳坪

前迓筍輿。此景此情曾見過。一回首處一歎歎。先

去世例以伯父三子琨承繼因伯母相持不

允經族人磋商年餘始於花柳坪迎三兄歸

吾家忠

思堂焉

漫說慰情聊勝無。家人團聚錦堂隅。閑詢二妹琴

書味。笑問三兄弋釣娛。解字釋經從保姆。添香洗

硯有詩奴。夜深忽夢當年事。粉淚盈腮不斷珠。時

兄好持鎗打鳥又喜釣魚 母氏聘徐曉圃

女士教吾姊妹三人讀書赴塾時有琴聲書

聲硯香墨香

四婢扈從

人間何處少叮咛。胡把奄田事並提。花發三株蒙

養育。麥分雙穗兆端倪。縱然異畝希同穎。自顧垂

髻甫及笄。國課錢糧兄代理。金緘默默守璇閨。三

繼嗣議定族人又引例典謂有家無嗣之人

若有親生嫡派得量家貲酌給田產云云故

五月初九日恐族長卯山叔立分據拈福祿

壽三字吾占福字號得田三百零一坵收五

十餘

未嫁檀郎百事乖。紅羅聊綉牡丹鞋。看花不語開

珠箔。拜月無聲上玉階。嬌養朱樓成弱息。笑陪白

髮解愁懷。承歡那識風塵苦。也學梳頭插燕釵。

無端紅葉作良媒。惹出閑愁萬斛來。骨肉分離鈎

恨起。光陰迅速把妝催。東籬疏影看殘菊。南嶺清

香放早梅。願我身輕不如燕。燕雖猶伴老鴉回。于

時丁酉冬

月初六日
華屋芳筵景象新。椒花獻頌畫堂春。正當恰色柔

奉似娘親。徽音嗣續難償願。辜負深情愛護人。慈

黃恭人愛吾如女奈多愁

多病未獲報恩於萬一

銀帆九轉望湘雲。南浦春深我伴君。淺瀨浪花翻

白練危崖石筍帶紅。曛鸚哥迎客忙。傳信蟾子催

儂。早繫裙。萬水千山猶覩面。離鸞一曲竟長分。戊

春借素君歸寧至縣離家十五里即遣僕上

岸傳信迨肩輿至舟中已將服飾妝畢矣

洗兒湯餅壽金樽。顧義思名命曰萱。濟美鳳毛欣

慰祖。貽謀燕翼喜添孫。劬勞始識烏私苦。代謝翻

驚馬齒尊。眼看嬌娃今長大。重闈侍奉報深恩。長

名繼堂吾姑

愛如掌珠

悔寬封侯跨玉鞍。英雄兒女兩全難。硯因傳壻期

登第臺上望。夫怯倚闌萬戶雞聲殘。月落九霄鵬

翼曉風寒。青衫紅粉都遲暮。同病相憐淚不乾。
同胞姊妹最相關。連袂沙頭共往還。夢裏歸家洞

庭水眼前聚族。郢門山中。中年多少悲歡事。陳迹淒

涼俯仰間。舊恨新愁談不得。花晨月夕淚潛潛。二
定桃嫁夫弟鐵仙
居沙市時相過從

深鎖春閨顧影憐。良辰美景奈何天。那堪鷺地罡
風起。况復驚人噩電傳。駒齒初生胡殞命。鴿原多
難竟昇仙。羅巾濕透湘妃淚。遠道魂銷更黯然。內
既殤兄嫂又
相繼暴卒

痛哭慈雲實絳霄。白楊風雨聽蕭蕭。奔喪星夜催
前進。受賜天年苦後彫。藥鼎無丹將命續。漆燈映
碧可魂招。江東日暮肝腸斷。瘦骨如柴弱柳腰。未

秋先慈逝世吾聞耗馳歸已不
及親視含斂捐膺哀痛病由此生

西河抱痛淚頻拋。磨蝎命宮厄運交。鵲泣有儂悲
蕪露。燕啼無子繞林巢。金絲空鎖愁千縷。碧壘長
埋血一包。老鳳猶存雛鳳死。悽悽慘慘下雲梢。丙
九月初八日生子名繼保乳名寅兒彌月時
適屆祖母五旬之慶族戚持羊酒和賀皆
大歡喜奉姑命製金鎖繫兒項下作長命
縷無如天奪我愛次年三月下浣因咯血天

閨 雅 詩

折時素君正赴省應試吾孤
苦淒涼平生之恨莫過於此

侍疾窮年敢憚勞。霎時先舅棄吾曹。忍看白馬靈
輻輳。怕說紅羊浩劫遭。雨打梨花春院晚。風吹柳
絮碧雲高。關心家國增哀痛。鳳泊鸞飄到漢皋。庚
先舅壽終正寢先是病痿痺臥床不能轉
動吾率家人捧盥滌垢不敢一日懈亡何辛
亥起義 吾等道路流離始居荆門劉
家灣小倉山莊既又携眷僑寓漢皋

客舍傷春感慨多。那堪春在病中過。纏經二豎成
羸瘠。臥擁重衾染睡魔。每弔花魂長。下淚週知藥
性久。沈疴年年記到清明節。正是呻吟喚奈何。來
臥病時患咳嗽每病劇須倚重
衾假寐一到枕則氣喘不休

不思餽粥不思茶。悶翠慵紅病益加。冬至難添長
命縷。春歸妬煞斷腸花。傷情最苦嘔心血。反胃流
酸澱齒牙。風獨瓦霜催短景。白駒過隙感年華。時
胃風寒遽患嘔吐服
藥無效氣喘益急

前身燒過斷頭香。今世夫妻半路喪。但願良人終

有子應憐嬌女已無娘。雛鬟幼小難知痛。鴛夢溫存諒不忘。教養兼施勞乃父。他年留意屬東床。

東牒西鸚早訂盟。與儂如弟復如兄。爲占熊夢增新恨。誓續鸞膠戀舊情。愛到盡頭勞不免。愁多極處病叢生。纏綿一對痴兒女。攜手床前哭五更。

久病乃勸素君納妾冀綿血食孰意宋氏進門次年生子亦不育同處至今相安無事郎君多情每誓不忘舊好

落花流水感飄零。臥病鸚洲滯客星。寄語慈姑休眷念。莫愁愚婦斷魂靈。生離較慘死長別。人醉難教我獨醒。滿地殘紅春去也。哀詞怕唱荊州亭。

姑已回沙市
扁舟西去返江陵。歎我生還竟未能。月落三更悲自語。烟消五夜恨誰曾。流離道路拋珠雨。乾淨肌膚剩玉冰。大夢將終無掛碍。忍聽幽響動青蠅。一刻千金不肯留。他生未卜此生休。早知今日終

分。手。翻。悔。當。年。結。並。頭。禾。黍。枉。遺。三。百。畝。滄。桑。詎。待。八。千。秋。須。臾。隔。斷。幽。冥。路。鬼。哭。神。號。弗。自。由。

尙在如姪有言郎君與雨秋妹商議可也
妹死田回恨已深。胡盧依樣又如今。同知薄命紅顏苦。悔說前身白首吟。玉碎珠零歸淨土。花殘月缺度寒碇。幽魂一縷終難昧。地下還將女弟尋。

定元嫁常德唐君惠泉庶常右楨之四公子蘭秋妹卒時姪聞耗故遲至至則與唐姓銜突卒將壽字奩田奪回矣
烏啼花落最難堪。風雨摧殘一現曇。望斷荆江羈漢北。思縈澧浦盼湘南。神靈飛散空遺蛻。情緒抽完到死蠶。試問魂歸何處好。濤聲嗚咽瀉寒潭。

空閨人去下珠簾。環珮歸來月照檐。青塚碧燐訪兄嫂。黃泉紅淚侍慈嚴。醫無妙手回春藥。病最傷心報曉籤。豈止曙星成讖語。思親思子一身兼。世情參透辨酸鹹。大劫臨頭淚滿衫。垂死猶慚多

二十

俗累來生不願到。塵凡憂愁無限書衣帶。色相皆空付鏡函。雁過留聲人欲絕。一絲殘喘自喃喃。

月秋姊善綉工詩。不苟言笑。適澍林姊丈後。房中倡和。愛情頗篤。頻年消耗。已成虛弱。一經外感。內傷益劇。然清神未嘗昏瞶。沈吟不計工拙。腕底寫憂。暗裏鈎魂。墨藩未乾。遽爾香消玉殞。嗚呼慟哉。姊丈扶柩回籍。厝於荆門。返漢之夕。內姪適至沙市。兩相錯過。遂主吾家。時開追悼會於宗祠。議將福字奩田歸趙。乃鄧姓族人。又將田據簿書把持。不許交姪。姪南旋。而田契竟不翼而飛。化爲烏有。抑亦奇矣。

甲寅端午日雨秋妹定桃謹識

桃花

葵源王紉佩韶珊

雨後仙葩茁。風來綉閣香。桃花如倩女。獨自立斜陽。

中秋

閨 雅 詩

天上嫦娥絕世姿。團圓況是桂花時。廣寒未許塵蹤到。惹得才人盡賦詩。

新年

爆竹喧除舊。椒花頌獻新。深閨無一事。循俗剪宜春。

枕邊和湘嵐作

鼙鼓催更盡。窗疏曙色侵。夢疑仙島近。春透洞房深。鴻案期偕老。鴛盟締自今。白頭何所恃。所恃只郎心。

閱湘嵐閨中百詠賦詩嘲之

閒心妙腕寫新詞。脂粉叢中寄所思。如此津津言有味。怪天錯變作男兒。黃金何惜換蛾眉。才子多情也太痴。成佛不貪仙不羨。爲愁無處覓燕支。

送湘嵐之館江村

一囊書劍整行裝。春色撩人日正長。蓬矢桑弧男

子志不應樽酒話離腸。

別愁懺盡又環生。一曲驪歌到耳驚。今夜東風吹

紙帳。夢回休認玉釵鳴。

春寒春暖易參差。客裏晨昏繫我思。爲檢征衫頻

耳語。無人調護自扶持。

歸期約在出門先。春正平分月正圓。記取一燈悽

永夜。有人時自卜金錢。

夜雨懷四兄

餘杭褚成婉湘筠

風波何處泊孤舟。細雨蕭蕭古渡頭。屈指行期已

三日。可曾今夜到蘇州。

喜三兄自吳中回卽贈

溪上東風草似茵。相逢此地倍相親。稿添幾斛新

詩料。衣帶頻年客路塵。二月鶯花榮別夢。三春桃

李盼歸人。眼前正是芳菲節。歡敘持杯莫愴神。

春夜感懷寄外

山角月微明。荒城欲二更。寒從今夜甚。病是去年

成倚枕思前事。吟詩動別情。蠟花愁似我也。自淚盈盈。

偶成

小庭閒立怯衣單。雨後花容淚不乾。柳絮不知春已老。東風扶着上闌干。

游陶然亭

久聞陶然亭。風景似三竺。乘興思一游。駕言趁朝旭。同行有女孫。處處相隨逐。老樹大數圍。庭院盛花木。登樓望西山。曉霧淨如沐。平疇植高粱。羣鳥倏起伏。淺渚雜泥沙。深者不容足。倚窗獨徘徊。心事若轉轂。行年近古稀。何爲尙碌碌。鸞鏡早分離。兩子勤撫鞠。今幸俱成名。家室頗和睦。就養到燕京。此亦可云福。行將歸故鄉。添築三椽屋。老懷倘可償。命駕歸欲速。

自題照片贈遜之姪

我生幸得幾青春。轉眼韶光白髮新。歷盡艱難今

老矣。此形留贈至親人。

題海棠蝴蝶蜂兒畫扇四首錄三

芳名古號斷腸花。鐵骨錚錚品更佳。料得夜深初
睡醒。一庭明月影橫斜。

蝶義花情兩意同。繁華悟徹萬緣空。人生世上光
陰短。富貴功名一夢中。

秋光有限惜英華。蝶夢纔醒日已斜。入世早知皆
幻影。莊周空自慕仙家。

斷腸篇 癸卯九月知外子於二月二十五日卒於戌所

洞庭席香谷

生平怕讀斷腸篇。讀到傷心我亦憐。今日斷腸輪
到我。兩行血淚一聲天。

當年京國遠遨遊。已去重回三日留。天意似憐人
永訣。石丸故遣阻行舟。

出門弱弟苦牽衣。哭說兄行應早歸。今日黃泉應
把袂。鶴鶴原上好相依。

閩 雅 詩

六年窮塞受淒涼。羌笛胡笳總斷腸。堂上尊親閨
裏婦。知君夜夜夢還鄉。

忽聞天末叫哀鴻。凶信驚傳鶴馭空。十載閨中思
婦淚。一時都變杜鵑紅。

生離已是足傷懷。尙待燃機活死灰。不料新愁兼
舊恨。一齊都到眼前來。

夢到關山夜月孤。釵分鏡破泣啼烏。欲思此後團
圓樂。只有儂來君到無。

湯藥無人侍病身。妻孥枉自博虛名。可憐最是傷
心處。一陌黃錢仗友生。

親已高年子尙痴。教人。生。死。兩。難。爲。眼。中。多。少。悽。
愴。淚。哭。到。何。年。是。了。時。

一曲琴聲唱已終。輕塵短夢太惺惺。陰陽各自都
加勉。君侍慈親我侍翁。

和分宜楊明府雨中南鄉卽事奉

堂上命

春陰漠漠杏花天。深樹啼鶯叫杜鵑。落花開無
意。問最關心處。是桑田。

三月辛夷花正開。春光如畫映樓臺。陌頭楊柳青
如許。誰識當年張緒來。

琴書靜對樂終朝。如水門庭愛寂寥。小草不防歸
藥籠。階前自翦野芎苗。

題杏花雙燕圖

花前對舞見精神。兩兩翩躚意態真。銀翦掠餘千
片雪。晴光暖護一枝春。何須畫閣驚幽夢。似向東
風訴。舊因玳瑁梁間應憶否。好來相伴綺窗身。

滕王閣

滕王高閣枕江流。帝子何時續舊遊。惟有落霞秋
水句。書生一賦足千秋。

哭恒甫大弟

四首

平生豪邁氣橫秋。底事青年赴玉樓。修短由來難
度料。始知人世等雲浮。

驟聞凶信淚如泉。無限傷心欲問天。未得姓名揚
虎榜。忍將毒手奪青年。

陰陽相隔路茫茫。手足情深轉斷腸。此後聲容何
處覓。恨無西海返魂香。

十八年來一夢過。浮生若寄待如何。鶴鶴原上添
悲淚。最苦高堂兩鬢皤。

美人刺繡

簾外輕寒日欲晡。窗前莫費綉工夫。金針刺到鴛
鴦鳥。笑問郎君得似無。

清溪陸珊華

浪花如山舟如葉。漁郎打網旋轉捷。非關重利輕
其身。只爲生涯在魚絕。晚來風息魚滿船。沽酒豈
復愁無錢。洞簫明月弄清吹。世上無處無頑仙。

打麥詞

桑柘連村綠雲護。人家築場似秋暮。江鄉四月麥
已收。拍拍連枷聲滿路。打麥須趁天晴時。天陰怕

有蛾兒飛。吳農日暮。還打麥。溪頭明月流清輝。

入山失路

靈芝招我入仙家。百道泉遮洞口霞。欲乞靈丹換凡骨。只愁修不到梅花。

獨白

幾日雨蕭蕭。秋花更寂寥。題詩新粉壁。沽酒舊雲瓢。釋子參禪笋。飛仙度石橋。芭蕉窗外大。獨自坐中宵。

水仙花

昆陵陳麗芳

肯向風塵濫託根。珊瑚爲屑玉爲盆。自甘書卷爐香伴。不羨羣芳雨露恩。

桐江舟次偶成二律

篷窗悄悄客愁牽。霜氣橫秋入夜天。飛槳蕩開波底月。高檣轟破樹梢烟。星攢雲漢稠難數。雲補蒼山斷欲連。啣啣寒蛩鳴兩岸。添人鄉思不成眠。

沿途風景足盤桓。迤邐行來不厭看。秃尾驢騎湖

上路。畫眉鳥語水邊灘。曹娥江畔留名碣。嚴子祠前峙釣壇。此夜富春山下泊。深更覓句剔燈殘。

七里灘舟次

驚殘鄉夢動離腸。回首江南客路長。兩岸畫眉聲不斷。催人早起理新妝。

嚴子陵釣臺懷古兩絕

祠堂高聳勢崔巍。肅拜留題遠客來。二十八人空繪像。有誰憑弔到雲臺。

龍興兩漢萃奇才。淮水桐江各釣臺。十大功成終見忌。何如抵足泯嫌猜。

題雲岩姑母詩稿四絕

憶蒙訓誨識之無。針黹親時筆硯蕪。嶺外重披詩卷讀。離情似繭繞姑蘇。

相依廿載剎那間。一自分襟別淚潛。絳帳重親何日遂。開編彷彿仰慈顏。

別緒同牽兩地遙。湘灘震澤水迢迢。風光獨數江

南好。可借吟詩破寂寥。
佳章環誦意纏綿。香豔詞華錦綉篇。未足表揚題
拙句。一腔離恨付吟箋。

第

詞

賀新涼 題百二美樓詩照

語溪徐自華寄塵

都是真才子。問塵寰、茫茫大地。會心有幾年。少未能除綺語。譜出美樓百二。揮彩筆、脂柔粉膩。傾國傾城。今在否。更那堪、遠隔人千里。空摹擬、魂消矣。香奩韻事。珍珠字、寫紅牋。玉臺麗句。玉溪清思。萬種閒情。無着處。怎得月圓花媚。儘吟哦、花間月底。天付詞人多少。恨定青衫濕透。江州淚、把往事重勾起。

前調

一代射雕手。譜新詞、花間蘭畹。色絲齋白。筆走龍

蛇。文倚馬。餘事更耽詩。酒已品學。早傳衆口。何事多才艱際遇。詠霓裳。未向蓬萊奏。嗟。嗟。嗟。難消受。茫茫身世人知否。最可憐。憔悴青衫。天寒翠袖。一掬靈均香草淚。此感誰能無。有又何必。潘愁瘦。我是門牆詩弟子。誦先生佳句。傾心久。瓣香奉甘低首。

十六字令 寄懷瀟芳妹

愁萬縷。千絲不自由。月明處。倚遍小紅樓。情到不勝時。感便生。怎禁得。今夜月偏明。

菩薩蠻 秋感

愁心一片難相寄。無聊獨向紅窗倚。到晚更淒涼。朦朧淡月光。濕雲收溽暑。蛩語何淒楚。團扇早驚秋。徘徊筩篴收。篆烟颺碧和愁織。空階夜雨聲聲滴。心事短檠知。照人無語時。晚妝憐瘦影。鏡掩菱花冷。詩意在秋邊。宵涼遲未眠。

芭蕉窗外瀟瀟雨。滴碎愁心。無着處。零落滿池荷。
秋聲夜更多。縱把炎威洗。難把愁腸洗。咫尺望
迢迢。天涯未算遙。

紗櫺水簾涼初透。倚枕髻鬆釵玉溜。風雨太無情。
攪儂夢不成。殘燈明欲滅。蓮漏聲催急。夜靜耐
尋思。愁心只自知。

浪淘沙

寄三妹用綠卿女史韻

洞庭席香谷

雲水悵離居。魚雁稀疏。畫長小坐碧紗廚。手劈花
箋思琢句。記事無珠。十畝乏膏腴。不羨盈餘。慈
闈久曠綵衣娛。回首故鄉風景好。喜負鰲鱸。

虞美人

送春

明窗淨几無塵到。一縷爐烟裊。捲簾揮翰自吟哦。
但見蒼苔幾處落英多。呢喃紫燕雙雙語。報道
春將去。殷勤舉酒祝東風。更約明年花下醉。香紅

鳳棲梧

寄外

憶昔分襟梅放候。彈指流光。三閱春風柳。白璧祇

應堅自守。青蠅誰料。遭纜口。始知命宮磨蝎有。
得失前因。莫怨風塵走。篋內萊衣拋已久。歸裝早
整。君知否。

滿江紅

寄外

拂面金風。又早到。嫩涼時候。遙聽處。蟲吟蘚砌。蟬
鳴疎柳。一片秋聲。蕭瑟甚。八行家信。浮沉久。望飛
鴻。何日寄平安。頻翹首。升斗祿。聊糊口。牂牁地。
勞奔走。便薄宦微名也。須操守。篋內多吟花外句。
閑時節。飲樽中酒。論白圭。可許玷。纖瑕。君知否。

十六字令

咏春六章

廣陵裘凌雲筱仙

妍。滿目春光在眼前。花解語。粉蝶乍驚眠。
花。衆卉含芳淑景佳。春如海。錦綉遍天涯。
青。芳草天涯遠客情。春波綠。柳浪欲藏鶯。
紅。幾樹桃開夕照中。低映水。宛與落霞同。
明。柳眼初開喜嫩晴。風日麗。遙聽賣花聲。
游。雨潤芳原綠亦柔。行不得。好鳥喚枝頭。

搗練子

春甕滿。牡丹紅。佳節人生幾度逢。偶向花前開眺望。雙飛燕子入堂中。

前調

微雨過。夜初涼。菡萏風輕細細香。竹露無聲螢火閃。和將淡月上迴廊。

如夢令

湖上晚歸

薄暮遠山籠霧。隱約樓臺無數。落日放船歸。羨煞水中鷗鷺。回顧。回顧。猶見西泠爭渡。

前調

風動一池波。雲散天開錦綉。鑑影最分明。照出阿儂消瘦。知否。知否。傲骨清流不朽。

前調

薄暮烟迷遠樹。風動簾鉤不住。尤自怯春寒。且放重幃深幕。閑坐閑坐。黃卷青燈伴我。

前調

小院西風初透。愈覺腰支消瘦。無語倚窗前。難放

眉峯雙皺。懶綉懶綉。只爲慳慳病久。

法駕導引

秋海棠

嫦娥月。嫦娥月。四五上偏遲。海棠垂露染胭脂。正是離人腸斷時。瘦骨耐風吹。

相見歡

無言且下簾鉤。思悠悠。問道孤山已否。暗香浮月初明。鶴睡否。莫閑愁。我待要乘風嶺上遨遊。

前調

送清臣小姐

燈前相對含愁。思悠悠。雨灑芭蕉。先我淚痕留。離不得。情切切。莫行休。免却萬般離緒鎖心頭。

眼兒媚

閒廳

數聲嘹唳過窗西。月黑夜雲低。階前促織。鄰家砧杵。催製征衣。關山爪印何須認。風雪奮孤飛。來從塞北。有無尺素。寄我歸期。

浪淘沙

山居

山水最宜人。逸興方伸。輕鷗白鷺。結新鄰。細柳含
烟。依岸舞。帶雨如雲。桃放五陵春。無限精神。陰
陰天氣。養花晨。草似裙腰。齊一道。綠到江村。

前調 月夜憶金陵幼芸妹

明月影娟娟。遙照窗前。清宵偏是警愁眠。料得故
鄉同此夜。幽賞誰憐。七度易蟾圓。兩地情牽。懷
人又值落花天。可奈雁行千里隔。相憶年年。

期

六

第

閏
雅
詞

三十

說

說

署 鑄
九 撫

戲考

非坊間俗本可比。且每劇必倩王大錯先生作
致將劇中出處原委。戲情用意正反。及名
角唱做之妙。均原原本本。詳述無遺。
豈徒為顧曲者之指南。即最時髦

近來
戲劇之
進行。日見
發達。加以名
伶輩出。愈演愈
精。凡從前曲本中
粗俚不通之唱句。俱
經諸名伶體會研究。逐漸
改良。道白則亦斟酌理量
為變易。故近時諸名伶之真劇
本。其描摹入情處。無不口吻如生。神
情畢肖。然此真本頗不易得。本考所列
曲本。無不從京滬諸名家處徵求而來。迥

好馬第一
大
冊
又出版了
社會歡迎今第六册
已在編輯中矣
每册二角半

曲本。無不從京滬諸名家處徵求而來。迥

自由女廣告

時下小說家言。每多
假託。以寄情旨。若欲
根求其實地實人實
事。往往迷離倘悅。與
太虛幻境同一空中。
樓閣。惟是編則不然。
原原本本。皆詳紀當
時實地實人實事。雖
點綴舖叙之資料。亦
無絲毫假借。故其離
合曲折之情節。窮形
盡相之態度。無一不
栩栩欲生。絲絲入扣。
此等從實事上生出
之天然層次結構。天
然節目呼應。誠勝於
極意描摹形容者萬
萬也。諸君欲一見吾
中國自由女之真相
耶。請速來購。諸勿失
諸交臂焉。每部洋
裝一册大洋二角。



奇情
小說
菊緣

開伯撰 伯經潤

余伶人也。在京師。負盛名。常以技傲同儕。余師責曰。優之爲業。至賤。其爲學。實恢廓無涯。業此者。須息心靜氣。體貼入微。封且不可。況以驕人且汝職。且角也。尤宜仿效。閨秀脫却丈夫之氣概。昔某唱青衣。終身服女服。往來於裙釵隊裏。耳薰目染。浸沈既久。一旦粉墨登場。表情於紅氍毹上。純乎女子態也。今汝薄有名。將謂天下莫與京。孰知鬚眉故態。時流露於不知不覺間。技止此而陵人。能無顛越乎。今語汝。其作女裝。乘此年節。停鑼之間。遨遊四方。默察女子之態度。旁及土俗方言。爲實地練習之參考。庶他日學足。用弘執菊部之牛耳。不辜余誨爾之諄諄也。余師之爲是言。貌和而聲沈。惟恐余不領會其意。又若使余必從其言者。余初聞言。則大窘。自忖。掃眉鬢髮。長裙而促裾。聲嬌好態柔。閒喬裝。登臺日僅一時。已覺束縛之苦。乃欲爲長期之雌伏。不幾將行動自由。盡褫奪乎。師何太忍也。繼思人生於世。不可無職業。余既爲伶人矣。既爲伶人中之且角矣。則師所言爲己謀者。實忠。豈可逆而不從。且余師之誨余也。養

讀曲七歲至今。寒暑已九易矣。余未嘗違命。今者毛羽初潤。遂置師訓於不問。余心安乎。乃允易裝。師亦欣然爲置環瑱之飾。狐貉之裘。以備余之應用焉。

余自易裝以來。已歷一星期矣。顧此事甚秘。同儕咸莫知。嘗有叩余於余師者。時余尚在側。而師詭以在家。對彼輩未之疑也。有時行乎通衢。覩面不相通。詢彼輩。蓋以女子目余。余亦自居於女子也。惟值演劇之時。仍以男子服。往故彼輩益無疑。然余心則大惑焉。嚮者余師之束余也。若保於孩。起居動作。不命不敢專。而尤斤斤於不近女子。今也不然。言笑飲食。日令與女子爲伍。余雖安焉。顧無解於前之禁。而後之縱也。雖然。余師長者也。所詔必無誤。故余於演劇時。故顯余才。以博女界之歡悅也。

劇場既停鑼。得例內之休假。余師命余作春申江上行。蓋上海爲中外互市之區。窮奢極靡。爲他處冠遊歷者所必趨也。余束裝就道。將乘海輪而南。意師必余偕。余師信余深。謂余可獨行。不致有意外之虞。然余初出門。心不能無惴惴。頗行。師謂余曰。行旅之苦。百倍於在家。汝當以謹慎處之。且汝既改裝。尤不可現破綻。以干警例。而與女子交接。當澄心勵志。勿作妄想。此苦海也。溺人多矣。毋爲繼也。可。余始恍然於師之用意。昔之禁我者。成我名。今之縱我者。進我技也。乃應曰。諾。俄而汽笛一聲。船啓碇。欲行。余與師作別。既入艙坐。余所賃爲頭等艙。容積寬敞。凡列臥榻四屏。以紅欄各爲界。余榻位最西。以臨窗。可憑眺。海景艙中。先有一女子。在據南向之榻。餘東之二榻。尙虛。以見此日客之南下者不多也。女年可十六七。修短合度。十步以外。望其丰采。翩翩然絕世姿也。時以目目余。余亦注視之。雙眉深鎖。若有重憂者。然顧衣服麗都。蒙茸之裘。緣以錦織鑽石。爲釦。燦爛眩目。臂上金釧。鏗然狀類大家女。而無一媼一婢爲之副。長

途千里子然一身。是何爲者。雖春水之皺。底事干卿。而好奇之性。不能自遏。且余旣改裝。則迷離撲朔。誰辨兔之雌雄。於是作好事之間。進與坐比肩。道寒暄。詢家世。而女則酸淚承眶。凄然言曰。吾本燕人居京師。大石街不幸。父母雙亡。遭家不造。顛沛而南。不知茫茫大地。有否一片土。以居薄命人耳。余曰。姊言若是。其哀也可得聞其詳乎。女曰。天下之哀苦而無告者。莫余若也。矣。語時。淚簌簌下。如珠滴胸襟。俱溼。其自述曰。余姓陳。名美斯。余父爲燕名士。曾仕教職。家中薄有資產。母亦名門女。不意於三年前。相繼謝世。門衰祚薄。旣無叔伯。終鮮兄弟。伶仃孤苦。與乳母同居。余雖襲父產。而經理無人。乳母爲余言。偷他日。竟得快婿。亦足慰亡魂於地下。孰意否運之來。竟相疊踵。族有某兄者。支甚遠。豺虎其行。虺蛇其心。涎余產。而豔余貌。將售余於句闌。而竊盜余金。幸爲乳母所覺。爲余收拾細軟。密藏產籍。趣余出京。以避其鋒。家中事。乳母主之。余將投戚於上海。故隻身南耳。噫。薄命如余。釁開同室。天壤間。乃有陷妹之兄。則棘地荆天。何在非是。而余反乞庇於泛泛之戚。余不能無悲於中也。余曰。聞姊言。令人悲且憤。惜余不遇此獠。否則必有以處之。雖然。憂能傷人。願姊稍解脫也。

余旣悉女子之顛末。方欲報以姓氏。然余飾雖女子。身固男子。身也。必若以眞名出之。女當大疑。且不樂而且瓜田。納履轉滋授受之嫌。不如勿言。又不可無以答也。乃託子虛姓。余曰。林字。余曰。翰香。問年。女長余一齡。從此余遂以姊。姊女而女。亦以妹妹。余也。駒光迅速。忽忽三日。以人海之萍蹤。作紅閨之膩友。有時時錦茵偶坐。清語如蘭。有時甲板齊登。同觀滄海。客路漫漫。藉破岑寂。女亦不如初見時之憂形於色。余知其悲。稍殺矣。願有一事。爲余二人所最難堪者。則舟中簸蕩。皆非素習。一夕狂飈怒起。巨浪滔天。余二

人埋頭枕上不食不語。余憐女女亦憐余。迨風平浪靜始覺精神如恒。交相問疾。苦舟行凡八日而達於春申江。既下碇。余與美姊同登岸。行李互相照顧之。因無遺失。然此時美姊既不知戚家何在。余方賃旅館。因招美姊同居。美姊亦首肯。乃擇旅舍之潔淨而爽塏者下榻焉。日午而出。暮而歸。日偕美姊訪其感。或曰。尙在。或曰。已遷。久之無所得。而館人則謂是盈盈姊妹。花殆遊歷而來者。余聞之心殊得私謂余之喬裝欺我同儕。欺我美姊。今且並館人而欺之。則自余師外殆無一人能識余之真面目矣。顧余雖作是想。而美姊胸中方如萬箭攢心。寢饋不能安。余雖慰藉百般。彼感余於無地。然其進退維谷之情。不言而喻。知其爲難也。

一日晨起。余見美姊雙目微腫。淚痕猶濕。知夜來好夢未恬。設於此時而窺其枕。必斑斑濕透枕衣矣。盥櫛既畢。余謂之曰。日來美姊思鄉甚矣。何不作書以告姊之乳母。并令彼一探令兄近日之舉動。倘天假之福。惡人斂迹。則吾姊當早作歸計。異鄉風味甚難堪也。美姊深善余言。吮毫揮紙。付郵以去。庸詎知淺淺一紙。竟召飛來之禍乎。蓋女之族兄正欲甘心於女。而以未得女之蹤跡爲憾。一旦得此詳細報告。不勝喜極而狂。即日南下。將爲一網之打盡。而索驥按圖。不難立獲。此余與美姊居未半月。竟爲彼所窘矣。某日午後。忽有不速之客來。伊何人。卽美姊之族兄。而余名之爲惡魔者是也。魔初入室。氣咻咻喘。如牛肢體。瘦削。獐頭而鼠目。卒然問曰。誰爲美斯。余二人皆莫答。蓋魔之與女。初未會面。魔不識女。女亦不識魔。卽余亦不知來者爲何如人也。及魔自述來歷。余與美姊相顧皆失色。然魔機警甚。卽外出。嗾其衆。而美姊竟執余手。而大戚。余不覺方寸潦亂。熱淚一腔。奪眶出矣。正擲擲間。余思得一計。方欲告美姊。而魔

已復來以手牽余及女。女暈倒於地。余急以計給之曰：「兄母然欲妹去，則去耳。彼我友也，汝敢犯之。余將於五步之內，以頸血濺汝矣。」即取案上裁紙刀作勢。魔釋女，余與手相牽而出。時館人聞聲，至余謂之曰：「斯吾兄也。今有事，借余去。明日當返。」彼女士有微恙，汝可延醫治之。余當重汝酬也。」既出旅館門，同登馬車。流氓三五俟道左。余始會魔意，知拒必受辱。幸初未與深較，不然此三五人者，必扭襟褰裳，罪囚待人矣。然余在車中，彼輩尙緊隨車後，惟恐余中途逸去者。不知余成竹在胸，豈肯爲此無意識之舉動，以取辱於稠人廣衆哉？故於魔亦稍事委蛇。而魔則大樂行久之，車止不復前，乃相將下車。廣廈現於前，絃歌之聲聒耳。余知此卽北地所謂窰子，而南方稱之爲妓院者也。甫入門，卽有婦女數輩出視余而笑。笑已復視有耳語者入室坐。既定一年，長者面余上下端詳，忽吃吃笑不止。余大恐，謂彼輩更事多，余之假面將爲揭破矣。豈知大不然。繼問余曰：「姑娘年幾何矣？」曰：「十七歲矣。」更問家世籍貫。余卽以美姊之所語我者答之。而魔之色大怡。繼更一人導余入內室。年較先見者幼，而貌勝之。余問曰：「此地得無爲妓院乎？」女笑而不言。余忽改容言曰：「姊，汝知借余來者爲何人乎？是實江湖大騙，而認爲余兄者，僞也。余本良家女，被騙已久，常欲脫其羈絆，而不得。今者被告余曰：將售汝於某處，不數日仍挈汝而行。余以姊輩待余，誠故不敢不以實告。若爲所愚，余將從之而歸。汝等必人財雙失，悔莫及矣。今與姊輩約，倘乘此時而入報捕房，則余有金釧一雙，尙在彼處，可取而爲姊輩壽。余且言且觀，女色覺稍動，無何女去，携先見之女入。余知彼輩尙疑余言之非真，出謂魔曰：「兄，余之金釧何如矣？」彼卽探囊出釧，而語余曰：「妹無恐，他日更新其花紋刻縷，細巧當百倍於今。」余曰：「兄毋忘。四日以後，當取新者來。」彼仍納釧於囊，而二女之顏色皆

欣欣然喜矣。閱者諸君。彼魔在馬車之中。給余脫劍。而不知反爲余所弄。借劍以陷魔也。魔誠夢夢哉。余見二女色動。知事已諧。重入內室。年少者仍余隨。而魔以議價不合。猶兀坐室中。余謂少女曰。果能一臂助余乎。曰。少安毋躁。已使人報捕房矣。有頃。巡士來。余出告曰。坐於東側之椅。而操北鄙音者。其人爲大。驅慣鬻良爲娼。可捕而置之於理。余卽起訴人也。斯時魔之色大變。口噤不能言。一若默認其爲大騙者。然而隨來之三五流氓。已杳然如黃鶴飛矣。嗚呼。魔之陷其妹者。至矣。今則陷人者。適以自陷。天道好還。孰謂惡人可爲哉。

至捕房。已垂暮。質訊須來日。余以刑事原告人。故亦留署中。惟不與囚爲伍。行動殊自由。晚餐亦不惡。而魔則瑣鑿鐵索。廁身於待質所矣。余此時向庭丁乞得一紙。作書於美姊。然心緒多端。言語萬千。寸之管不能盡述。無已。以匹言告。卽乞其詰朝來署參觀。此案之結果是也。此書去後。余不知美姊作何狀。願以弱不禁風之妹。當此巨大之風浪。人倫變故。於是爲極。此半日中。未知悲苦至何地也。十時許。寢轉側不成寐。偶一交睫。恍見美姊來前。向余啜泣。凝目而視。倏忽烏有。蓋積思成夢。余半月以來。日與美姊行同路。止同所食。同案印於腦。簾者既深。偶一冥想。卽感兆於夢寐。驅之不可得。况余思之甚深者耶。待暈鼓響。遍雞聲唱罷。東方微熹。然後酣然眠矣。

翌日九時。庭丁爲余言。行開庭矣。余以原告先入。判者三人。據上坐。兩旁觀者如堵。余目甚銳。敏瞥見。昨妓院中所見之二女子。亦在列。殆爲證人來者。判者問余。汝指汝兄爲大騙者。何也。證據焉在。余曰。彼實騙耳。與余何嘗爲昆季。余自京師來。彼強認余爲妹。騙余金劍。去復騙余入妓院。將售余爲妓。今妓院中。

二女子在此可爲證也。二女卽出自人叢，證余言無謬。判者問魔，魔始圖賴，繼問金釧，旁一巡士進曰：有之。余昨捕以來，見此釧在囊中。語時卽以呈判者，魔知徒辯無益，竟直認不諱。遂判以三年之監禁，而鐵案以成。余欣然領釧出，招妓院中二女子前，贈之，所以昭余之不食言也。

余於此事之判決，雖占勝利，然欲美姊目睹之，以快其意，及質訊而美姊不來，余甚憾焉。豈昨日之書，竟未達耶？不然，何姍姍其來遲，行及門，有拍余肩者，回顧美姊也。美姊此時惟垂淚相對，無一言知感。余實深蓋天下之最難堪者，莫如有德於人，在己初無求報之心，而人必欲報之，顧報德不必在一時，而人則惟恐報之不速，况在美人，特爲尤甚。此余所以見美姊之垂淚，而心房躍躍震矣。

余與美姊同返寓，交相慶，共道別後之思，而美姊則指天泣血，誓以身相報。且曰：虎口餘生，幸毋墮落。九原有知，先父母當稽首於地下，惜我二人皆女子，不然，言至此，更其詞曰：余終當死，生侍妹也。言已，復泣下數行。余曰：姊毋然，令人心碎欲死，實不相瞞，余男子也。向者受師訓，因以愚姊，余罪大矣。雖然，余固愛姊者，言已有慙色。女亦暈紅上頰，俯首至胸，以纖手摩挲其約指。余會意，卽脫己手之約指，相與交換焉。逾三月，余與美姊結婚於京師，主婚者余之師，美姊之乳母也。後聞魔斃於獄，余與美姊收其骸而葬之。

豔情
小說
電車姻緣

（懶僧又號無愁）

肩摩。轂擊。遊人如。躡。非上海之熱。鬧。租界。某號。電車自遠處。叮嚀。而來。漸行。漸近。徐徐。減少。速度。行至某站。屹然。停止。乘客上下。頗極。僥忙。時道旁。某建築。物高。矗雲。表上有計時之鐘。正八點零五分也。

鈴聲既動車亦漸開乘客之登車者猶續續不絕蓋曉風復厲乘人力車者不免中寒欲殭漚瀆瀕海冬令未屆狂飈尤不可耐趨就電車者是以多耳。

頭等客室之內二三西婦之外坐一妙年女郎衣以深綠色之絨襖絨袴革履高底光可鑑人縮墮馬之鬢飄蝴蝶之結鑽石金針飾其胸際挾書本攜革囊宛然一時下學生也女郎日日乘此車往返學校賣票人相見既數漸通語言每入室售票恭敬操西語道早安女郎亦操西語答之時一絹巾置窗間狂飈驟過飄墮車外如蛺蝶之飛揚空際女郎驟呼曰哎賣票人疾躍下車進而拾取之時車行絕駛女郎觀狀不禁心旌搖搖爲之惴懼不置也賣票人既還絹巾於女郎女郎頰際紅雲湧起如潮俯首視地羞澁不可名狀出語稱謝聲低幾不可聞。

噫異矣公等之視賣票人其狀奚若非猶布衣敝履風塵鞅掌之齷齪人乎女學生之神聖尊貴王孫公子猶縈夢寐其視碌碌之賣票人地位之度越幾何何所庸其羞澁者然此賣票人綺年玉貌有迴越尋常者雖布衣革履而整潔閑雅愴然如出羣之鶴其爲閥閱之裔自可一望而知特抱關擊柝辱在泥塗風塵中殊無巨眼耳。

行行去去暮暮朝朝天上雙星人間兩美奚啻一夕數見然如女者門第財產均屬上選而又具有高尚之思想精進之科學優美之態度自非庸脂俗粉所得望其項背家中一老母一弱弟凡諸家政悉俟女取決之問名之人雖踵趾相接老母愛女甚非俟女意許可決不相強也謂兒女子終身大事必雙方同意毫無遺憾方可定奪老身行年半百祇此嬌女幼子草草姻緣致傷怨耦實非我心所安蓋母雖老邁

而知書閱報亦甚開通非曠無識者也。

賣票人之不足爲女配偶女固知之即在賣票人亦豈不知之特愛女之心與日俱增所可異者女每次往還但有車票而無車資詢之賣票之人但云公司新章凡在學生一概免費他日言之同學言之鄰居皆云決無此事即乘其他電車亦不聞學生可以免費者且凡爲學生者未必在其身上具有特別記號其爲賣票人之權辭以對已不可言而喻女思其事彌可恥辱而一念彼人情痴不覺曠然失笑頗欲別籌交通之方而家庭學校距離綦遠人力車行半小時尙不易達試行三日無一次不點名後到不得已仍循故轍而行而風姨作惡因彼人拾巾之功尤不能不稍稍假以詞色思量前情不禁紅雲之上頰也羞赧歎抑感激歎又誰能知女郎之心事歟

女郎生平寡交遊功課之暇非嗜小說即觀新劇嘗有郵卒呈出板新小說者外署某某書館緘寄字樣以爲書肆推廣營業偶然贈新書於嗜小說者容或有之然嗣自贈書日多間有某新劇團之優待券附小說以俱來却之無從愛之有愧問之書館中人固並無贈書之事也讀者諸君於是書之來處猶有未知者乎而女郎則點首微笑曰噫一定是他

開金石泣鬼神非誠之一念感召之乎從來觀劇至獨占一齣秦小官人之艷福至誠之一念致之也賣票人之執業卑入款微非有金屋足以居處阿嬌也而女郎一感其情於拾絹再感其情於免費三感其情於贈書籍贈戲券尤可重者每見女郎絕口不言愛情明知一己之地位執業名譽財產學問無一足以匹敵女郎也薦蘿難爲松柏之附惟有致敬盡禮心香一瓣以崇拜傾倒此嫋嫋婷婷之天仙化人耳

電車營業之發達。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價廉而行速。行旅者無勿便之。每過一站。三等車室之中。幾無容足之地。賣票人於是招呼大忙。雖時見女郎亦勿能作絮絮之情話。然而女郎感賣票人之誠意。非如往日之落寞無情者可比。有時故故攀之談話。詢知革命時代以前。彼之父兄俱各爲某營軍官。賣票人亦畢業於某學校。普通科學亦都具有根柢。現年方十七耳。落班餘暇。並投短篇小說於某某雜誌社也。女郎聞言爲驚歎不置。

星期六之晚間。客堂時鐘短針當八九之間。有一華服少年。戴青緞便帽。面目白皙。金絲眼鏡。承其面部。坐於客位之上。一女郎一老婦一幼子。就而與少年談話。屋內陳設華麗。整潔甚有富貴氣象。是卽女郎之家庭也。少年之來爲送車中遺物於女郎之家。執贄請見誠大好之機會。哉。今茲少年華裝麗服。上一新英俊之氣。落落不羣。容光煥發。子都之姣。勿是過也。女郎見狀。幾不相識。燈下辨認。方各彼此一笑。女遙坐。母弟亦羣出見客。少年徐坐定。述來意。母女均感謂吾女方述車中遺物事。謂與先生久論。諒必收存待取。今果親自送來。先生信實人。滋可感也。惟有勞屈。駕何以克當。遂留其家。夜讌款待。周至飲饌。尤沃。食畢。女啓風琴。唱歌娛情。以爲劉晨阮肇入天台山無此奇遇也。

朔風捲地。殘冬向盡。學校中年假垂近矣。無情之電車。猶日日載人。循一定之時間軌迹。來去。去。並不休息。此娟娟弱息。亦日挾書本。藁朝出而暮歸。老母弱弟。盼望門閭。猶疇昔也。所不同者。車中賣票人。易一醒醒之徒。來承其乏。因疑或有小事。請假。越一日復越一日。不見可人之來。於是問之司機之人。知是人病也。女郎聞言。徐自歎曰。噫。

讀者諸君須知此一噫字之中有無限情思包括在內蓋是人夙深於情而亦勿喋喋向人侈言情字者至於中心藏之蘊結不解勿欲他人知我用情轉令身受之人浪陪眼淚蓋謂如此言情未免爲情所苦雖日愛之其實害之愛之而適以害之苦之此誠大不忍者也亦大不可者也故值苦情之境但求獨喻勿求共喻爲情而病可也爲情而死亦可也爲情而病而且死雖至海枯石爛磨骨揚灰亦萬萬不敢道一情字以爲我今爲愛彼之一人然而愛彼之人非止一我若論我之地位執業名譽財產學問萬萬不足敢言愛彼然而我實愛彼勿因不敢愛彼之故遂未減我愛彼之情今且爲愛彼之故而病而且死然猶甚願我愛彼彼勿愛我何也彼苟愛我我固萬幸彼遂萬萬不幸也然而彼之不幸甚於我之不幸何以故以我愛彼甚於我之愛我故

如右一節讀者諸君必有愈讀而愈莫名其所以然者而彼人之心理則固如此確當不易也著者安敢不卽彼人心理爲之曲曲達出乎而女郎之知彼人心理亦能如是曲曲折折至於牛毛之尖於是就榻候病繩樞囊牖中天仙化人惠然降臨鄰居困乏者向陽而晒破衣覩狀錯愕以爲誤認門巷及至悽惻密語方知一男一女關係至深僉曰彼人艷福誠不淺哉時鄰右一女名阿寶者伏窗久聽頗不了了似有請求離婚一言亦不知何所取義耳

囁囁一席話病體遂愈彼人跳躍而起歡悅至於不可名狀復持女郎衣投懷啜泣曰我累爾矣女郎含笑拭其眼淚女郎笑其人亦笑彼人之老母亦聞言而笑

外史氏曰老母之笑非猶夫二人之笑也自此以後此賣票人永永不至電車執賣票業而某雜誌發行

所忽增一大股東玉照瑩然稱發起人矣。

先是女郎已字城內富家兒約在年內迎娶至富家兒荒淫而浪蕩雖未有室內娶如夫人已有其二外遇伎院不計焉女本勿願適彼然詩禮之家不敢不服從舊教也賣票人由來不知女郎已有夫子實則痛心疾首女郎殊不願言及之也茲者迎娶有日盡人皆知而是人聞言震驚失望之狀匪言可喻如驟遇電氣又如驟覩蛇蝎腦筋麻木萬念都灰手握冰足如履棉寒風冷雨又復深夜相欺歸至家中即臥床大病狂熱煩躁開眼不辨一物但求己身速死然一念老母心較清淨正在顛倒迷惘之際忽脂香口澤嬌聲淚點齊來枕上恍惚之中辨爲彼人救苦天尊臨凡一服清涼劑起死回生知女已與富家兒離昏矣。

梅花開放臘盡春回洋場十里中有高輪摩托車遨遊其間者一男一女招搖過市以爲是非王孫公子即是富商巨賈而識者顧耳而目之曰此電車賣票人也此電車賣票人新婚夫婦度蜜月也。

神怪小說 第二魯男子

柳厓外史

德州沈生少年而潔修者也館於何某家何業賈游四方率半載一載乃得歸向與沈爲異姓骨肉雷陳管鮑殆不之過何每他出輒令沈經紀其家致除課徒外雖開門七事亦代籌焉何販貨維揚沈獨處一夕配八寶印色諸珍已研艾葦已儲惟所淘銀硃甫淨以兩手和膠揉之有丫角女及一童子可八九歲並肩執紅燈籠推門入謂生曰主母請入後堂議事生曰時已夤夜不便往有話可傳語我二稚去沈團

膠硃如故。少頃復來。強邀之。生隨而入。少進。卽紆折而行。至一空院。殊寬敞。上屋燈燭熒熒。生立院中。令二稚入問話。內云。春寒料峭。最易侵人。况拙夫與先生誼同骨肉。我嫂行也。何妨入及。入案燃二燭。紅紗垂帳。沈生倡揖。聲答幃中。遽問曰。妾聞先生善易。欲令君卜行人歸期。且易繫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此於人身似何形狀。生怒曰。吾所以來。謂君家有不得已事。而瑣瑣及此。且卽以男女論。乾坤咸恒。天地以正。男女以時。苟非其偶。明神誅之矣。拂衣欲出。幔鈎一響。跳出一赤身婦人。雙手徑抱。生懼。急奔而出。逢垣輒越。遇門卽衝。許久而後得書舍。息焉。定喘良久。大恨曰。予與何君訂交數年。竟不知內庭若此。此地殆不可以久留。遂縷清賬簿。啓關不語而去。次日。何家僕至。書舍不見。生至生家。堅請不復至。半載。何賈歸。問生家人曰。去矣。遂責其婦曰。予與沈君性情之契。心腹之交也。我一不在。而沈行必有故。緇衣之好。未展乎。杖杜之養。未勤乎。抑詭譎之聲。外聞僕童之奉中。怠乎。俱曰。無之。何遂徒步至生家。負荆並問。故生曰。此不可語君也。君念我時。枉駕一過。足矣。君之門。半步不可入也。何駭異。堅問之。終不語。臨行。但云。君意氣。男子須嚴家範。別內外。無爲盛德累。何愈疑。歸問婦。我行後。或有侍女私奔。吠靡折杞。遺羞幃箔者乎。婦曰。無之。何愈疑。復見生曰。僕與足下相交何等。而吞吐其詞。若是不實。告我。非夫也。生遲久。乃首尾語之。何大怒。歸見婦。擗以掌。詬聲與拳勢交集。僕婢環救。乃脫。婦問故。何氣結不能語。久之。乃期期言曰。我在。家汝擗擋中饋。飾說廉恥。還略似人形。我一不在。乃招客行淫。作禽獸行耶。婦曰。誰言之。何曰。沈生婦。乃大罵。繼之以哭。令一婢持繩。一婢持刀。將死於沈生門首。何賈徐思曰。是也。我家並無八九歲稚婢。稚童。生所謂二稚。從何來。乃強阻婦。而獨詣

沈問曰。我家並無八九歲稚童稚婢。先生所知也。此言從何來。沈生亦思曰。似也。雖然。我豈誑君。猶記入宅時。不從君家廳堂。入第一門小而近東。是時予方團印色。不及滌手。每到一門。以手扶之。料當塗朱於楣間。何曰。盍至余家審視以却余惑。生同至。追憶舊蹤。彷彿從廳前夾道東出。至外廚。門上有硃色。尙隱隱然。沈急指何視之。廚舍後有門。棖楣間亦有硃。出則空地通街。其斜對有頽垣一所。茅舍三間。門上硃色更顯。排闥而入。蛛網鼠矢間。有紅紗帳半垂半揭。藏一棺。香案前芻僮男女。執紅燈籠。風吹冉冉生動。何賈曰。此某客妾以淫欲不遂而死者。君所謂赤體抱君者。蓋卽此也。幾乎張冠李戴。爲我盛德累。沈生顏頰。摔童男女於地。梁楷骨節間竟有血。

柳崖子曰。沈生固少年。使當紗幔中赤體呈露時。心不自主。登鬼籙矣。安能吉叶遇雨。羣疑並釋哉。至跨鶴上揚州。而延少年以區處。必知人如何。君而後可。不然。或爲盛德累。

眞珠箔

第十一章

嗟哉。俏慵以未能免俗。偶現其身於萬人叢中。然自遭衆人之眈眈。逼視評香。品色調謔。多端亦深。悔多此。一舉夜歸。蘭閣正復鬱鬱。無聊迨乎晨起。推窗則宣召之詔書。忽飄墮於青玉案上。噫。催命符之來。抑何不稍爲寬假哉。

俏慵覽此徵書。勃然色變。顧徐嫗曰。速返原壁於相。如當告以羅敷。已有夫。非復爲昔日之流鶯。可任人追逐。過牆矣。

徐嫗不之應。仍事洒掃。既竣。始撒帚。緩步至俏慵前。側首目微笑。展動其唇。徐徐吐齒曰。姑娘何無容人量哉。顧姑娘之錦繡胸懷。其小正如螺壳。納顧郎一人。亦已不留餘地乎。

俏慵怒曰。老婢昏邁。殆將就木。何言之顛倒若此。豈爾實爲祭足妻之化身耶。古人有言。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安可背顧郎作儉。寒送暖哉。

徐嫗冷笑一聲曰。姑娘之言亦太重矣。諺云。做此官行此事。又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顧侑觴侍酒。秦樓之天職。亦卽神女之生涯。彼顧郎白頭雖約。而實未名一錢。安能使人朝不餐。夕不殮。嗷嗷以待其來哺哉。况當筵一曲。迥非滅燭留髻。縱春光洩漏於顧郎。亦不足爲我輩罪。傀儡衣冠。無傷大雅。姑娘何太認。

真哉。

俏慵曰：陋哉！老婢斤斤焉，惟以錢爲務，須知貪財而不務德，則鄧氏銅山終歸餓死，造孽錢又何貴之有？徐嫗曰：老婦誠愛錢，然雖有和嶠癖，亦當於姑娘身上一爲籌畫耳。夫顧郎年少輕浮，其言要未可盡信。姑娘於此果知其已返維揚乎？果知其稟承老母，卽以百兩爲送乎？果知顧郎之心無變更乎？果知老母之心一如其子之心乎？果知其親友之無間言乎？果知一月之約實不致有標梅之愆期乎？要之人心不同，當如其面，凶終隙末，天下事大都如斯狡兔有三窟，正未可以一窟爲恃也。

俏慵曰：子此舉亦爲過慮。顧郎之誠實一本於天真，其自骨髓以達於表皮，皆爲情之一字所充塞，不復留有微隙以吸收他質，故此心可信，其無他也。倘使雨散雲飛，嚴灌夫果有相棄之意，則亦披髮入山，誓不復相天下士耳。我心已決，幸勿再言。

俏慵正襟而談，侃侃之氣節誠覺嚴正，可嘉。徐嫗雖口有雌黃，至此亦爲之氣沮而神喪。

顧徐嫗之奸猾實可驚，彼見俏慵之深信顧郎，無隙可乘，遂易其方針而作附和之詞曰：郎與姑娘天生雙璧，金玉良緣，固宜詩吟偕老，老婦之言亦不過作愚者一得之獻，豈有以離間顧郎哉？但姑娘既以全副精神貫注於顧郎身上，正當瞻前顧後，趨吉避凶，必使美滿韶光，至時絕無障礙。俾顧郎禮成羊酒，無致慮攀折於他人方足見姑娘之處事周密，防範精嚴耳。蓋行樂地卽競爭場，偷於此酬彼酢，間不能面面俱到，則醋海風波，魔頭正險於前途，恐多窒碍也。况沈令恃於官勢，炙手可熱，拂之必遭奇禍，何不認此須臾之辱以保全終身之大事哉？

俏慵曰：此議尙屬可取。則當勉爲此一行耳。願耶。願耶。妾欲顧全大局，不得不含羞忍氣，偷彈一曲琵琶。莫謂野鷺無情，猶自經營笑金也。

俏慵乃促徐嫗啓菱花酒量，嫣紅濃妝，重理分髻，反縮費盡眉匠之經營，詎玉雲一鈎，忽無端而中折。俏慵怔駭之餘，亦以爲心慌意亂之所致，要亦無關休咎。因戴上玉搔頭，佩得金條脫，效王尊叱馭而去。俏慵方上香輿，條而雲髻偏鬆，花翹顛墮地上，卽成粉碎。俏慵大驚，因思此日之行，殆有不測，故凶兆之迭呈乎。是亟宜改轍而南，以歌行不得之曲方爲可耳。

夫俏慵果能大悟於此，不復往陷鳳街，正可免此風流浩劫。乃俛鬼方緊緊相隨，豈肯放鬆一步，而俏慵因難逃文網之森嚴矣。

俏慵平日應徵出外，扶持者不過兩侍兒。徐嫗則身價自高，豈肯任奔波之役。今日則事機危險，非親行不足以濟之。故屏黜侍兒，告勇於獨當一面。茲見姑娘翠翹飛墮，恐生暗昧之疑，亟扶住香輿，爲之解脫。曰：老婦作事粗疎，未將花翹牢簪鬢際，以致墮下塵埃。老婦之罪，誠不可辭矣。然非姑娘之頻番催促，要亦何至於此。老婦當償以半價也。

俏慵聽此抱怨語，因悔向者亦太躁亟，致徐嫗潦草其事。遂貽禍於花翹。審是則事出有因，初無關於禍福。於是半途中止之心，卽作春冰之融解矣。

第十二章

肩輿如飛，霎時抵陷鳳街。沈令掃徑歡迎，延之入內室。第見烟迷鼎燄，雲燦屏花，曲折洞房，別有天地。俏

慵。胸。臆。前。行。遲。徊。却。步。只。怪。寂。寂。簾。櫳。不。管。深。深。陷。阱。果。何。以。將。我。骯。髒。於。此。也。

俏。慵。杲。杲。枯。坐。不。見。有。片。形。隻。影。之。蒞。止。卽。徐。嫗。亦。不。知。安。往。欲。出。外。以。一。窺。其。秘。密。則。門。掩。梨。花。早。已。藏。襲。雙。鎖。俏。慵。驚。駭。欲。絕。狂。呼。徐。嫗。詎。彼。已。作。天。聲。亦。一。任。珠。喉。之。破。裂。俏。慵。身。入。雕。籠。實。無。法。以。脫。樊。飛。逝。俏。慵。於。此。穀。觶。於。恐。怖。世。界。固。亦。生。平。第。一。次。之。磨。難。也。

俄。聞。靴。聲。橐。橐。由。遠。而。近。啓。鑰。發。扃。而。沈。令。突。現。於。帷。下。僵。僕。其。腰。低。垂。其。手。臉。嬉。笑。向。俏。慵。曰。勞。卿。孤。坐。守。此。寂。寞。誠。磨。殺。芳。卿。矣。茲。公。事。已。了。當。敬。陪。末。座。以。拜。領。姑。娘。之。清。言。

俏。慵。含。怒。待。發。聞。此。言。卽。作。嬌。瞋。曰。君。鎖。妾。於。此。果。奚。爲。殆。效。綠。林。之。行。劫。耶。君。欲。得。妾。頭。上。釵。臂。上。釧。身。上。衣。儘。取。之。妾。無。吝。色。惟。乞。速。放。妾。歸。耳。

沈。令。笑。曰。余。家。資。百。萬。要。何。愛。於。卿。區。區。之。釵。釧。今。所。欲。得。者。乃。卿。舌。間。之。甘。唾。肌。上。之。香。汗。心。頭。之。熱。血。耳。卿。係。散。花。天。女。敢。乞。一。點。瓊。漿。以。解。長。卿。之。渴。

俏。慵。正。色。曰。君。休。嚼。擾。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婚。姻。豈。可。以。強。迫。爲。之。今。速。遣。妾。歸。當。不。忘。君。之。大。惠。也。

沈。令。曰。卿。旣。亟。亟。於。言。旋。要。未。可。強。留。芳。躅。且。請。卿。一。游。左。室。當。謹。以。明。珠。返。合。浦。

俏。慵。曰。左。室。乎。殆。卽。龍。潭。虎。穴。乎。游。之。庸。何。傷。妾。亦。拚。以。頸。血。濺。君。袖。耳。

俏。慵。語。畢。慨。然。前。往。詎。一。覽。此。秘。密。之。閨。房。有。足。以。令。人。目。駭。心。蕩。意。灰。神。沮。者。蓋。室。中。陳。列。之。品。無。一。非。俏。慵。物。願。俏。慵。之。家。正。不。知。幾。時。遷。移。於。此。也。

俏慵忿極之下氣鬱結不能言。瞥見室外有一羣之人進。若男若女若老若幼。咸紛紛羅拜於地。曰。姑娘今爲官太太戴五花誥。可賀。可賀。僕等受姑娘惠至深且厚。今又蒙錫巨金。以資遣回鄉。更見大恩之如海耳。敬謝姑娘僕等從此逝矣。

俏慵亟欲喚住衆人一詢原委。奈衆人去如飛鳥。未肯稍爲逗留。暗思破我家而遣散我僕。要皆此狠心毒意之沈令實主謀之。沈令沈令爾固我之大仇也。

惟徐嫗鬼祟其行。何以獨不見其踪跡。殆彼忿我之被劫。起與抗衡。遂爲此凶惡之沈令所逐乎。乃俏慵方懷徐嫗而徐嫗已突如其來。侍立於俏慵之側。

第十三章

俏慵驟見徐嫗如獲夜光珠。亟把其臂曰。子何自來。今日之讎。我必復之子。其爲我一籌此政策。

徐嫗曰。姑娘事宜三思。要不可逞一時血氣之忿。作匹夫溝壑之諒。彼博浪沙中大鐵椎。正無效果也。

俏慵曰。我願踵孫翊妻而將以孫高傳嬰之義行。屬子其許之乎。

徐嫗曰。姑娘亦何苦哉。願郎初未留江祜之剪空言之訂約。要不足憑。姑娘又奚必爲陌路人守節哉。况嫁顧郎亦不過一商人婦。何足榮。今隨此沈令。則鳳冠霞帔。居然五品命婦矣。其榮耀果何如。

俏慵曰。謬哉。子言夫婦以情合。不以勢隨。王謝高門。奚足欣羨。況此身已屬顧郎。誓爲守柏舟之操也。

徐嫗曰。不第此也。顧郎一行商。家惟薄田數頃。以爲仰事俯育之貲。姑娘下嫁。維揚亦無非束布裙臥牛衣。以成其爲鄉婦耳。今沈令則家產富饒。號稱百萬。姑娘爲彼家婦。珠圍翠繞。自得享盡繁華。其富裕又

何如。

俏慵曰：否，富又何足尚。所難得者，若顧郎之情耳。富與貴，豈能動我心。

徐嫗曰：姑娘此言誠一孔之見，而非閱歷之談也。夫富與貴固不足尚，而富貴既并，勢力卽隨之。以生世之最可畏者，勢力範圍耳。今姑娘既不幸而墮此範圍，漢家王嬌恐難生入雁門關矣。奈何。

俏慵曰：紫台既不能重返，則青塚亦足以自豪。又安用偷生於馬上琵琶哉。

徐嫗曰：姑娘之志固可嘉，而姑娘之計亦甚拙。一死則長寂矣。縱他日藕絲未斷，與顧家郎得續鸞膠，既死則希望已絕。機緣遂滅，此柳娘所以不死於沙吒利之帳也。姑娘愛顧家郎而不思委曲求全，以冀重逢一面，徒欲以真娘荒冢賺伊萬斛之血淚，要非所以愛之之道也。

俏慵曰：以子之見，則若何。

徐嫗曰：愚昧之見，死不如生。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勾踐不死，會稽之禍，終得以伸其志，而酬其願。今姑娘之對付沈令，亦惟蒙恥忍羞，陽與周旋，而陰圖自立。此策之上者也。

俏慵曰：腆顏事讎，其何以堪。

徐嫗曰：是固何妨。小娥之於申蘭，徐娘之於嬌，覽前型要可溯也。

俏慵因從其議。徐嫗喜甚，乃奔告沈令，而遂爲夫婦。

(未完)

官僚風流史

第四回

凌世璜怕煞如夫人

花逢辰權作和事老

萼蓀

話說馬子純聽了茶房的話，登時省悟花逢辰的嫡兄與凌世璜是通譜弟兄，花逢辰自然與凌世璜也算通家了。難怪他對我說這些話，照這樣子看起來，那穿素的女人一定也是貴族中人物，恐怕不容易着手的。但是今天他們既然到新舞臺去，我也不肯不去的。打定主意，一到天晚便去。老等但這一日，恰不比前兩天新舞臺的看客異常擁擠。等到凌姨太太同那穿素的女人來時，揀着預定的座位坐了。貼鄰的座位已沒有隙地，馬子純只好隔開兩三丈路，遠遠的望着，停一歇，只見跟那穿素的女人這個，姨慢慢的走過來，朝着他微微一笑，恰一逕走上三層樓去。馬子純見乖，識巧，便跟了上去。好在三層樓的中間離戲臺太遠，只有兩三個人坐着。馬子純趁着沒人看見，趕上一步，拉住姨的衣袖，從身邊摸出五元鈔票兩張，送過去道：「這拾塊錢給你買東西……正要接下去說那姨一面收鈔票，一面搶着說道：『你這個人好，天天去跟梢，你當他是什麼人？他是陳藩臺的姨太太，陳藩臺雖已故世，他總要顧些體面，況且上海地方頂多的是拆白黨，他不怕上當嗎？』馬子純道：『我不是這樣人，請你……』那姨姨道：『你不要說了，老實告訴你，軋餅頭的事，休想成功。你若要幹正經事，只去和你令親商量便了。』馬子純聽了，心下糊塗起來，道：『什麼令親？那姨姨啞的一聲笑道：『就是頭一天同你看戲，這個人說完這句話，便兩』

脚登登的走下樓去了。馬子純一想十分詫異。怎麼他已經曉得我和花逢辰是親戚呢。難道花逢辰已經同那女人會過面不成。況且這孃姨話中有因。我倒要去。找花逢辰問個明白。哩。按下不表。且說花逢辰當晚在大舞臺聽戲。見馬子純匆匆跟着兩個女人出去。便暗想那穿素的女人。究竟是誰。我前天到凌世璜那邊。除掉他姨太太及兩箇使女一箇孃姨外。並不見另外有什麼女人。想決不同住在一塊的。我明天倒要去問箇明白。再看看馬子純手段如何。打定主意。坐不多時。也就回公館去了。到了次日。喫過午飯。便坐了包車到孟淵旅社門首。停下車來。一逕走上二層洋樓。剛離着八號官房三五步路。忽然聽得裏面發出一種嬌而帶厲的聲音。似與人口角一般。連忙縮住了脚。原來花逢辰是曉得凌世璜這位姨太太。本名舜姑。和前郵傳部尙書畢爾冬的五姨太太。是同胞姊妹。本來讀過幾年英文。凌世璜帶他到英國去住了兩年。便學了一口好英國話。交際上面。很得他的力。因此凌世璜愈加寵愛。舜姑恃寵而驕。稍有不稱心的地方。便要借那胭脂虎的手段來使用。使用。花逢辰此刻一聽這聲音。心中恰已領悟。不便闖將進去。立住了脚。只聽舜姑說道。你今天偏要我到麥領事家你去赴宴。你曉得密昔司麥貝拉。是很好闊綽的眼孔。像糞箕般大。我不去赴宴。也不消說了。既然要去。那一副西裝服飾。須要比那歐洲貴族婦人的樣子。方可以蓋倒他們。你看這副衣服。叫我那裏能彀稱心。凌世璜說道。你不要瞎鬧。這……何嘗不是歐洲貴族婦人穿的。不過不十分華麗而已。請你將就的罷。又聽舜姑把兩足一蹬。道。你都是將就將就的誤事。我當日在倫敦時候。見那賽洛丁男爵夫人穿這幾套衣服。我很羨慕。我叫你照樣去買兩副。你一味遲延。到了臨時動身。這兩天匆匆去買了來。連那衣套裝在箱裏。也不給我看。

直至今日方取出來。纔曉得比男爵夫人的貨是次幾等了。你不過圖省幾箇錢。我恰不能將就過去。你做這事。這樣糊塗。國家叫你去辦外交。豈不要誤事。說到這裏。聲音越發響起來。又接說道。你也算箇官嗎。這樣的官。不值我的脚尖。一踢此時。又聽得凌世璜脚步聲。音好像真箇避他姨太太。脚踢的樣子。口裏說道。罷了。罷了。你不去赴宴。也好請你。勿要大驚小怪。給人家聽見。削我的臉。那時凌世璜的脚步。像已走近房門口。來。花逢辰連忙縮退幾步。恰值茶房從對面房間出來。花逢辰故意問道。凌大人在否。茶房剛要回答。凌世璜已掀起簾子出來。一見花逢辰。便道。逢辰兄。你來得湊巧。我正要請教裏哩。你裏面坐罷。看官曉得孟淵旅社的二層洋樓。也另有會客官廳。凌世璜因爲花逢辰是常來的熟客。故請他到房間裏坐。當下花逢辰跟着凌世璜走進房去。只見舜姑正在指揮使女收拾那副西裝服飾。到衣箱裏去。花逢辰便拍那舜姑的馬屁。叫聲二太太。好忙呀。舜姑把頭一點。道。我有什麼忙。日間坐坐汽車。馬車夜間聽聽戲而已。花先生。我要問你。昨晚聽戲時。同伴何人。花逢辰道。我也正要問你。昨晚聽戲時。同伴何人。凌世璜在旁聽了。不覺失笑道。看不出逢辰兄。近來詞鋒越管銳利。善會用反詰法了。但是你們這種沒要緊事。且慢講哩。讓我講脫幾句正經話。再說。舜姑便沉着臉道。我們的話有什麼不正經。你真是老昏經了。凌世璜也不去管他。只顧拉着花逢辰的袖子。到相並的兩隻椅子上。一齊坐下。輕輕的說道。聽得戴起元已於前天坐海宴船動身。這信確否。花逢辰搖着頭道。他尚有瑣事未完。準定下禮拜二動身了。凌世璜道。總統連連催他進京。莫非要把這國務總理一席。來位置他嗎。花逢辰道。只怕未必。據愚見看來。總統也因爲他是革命黨中數一數二的人物。推翻這清政府。他也算有絕大的功勞。現在問

着無事。免不得要去籠絡他的心。等他進京之後。總統必定相機行事。聽他議論怎樣。便怎樣待他呢。你看如何。凌世璜道。這箇我也不去管他。不過我要問你。此番回京。他自然曉得的。他在你跟前保不住。不說我的壞話。我和你同自家人。一般請你老實告訴我。罷花逢辰聽了。滿面躊躇。恰似欲說不說的樣子。凌世璜已猜到八九分了。便道。我也沒有什麼大劣點。他不過把從前賣鑽賣路這些無憑據的公罪。加在我身上。說現在共和國不能再容這等人了。是不是呢。花逢辰微微點了點頭。凌世璜又道。實在他們革命黨中的人。也不是純粹爲國爲民。就是戴起元在某處某處搆了許多銀子。誰也不知道呢。奪同胞的飯碗。供自己的揮霍。還要作山膏罵人不摸自家屁股。真正可恨。花逢辰道。據我看來。讓我做箇和事。老人家講講和罷。你們從前也會過面。此番到京後。難道好學那尹邢避面不成。凌世璜聽了。正中下懷。原來凌世璜深怕戴起元記他的恨。將來到總統面前說了幾句壞話。有礙他的前程。所以要找花逢辰來商量這事。今聽了這句話。便道。我也巴不得少結一箇怨。這事全仗大力了。少停又接說道。我曉得他是極好女色的。便附着花逢辰的耳朵。如此如此說了幾句。花逢辰笑道。這倒是箇好機會。就是阿紅的面貌。和那肚皮裏的學問。在女學生中也算出色的了。剛說到這裏。只見一箇當差進來。稟道。英國參贊官卡立斯在客廳廳上要會大人哩。凌世璜便立起身來。朝着花逢辰道。請你再坐一歇去。說着便走出房門去了。那時舜姑因爲他兩人講話。不便插嘴。已走進裏面九號房間去了。花逢辰正苦無人搭話。忽想起馬子純的事。便對娘姨說道。你快請你太太……話未說完。舜姑已從裏面出來。笑嘻嘻對着花逢辰道。花先生。你要打聽昨夜同我聽戲的女伴。做什麼。他就是陳壽明的二太太呀。看官須曉得。凡做

姨太太的人最忌諱。是箇姨字。就是自己稱人家的姨太太也。只稱二太太。或竟稱太太。花逢辰懂得這箇訣竅。所以方纔一見舜姑。便叫二太太。這就是入國問禁。入門問諱的意思。咧。閒話少叙。當下花逢辰便回答道。陳壽明不是前年故世的嗎。舜姑道。是的。所以他還穿素服哩。陳壽明故世後。不到兩箇月。大太太又死了。沒有兒子。族中承繼了一箇。分了一大半家私去。南京還有數萬金的市產。八百餘畝田。租恰歸二太太一人管理。所以二太太現在倒很自由。去年冬間。我在倫敦給他一箇電報。說我就要回國。他就立刻到上海。在法馬路壽星里租了一所公館。無拘無束。一直等到如今。方纔與我會面。你看自由不自由呢。花逢辰笑道。上海地方只怕女人太自由了。便要出岔子。舜姑道。這倒不須你過慮。他早抱定主意。不會上那滑頭的當。但是能碰着像司馬相如這樣的人。他自然也肯做卓文君。咧。花逢辰又笑道。他既自命爲卓文君。難道昨夜同我聽戲的朋友。配不上司馬相如的資格嗎。列位諸君須知。花逢辰只句話。原不過試試舜姑的口氣。那裏曉得舜姑聽了。倒反露出着急的樣子來。道。你同我講忙了。還不曾告訴我你的朋友。究竟是怎樣的人品。你信得過嗎。花逢辰就把馬子純的歷史約略告訴一遍。詞氣之間。還加油加醬添了許多彩頭。舜姑道。可惜馬先生家裏已經有了太太。現在二太太自由慣了。安肯低頭服小。再受人家間氣。否則我同他比親姊妹還好。只要我一句話。沒有不成功的。花逢辰道。馬太太就是我的表妹。鬧氣的事。我倒可以擔承。沒有的就是名目上頭。也可以通融辦理。只要多租一所公館。算箇兩頭大便了。舜姑拍手道。既然如此。這件事我和你兩人做箇撮合山好嗎。二太太憑我的話。我憑你的話。只便宜你倒有全權了。花逢辰聽了。心裏暗暗歡喜。私念馬子純這段姻緣。全在我掌握之中。我就

可以從中取利了。恰又不露聲色的答道：「我實在不耐煩做這勾當，但如果馬先生來我，我亦斷乎不玉成的。」舜姑道：「今晚我本要到領事館去赴宴，只爲那副西裝服飾不稱我意，我就不去。」大約仍舊同陳二太太去聽戲，不是大舞臺就是鳳舞臺。你同馬先生來不來呢？花逢辰剛要回答，只見凌世璜已走進房來道：「忙煞了，爲了磋商抵稅事，還要到稅務司那邊走一輪哩。」花逢辰就趁此告辭臨走的時候，還朝着舜姑點頭道：「承委兩事，這三日內便當報命說罷，也不待舜姑回話。」兩隻腳已跑出房門外了。匆匆下樓，坐上包車。車夫問道：「老爺是不是回公館去呢？」花逢辰此時心裏正在盤算馬子純這件事，可以分他若干肥來，那裏聽得清車夫的話，胡亂點了點頭。那輛車子便一直向北而去，過了老垃圾橋，到了榮仁里門首，便慢慢的停了下來。花逢辰方纔省悟道：「爲什麼就拖回家裏來？我不是說要到虹口蓬萊館去嗎？混帳混帳。」車夫答道：「我問老爺是否回公館裏來，老爺只是點頭，何曾說過到蓬萊館去呢？」一面說一面拖着車子向前奔去。究竟蓬萊館是什麼所在，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

上海孽史

第六回 一笑投懷香溫玉軟 千金漂帳鳳去臺空

却說世寶起了一個大早急急匆匆趕到柔雲屋內意欲見機行事取回情書密札等件以免日後糾葛却不料思斷義絕的歡喜冤家到了此時已經離地數尺兩脚騰空只因撞個滿懷身子私自鳴鐘的鐘擺一般搖動起來抬頭一看狀貌煞是可怕口角等處且有鮮血世寶這一驚非同小可頓時呆了一呆一看左右無人心想若不趁此逃脫等待何時登時心慌意亂急忙飛步出門忽一羣人嚷嚷進來世寶不及躲避卽被爲首一人一把扣住說我等尋覓多時你這野雜種想逃到什麼地方去嗎說罷之後夾臉就是幾個巴掌世寶眼前漆黑狂叫阿呀不迭卽有人高聲喊道還我人來問你奸拐妻子威迫人命該得何罪世寶竭力分辯說這是我的小妾誤尋短見不干列位之事誰知道言未了拳頭巴掌已如雨點一般紛紛下來世寶如殺豬一般狂呼救命正因世寶口稱小妾惱怒這人越打越凶了甚至脫下皮底鞋子當了打巴掌的刑具以致世寶臉上青紅白黑開了巧色染坊口中連呼饒命不止且住看官們必然動了疑心那柔雲奶奶不是請求離婚已成了世寶的外室嗎如今縱然釀成人命諒也不與他人相

千那裏曉得。伯初當日因與花寶雲戀奸情熱無暇顧及柔雲。世寶種種巧計。只不過想他的錢用的。鬼賊手段。伯初柔雲何嘗正式離婚。只不過拐逃罷了。終究夫妻二人念及往日情分。大家不約而同的生了悔心。一面察出花寶雲不像良家婦女。一面覺得世寶毫無情義。那伯初因貪吊膀子自己的床頭人。反被他人吊去。更加貼上許多金飾一肝子的氣苦。什麼地方說起原先隱着不提。經不起家人鄰居沸沸揚揚傳了開去。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可笑柔雲放生的這一晚。伯初正宿在寶雲小房子內。你恩我愛。快活非常。第二天九十點鐘。模樣車夫阿金尋到樓上。立在帳子外面慌慌張張。前來報信說家中奶奶前晚出外。至今不歸。家中值錢的細軟。臨走時搬去不少。家中人昨天纔得覺著。因此不敢怠慢。前來報告。伯初先是撩開帳子。擁被坐聽。倏的跳下床來。啐了車夫一口。接着就是巴掌。腳踢說放你媽的臭屁。還不快滾。車夫一怒而去。好在工錢已支過了。頭自此不再上工。所以醜聲越播得快了。伯初情知難再按藏。索性報訴捕房。准了緝究。無奈世寶實實藏嬌秘密。不露一些風聲。什麼人都想不到。世寶却仍行所無事。花天酒地依舊在外亂混。只苦了柔雲一人。青天白日不能出頭露面。後來漸漸有人知道。並且知道世寶有錢。頗想很很敲他一下。預備每天跟騷察出他的秘密所在。可巧世寶這幾天又已改變方法。柔雲那裏絕迹不去。也是折稍的人。合該財運不濟。你道爲何。原來世寶這人仗着自己精明。有爲什麼壞事。總橫着良心去做。以爲婦女每可欺負。而且膀子一道。正是世上第一生利法門。弄得好。非但人財兩得。并且朋友面上可以說嘴。簡直可以名利雙收呢。無如柔雲的錢已用盡了。人呢也頑厭了。望下去。不過這個樣兒。了一天。南京來了一個朋友。住在上洋旅館之內。世寶不免邀他吃酒看戲。聊盡地主。

之誼無奈。這位朋友迂腐。鮮通酒食。徵逐上面。不很注意的。強世寶坐電車。頑以爲這電車。南京地方。是沒有的。於是乎。世寶和朋友。從棧房出門。行至大馬路山西路口。兩個人跳上電車。進入頭等室內。那電車叮叮噹噹。一會兒。行經泥城稿。相近派克路口。上來兩位時裝美人。一是女教習。模樣不過廿一二歲。一是女學生。模樣不過十七八歲。都是風姿綽約。態度輕盈。遠望時。似菱荷出水。行走時。若楊柳搖風。走上電車室中。卽已聞得一陣香氣。似蘭非蘭。似麝非麝。已經心醉了。再加身上珠光寶氣。花花碌碌。耀得人眼花。一種嫵媚。倜儻的神情。真是難畫難描。卽時同車人的眼光。自然而然。統統聚集到這兩個人的身上去了。這頭等室內。除出三四個西洋男女之外。若論服飾二字。要算世寶最爲漂亮。左手戴了鑽石戒指。脚了錫包香煙。正和朋友閒話。兩隻眼睛。却釘在這位女教習面上。不期四目相視。對個正着。電車到此。暫停說時。遲那時。快鈴也不拉忽的開了。這位女教習。剛剛找到坐位。因爲電車異常的震動。立脚又不穩。剛巧不巧。倒在世寶身上。同車的人。嗤的笑了。兩個女人。很慚愧似的。也不免微微一笑。世寶這個時候的榮幸。真覺有口難言。進來的兩位女子。迴身找個坐位。卽面對面的坐下了。世寶這時候。一雙眼睛閃電似的。在兩位女子上。上上下下。不住打量。那教習。被世寶看得慚愧似的一扭頭。看窗外野景去了。這學生似的女子。在教習耳朵根前。不知。嗟。嗟。喋。喋。談論什麼。却一眼一眼。觀望世寶。一會兒。電車在那邊角子上。停住了。兩位女子。先後下車。世寶左右無事。他趁電車並無目的地。也拉朋友下車。兩位女子。前行。世寶二人。遠遠相隨。看他轉灣抹角。行經多時。在一處弄內。走了進去。世寶不敢待慢。緊緊相隨。那女子。走入弄內。第三家。卽進去了。世寶抬頭一望。外面挂了一塊女學校的牌子。世寶一見。

心灰意懶不免倒抽一口冷氣。原來世寶會因輕舉妄動在女學生上面吃過大虧。以爲女學生徒大都神聖不可侵犯的了。立在弄內彷徨不忍。去無如。那位跟來的朋友急於買物回寓。不耐煩做巡街御史。的句當逼他速速上路。世寶無奈。卽同朋友回到馬路上。正想和那朋友到張園喝茶。去忽然迎面來了一部高輪子三灣頭橡皮輪的包車。跑得風一般的快。車中人拱手不迭忙叫世寶那裏去。世寶那裏去。世寶看這華服少年甚是面善。一時問顛倒叫他不。出名姓。那人却很殷勤。趕忙下車招呼。問知二人欲往張園。那人亦願下車奉陪。世寶再三請他上車。他只不肯。及至進入安壇。第中泡茶。世寶同來的朋友彼此請教尊姓大名。方知車中之人名免兒。叫做龔守。凡前番在徵逐社也曾經遇過。一二次。只因彼時衣服甚是落窳。舉止言語也沒現在這等軒昂。心想士別三日。真要刮目相看。哩。彼此泡茶閒談一個。他守凡老翁一個。稱他世寶先生。甚是親密。又道世翁目今時來運湊。聞得朋友說起世翁溫柔豐福。真不小哩。這位新嫂夫人如何頗想拜見。拜見。只不知兄弟有無這等幸福。世翁能不見外否。世寶含糊承諾。急想別話。全開卽問守翁現在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守凡道兄弟現到四馬路去。兄弟現寓卡德路。適從舍下出來。世寶笑問守翁住在此間有個女學校也相近嗎。守凡望着世寶哈哈大笑。說世翁又要得隴望蜀嗎。將來新嫂子動惱不是頑的呢。這事兄弟不敢贊成。算了罷。世寶因聽守凡隱隱約約話中有因。一直向他根究下去。說這位女教習煞是可愛。又道兄弟並無別樣目的。只交談一面便已心滿意足了。守凡遂道這有何難要談。今天天包可成功。卽問世寶如何酬謝之法。世寶道花酒一台。守凡搖頭道我不希罕。這個後來說來說去叫他先盡義務。後享權利。以後如有要求。無不量力贊成。只纔罷了說。

畢之後，三人起身出門，即向這個女校而來。守凡在前，世寶在後。世寶的朋友，早不耐煩，先回去了。世寶舉足進門，疑惑疑惑，守凡但說不妨，儘管入內，便是世寶一看天井，內停了兩部包車，却甚新式。三三下兩廂的屋子，樓上做了講堂，正中間是會客室，餐台、洋椅、桌上鋪了線結台毯，瓶中插些外國花草。地下鋪了地席，四壁全是玻璃，大廚安放學生成績品物，製造極其精工，只不信有些物品不像手工所能製造。大與西洋舶來的物相似，不免更加疑惑。守凡進入客廳，坐定，校役請問有什麼事。守凡即在身畔掏出名片一枚，授與來人，向他輕輕說了一句：「兩人坐定，飲茶。」校役入內之後，一會兒，香風過處，走出一位美人兒來，但見婷婷嫋嫋，款款盈盈，望見世寶一笑，鞠躬。正是車中所見之人。世寶喜得心癢難撓，問起姓名，方知此人即是校長。姓成，名露，園原籍貴州，却半帶上海口音。半帶官話。世寶說些久仰熱心的話。守凡即隨口亂謔說，敝友袁君夙仰貴校名譽，欲送表侄女進校讀書，欲乞貴校章程一份。校長即按叫人鐘命人取到校章二份，分與二人。露園說起此校，乃是校長一人獨力創辦，並不招募外款。心中佩服非常。兩個人談了一會，即興辭出外。守凡即上包車告便，先行說五句點時，光在大馬路日升樓後面成德里第二弄第三家邱家相會。因有要事面談，千萬不可失約。再三叮囑，而別。世寶總覺女校長成露園漂亮的狠，不像溫柔婦女。腆覷可欺，再加女校又是衆人屬目之地，自己學問有限，更與新學家仰攀不上。爽性心思冷了大半，又想守凡舉止恍惚，又不似正經路數。莫要上了瞎當。左思右想，在馬路上行，穀多時，覺得腿酸，想找一處茶館憩足。正在靜安寺路綠陰樹下獨行，踽踽其時，晚風吹衣，精神一爽。對面包車飛風而來，抬頭之際，車中美人和自己微笑點首，一瞥眼過去了。想不出是那一個，急忙回頭辨。

認不是校中教習是那一個。於是乎冷了的心思，重又熱度增高，恨不一時三刻，引上手。於是乎急匆地招了一部包車，跳上車子，說得日昇樓三字，頃刻到了。跳下車子，付過車錢，拿表一瞧，未到五點，即在明泉樓泡一碗茶，消磨時光。一會兒，世寶守凡二人已在一家人家樓上了。兩個人吸煙談心，只聽守凡道：世翁幸福不淺哩。這女士是廣東巨富，因為夫妻不睦，方才開辦這個學堂。一年工夫，總得貼上三千五千世寶聽了，咋舌道：這賠錢生意，幹什麼呢？守凡道：左不過好名罷了。我有鄰居一個女子，在校讀書，所以這個學校情形頗知底裏。女士一位同學相去我家不遠，時常來往，據說學校開辦費用到一萬開外，全是女士墊款。女士的父親原是有名的富商，賠嫁有到十萬左右，要錢使用，尙可向父親去支。你想，闊不闊呢？聽女士口風，想與本夫離婚，重新適人，不求學問，高尙但取人品端正，要有合式的人，就嫁兄弟。看來女士對於世翁頗有垂青之意，何不見機行事呢？世寶聞得一派胡言，不信任似的心，想安有堂堂女校校長，不擇才學，胡亂適人之理，守凡猜到世寶心理，卽道：世翁何必多疑？老兄是明白人，要知道現在的女學堂，惟有幾句英語尙還去得。他們來學的女子，亦只注重此事。另外國文科、學全、烏糟的，你想是也不是呢？世寶心中恍然大悟，登時快樂起來。總因利令智昏，彷彿絕色美貌的女財東，已經和他結了婚姻，住在三層樓高大洋房之內。汽車馬車、電燈電話、局面堂皇，舉動闊綽，風頭健得了不得。許多朋友大家望塵不及，不勝羨慕之至。手中執着章程，躺在鋪上觀玩不已。正在出神之際，守凡遞過香煙，請他吸食，回過神來，方知身在小屋之中。候時之間，萬念成空。自此二人行蹤漸密，守凡與世寶二人，天天混在一起，無非商議那進行之策，不得要領。世寶這時新近弄上一個大姐，守凡吃過夜飯，到世寶小

房子裏過癮。身上掏出幾張戲券，說是淮北義賑會分來的。兄弟買下四十張，盡行分給人家了。賸下幾張白丟了。可惜世翁也有興子去瞧一瞧嗎？世寶也就應允，遂住大舞台而去。但見上上下下，人已坐滿。惟有二包裏尚有空位子，及至走近一看，早被人家定去了。案目實因人多，招呼不及。兩人無奈，只得立着瞧望。忽見二包中來客，非是別人，即是露園和學生幾人。露園卽向世寶二人招呼，成氏坐定之後，看見二人沒有坐位，卽向守凡招招手，兒不知說句甚話。守凡亦向世寶招手，卽坐到包廂空位之上去了。世寶此時心中榮幸，無比覺得身上十萬八千毛孔沒一孔不舒服。異常那兩個女生是廣東口音，相貌遠不及露園美麗。世寶和露園談話甚投機，指指點點說笑不了也。無心瞧戲了。後來看客狂叫起來，一看水災戲出場了。浩浩蕩蕩一片大水兒啼女哭，慘不忍聞。佈景實是奇妙，做到後來更是淒慘。吃人肉哩。賣兒女哩。掘草根哩。剝樹皮哩。有被水淹死的，有活活餓死的，有懸梁服毒自盡的。但見許多看客助賑的賞洋如雨點一般紛紛擲向台上。這位女教習皮包內掏出幾卷十元五元的鈔票，加些現洋用手帕紮一紮，緊分作三次擲向台上而去。世寶看成氏的舉動如此豪邁，不覺佩服稱奇。心中詫異不迭。心想守凡所說豪富的話，竟是千真萬真了。難得這位女財主對我如此有情，毫無矜貴之態。自己此時若不丟些賞洋，不免被人看輕，也忍痛去了一百塊錢。守凡推說帶錢不便，亦向世寶相假五十金。使了一個大變金錢的過門，弄些草紙銅圓放在手巾包內，一包緊擲了下去。並且守凡向世寶拿錢，似借非借，甚是含糊。分明是慷他人之慨罷了。世寶當着盛氏裝闖不及，那敢哼一聲呢？守凡於中介紹之後，將世寶大吹特吹，幾乎吹到天上去了。所以兩個人談話漸漸入港，一算明天是禮拜六，世寶擬下午四

第

六

期

時在一品香大餐卽夕約定守帆屬爲致意女士千勿失約女士慨然允許自後二人漸漸熟識起來不上一月卽在跑馬廳地方租起三樓兩廂的高大房屋做了住家屋內一切紅木桌椅動用家具之類盡由女士出錢守凡承辦世寶不名一錢坐享艷福心中迷迷糊糊好似做夢一般門首貼了袁公館的條子汽車馬車出進進好不氣概熱鬧誰知不上半月女士因與世寶口角竟其一去不歸只得回頭房子將家具等物搬回家中及至到了月底皮貨店珠寶店金子店馬車行汽車行出租木器店盡到世寶家中收帳算一算有到五千八九百金方知大大着了騙拐幾次三番向女校查問姓成的校長並非此人說起面貌方知此人是校內盡義務的庶務員是守凡所薦不知去向世寶急找守凡說話亦已不知去向因世寶雖與守凡聚首多日並不知他居址下落後來一加探聽方知中了女拆白黨的圈套實在後悔不迭這事世寶一逕瞞住朋友所以知道的人很少後來事隔多月又上了翻帮的道兒真正氣苦連天無從伸訴世寶無聊之極重向溫氏親近溫氏不知說了多少氣話出了多少眼淚這回賭敗婦家所以夾七夾八有此破口大罵却不料這一鬧竟將溫氏活活鬧死真是彌天大禍如何擋得下來至於來打巴掌的人確是柔雲的丈夫當天晚上柔雲的娘姨去敲溫伯初的大門要叫伯初前去其時伯初未歸家人問明來人住址允爲代達及至第二個娘姨追上已難收回成命想再轉去取銷敲了半日大門敲不應了兩個娘姨三轉四回回來之時時候已不早了叫聲奶奶不應想是睡去彼此就關大門睡覺第二天娘姨進房掃地見狀大驚慌得說不出話出門狂叫幸有鄰舍出主叫他速報捕房爲是這裏伯初鬪了一夜的牌正想回家睡覺一進門卽有娘姨說明昨夜有人敲門說某家人家屬少爺有事前

去伯初納罕不迭正在堂前駭想忽燒飯司務奔了進來說某處人家吊死了人伯初一聽正與適才所說地址無二不覺驚呼阿呀飛也似跑出門去後面又有飯司車夫相從進門之後世寶正想從內逃出仇人相見分外凶狠不由分說拖住了就是一頓惡打早有巡捕進門喝住衆人將世寶帶入捕房總算遇了解救然而世寶此時已是狼狽不堪真叫做自作自受呢正是

壞屋更兼連夜雨破船却遇打頭風

欲知此事如何下場且待下回分解

茶餘客話

客有談某地審判廳瑣案者有男女二人甚相善心醉歐風因強效自由結婚例約而每夜必敦倫一度亦爲其約文之一無何而男病求罷女曰有約在安能以病強免男固無如之何他日而女病亦求罷男亦曰有約在安能以強免而女亦無如之何坐是交惡遂訴於初級審判廳推事曰此非吾力之所能及也置不理而二人之爭鬩不已復上訴於地方審判廳而受理焉因責而遣之

小說情
夢梅再世

董俞女士

情海無邊。情天無極。從來好事多磨折。美滿姻緣。締獨難。月老狡詭。鴛鴦錯譜。巧妻拙夫。千古同慨。若有情人。多成眷屬。此事固可以傳矣。柳公子字尋梅。父以齷齪起家。世居蒲城。公子丰神俊秀。聰穎異常。既雄於財。更達於學。自科舉廢後。卽遊學東瀛。入日本工業學校。數年前畢業歸里。研深究極。將整頓中國之工業焉。其書齋布置華麗。陳設精雅。惟臨廣衢。車水馬龍。甚囂塵上。一日天氣清明。惠風和暢。正修禊時也。門外車馬聲益多。公子頓觸游興。戴呢帽。披大衣。繫桃紅領結。圍梨花硬領。口啣雪茄。匆匆而出。至公園。公園居蒲城之中。廣可數十畝。樓台亭閣。鱗次鱗比。四時花草。爭妍鬥麗。每遇星期。令節。工商學界之來游者。實繁有徒。公子既至園。巡覽一周。爽心豁目。怡然自得。園中有一釣台。榜曰羨魚。四面皆窗。爲園之中心點。凡游園者。莫不經此。公子卽品茗於此。倚欄四眺。心曠神怡。脫塵俗之胸襟。吸新鮮之空氣。洵足樂也。公子坐久。檢視時計。訝曰。已四時矣。何尙未來耶。又以左手插入衣袋。取袖珍日記視之。笑曰。昨約五時耳。余悔早來。空費此半日好光陰也。正自言自語時。有二女子。經其側。見公子。獨自喃喃掩口作胡盧笑。公子覺仰而視之。目眩而神往。蓋二女子姿容窈窕。飄飄然如天仙之下降。當時視線所注。秋水盈盈。互相接觸。如電光然。二女子面泛桃花。珊珊怯退。公子忽忽若有所失。如眼簾中有攝影箱。己將二女士之情影。盡攝於腦海中。忽有一人拍其肩曰。君來何早耶。累君候久。恕罪。恕罪。又一人曰。夫子。

者有不豫色。然何若木雞而思之深耶。請明以告我。公子作遁辭曰：唯唯否否。盼君等來耳。言未畢。先來者以手遙指。謂後來者曰：令妹與陶女士在此。後來者即匆匆去。與二女士相談論。彼何人斯。一報館主。筆章痴僧也。一本城世家子周作賓也。其修短合度。長裙洒地。作賓之妹靜良也。態度輕盈。飄然若仙。陶女士冠英也。二女士同肄業於某校。以星期故。散步來游。公子自作賓去後。細詢痴僧。僧與周家有中表親。備悉底蘊。告諸公子。公子狂喜。自計年將弱冠。尙未締姻。若得個中一人以爲耦。則豔福無窮矣。轉輾思維。遙見作賓向二女士作別。臨行靜良謂作賓曰：余適在家。見有柯君刺邀哥晚殮。哥去也未。作賓曰：余本約章柳二君同往。故齊集於此。即返至釣臺。與柳章同行。二女士亦賦歸去來辭。柯名佛心。與公子同學東瀛。畢業返國。適痴僧創辦某報館。倩柯任編輯事宜。柯因心存淡泊。厭城市囂攘。擇幽靜地於城外。築精舍數間。落成後。設宴款客。柯與公子等。詩酒相酬。朝夕晤對。故相見時。不作一客套語。餚核既陳。賓主酬酢。猜拳行令。薄有醉意。忽聞簾鉤丁東。環珮聲響。一女士翩然趨入。取樂譜一冊而去。公子素知柯無姊妹。行何來。此窈窕淑女耶。乘醉問曰：伊何人。柯曰：女士陶姓。幼失怙恃。無兄弟姊妹。於余有甥誼。故寄養余家。性甚聰慧。肄業某學校。考試輒爲諸生冠。標梅迨告君其爲庶士耶。公子曰：請君無戲言。恐屬垣有耳。令人難堪。詎知私語切切。早飛入冠英之耳。少時。燭淚摧殘。杯盤狼藉。客皆致謝。主人送客於門外。公子逡巡。趨趨目射樓窗。早有仙子俯身。彫欄嫣然微笑。目逆而送之。時光荏苒。自春徂夏。溽暑炎臨。學校循例放假。一日。靜良與冠英同遊憩園。荷淨。納涼。薰風解慍。與靜良竊竊私語。遙見公子負手行來。不期而遇。含笑示意。萬丈情絲。已牢縛二人胸中。詎知冠英心有所觸。帕遺於地。若不自覺。公子見之。

身而拾之。正襟歛容而言曰。女士其遺帕否。冠英搜索不得。紅漲於頰曰。然。公子曰。適僕拾帕一方。是女士物也。未若然。當令珠還合浦。言時。卽以己帕易之。遞冠英手中。冠英明知非己物。以意會心。以心會意。俯首收受。致謝而去。一日。公子至柯家。佛心尙未回。冠英出應客。導公子入書室。一金髮奴捧茶。貢客。公子欲尋數語作酬酢。偏索不得。如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未既見之。似有千言萬語。亦既觀止。轉覺默默。久之。公子靦然曰。女士於某校中。作何功課。可得聞耶。斯言一出。如駟馬奔馳。江漢橫流。滔滔不絕矣。冠英曰。某校中國文手工算學英文功課完善。教員亦循循善誘。余於去年春入校。明年上學期可以畢業。公子曰。科學精邃。諒女士聰慧。當別有心得。冠英曰。余塵根最鈍。分科試驗。屢占殿軍。蒙君嘉獎。愧何如之。公子曰。柯家現居城外。離校較遠。耽耽於書史者。日僕僕於道途。風霜雨露。隨處堪虞。冠英一聞此語。如醍醐灌頂。沁入心肺。答曰。下學期擬寄宿校中耳。無何。炊煙四起。暮鴉飛鳴。遂握手而別。晨星熹微。朝暾初上。公子獨坐書齋。添香讀史。闇者持刺入言。柯家相邀。公子遂整衣冠。至柯家。佛心含笑出迎。倩公子擔任報館論說。因章痴僧赴杭醫病。故公子曰。痴公何病。遂如是匆促。不及一別故人耶。佛心曰。渠有足腫之病。步履蹣跚。不良於行。痴公嗜酒如命。大約濕氣下降。恨城中無良醫。昨渠戚來言。杭有專治足疾某。故至杭求醫耳。公子曰。雖然。余才拙不足當貴報主筆。恐一經鄙人着墨。致貶貴報身價。柯曰。彼此知己。何庸客氣。倘君有暇。請擔任論說。時評兩門。勿責余之誅求無厭也。公子曰。一之己甚。其可再乎。柯曰。君既擔任論說一門。則時評又要倩人耳。雖然。幸猶有人在。公子見凡上有報。披而讀之。柯曰。請看今日之論說。若何。公子見是論近日之時勢。洋洋千言。語語中要。不勝嘆服。曰。是何人手筆。柯曰。請看

署名便知。公子見論題下有二小字曰：慕柳。遂問佛心曰：慕柳究是何人？柯曰：久當自知。公子曰：有此大手筆，何不請其繼續，而舍近圖遠耶？柯曰：此論尙欠雄壯。公子曰：有如女子口吻，言未畢，簾鉤聲響。冠英珊珊其來。公子起身握手爲禮。冠曰：慕柳君來矣。公子方知慕柳是冠英別號，並贊嘆斯論佳妙。冠英謙謝不遑。公子問冠英取慕柳二字何義？柯不待冠英之答，卽吟曰：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不知意若何。冠英曰：惡是何言也。來日見舅大忙，不揣鄙陋，願代捉刀，甥素無別號，慕柳君才署此二字，豈有他哉？今反爲舅藉口，直以德報怨耳。滿面緋紅，似羞似怒，益增嫵媚。柯曰：偶爾戲言，致觸甥怒，吾過矣。願甥恕之。冠英曰：舅氏何過之有？願此後不作此種惡謔可矣。柯曰：當謹受教。自是公子不特羨女士貌美，又欽女士才學，更喜其口角伶俐，故愛情層層疊起，又不知增幾千萬丈矣。

未完

女界新聞

瀏覽報章事關女界有新奇可喜者彙而存之亦野史勸懲之作用也明日黃花幸毋謂我
湖北

高級提調

武昌老善後局街杏花天四號有王公館者本爲高級提調（鄂省之所謂提調卽台基之別名）原名張太太住閩馬廠與廖太太暨陸軍部陳公館齊名人稱爲三鼎甲張有義女名張秀才貌僅中姿曾肄業女子法政學校數月故裝束極爲文明落落大方殊無小家習氣與政學界人自由結婚已歷五次類以金錢耗盡宣告脫離復其賣笑本業去歲九月因淫業發達被警察署探訪隊拏獲下驅逐之令張迺密築香巢於杏花天復與某某兵輪副官王某結自由婚旋因王已知其底蘊絕跡不至然張仍藉王聲勢大張旗鼓爲女學生臨時苟合之媒介逐日僕婢四出勾引天然足東洋頭之女學生結隊而來儼同上課一班闊少趨之若狂車馬盈門笙歌達旦蓋已不知墮壞多少名節矣

陳妾

漢陽鉅富陳某年已四旬憂抱伯道曾納本地魯姓女爲妾因其大婦愛食楊梅時有勃谿之聲故陳於去年春間將魯妾移居武昌大樹巷五號一切供奉甚爲優崇陳則每星期過宿兩夜該妾既脫離大婦

之專制得享自由幸福境况亦頗不惡。詎以楊花水性竟與附近小賈王某妍識。兩情日熱。遂謀棄陳而去。與王某爲長久夫妻。前星期五之夕。魯氏正與王某同宿。而陳適至。魯氏突然翻面。矢口不認。爲陳妾。且誣指陳爲竊盜強姦。卒同王某將陳扭住。痛加毆辱。陳所衣之狐裘。扯爲蝴蝶片片。旋又扭陳至警察一署。街隣聞之。僉謂魯氏之淫狠。其罪實不容誅。亦可謂家庭之奇變矣。

一樹梨花壓海棠

武昌商人劉某素喜納妾。然憐新棄舊。旋合旋離。被哄騙者已不知凡幾矣。前曾將其繼配曾秀英逐出。曾氏迭請商董姚某周某從中解釋。奈劉甚執拗。不能轉圜。姚周亦無可如何付之一嘆而已。劉逐曾後。不耐鰥居。特請人訪求佳麗。適探得廣福坊戴公館前在鄂候補老爺已死。太太有一女。年已三十四歲。尙未出閣。該女曾三字人。未嫁而三夫皆死。原擬不再擇婿。終老閨房。品貌極佳。迺託媒關說。給以聘禮八百串。戴宅竟允其婚。劉某年已花甲。迎娶之日。剃去鬚鬚。興致勃勃。是日賓客滿座。戲令劉之兒媳僕婢等。羣呼新娘爲老太太。有一客笑曰。以老小姐之資格。一入夫家。卽爲老太太。可爲閨門趣史。但尙有一曾秀英在。恐終不免變老太太爲姨太太耳。

李燕子

乾福三巷高級李燕子。以假女學生資格。與某帽廠某職員結自由婚。惟淫性過度。常赴各提調衙門。供差某職員知之。去臘宣告離婚。該娼遂大張旗鼓。招納情郎。旋被警察一署拘拿。驅逐。另築香巢於八寶巷九號。前晚某署某弁及某錢庄某夥紀某靴店主老四。同訪粧閣。大生醋波。相持激烈。不知所終。

湖南

留學生之新情史

留日陸軍學生周某。翩翩佳公子也。與前年湖南考送之留辛女學生程某。妍識已久。近在東京。日比谷公園。松本樓秘密結婚。有曾與周在岳州鎮守府同事之友人某。知其事。以周爲重婚。頗碍法律。急以周原有髮妻。并在岳州。曾娶側室之實情。面告程氏。詎程非惟不悔。且聳令周與髮妻離婚。事爲湖南同鄉所聞。以此舉於男女學界。大有關係。因開臨時會討論。程竟公然到會。力言已有自由。他人無干涉之權。且現時英雄男界推袁。女界則未之見。蓋隱以自許也。又謂如周某者。英才年少。縱令使君有婦。助簞亦所甘心。云云。同鄉留學界大譁。因於十九日。在神田大松俱樂部開全體大會。到者四百餘人。僉謂周犯重婚罪。且此次結婚。並無媒妁。乃議決三條。一登報。二除湖南同鄉會員名。三呈請公使撤消公費。東京留學界某君。特爲製新竹枝詞十首。茲錄如次。

蔓草野田凝夙露。櫻花江戶正春宵。周郎艷福真堪羨。贏得大喬又小喬。
七旬老母日倚門。貧婦飢兒涕淚痕。異地櫻花開正好。樓高富士且銷魂。
巴陵城外草萋萋。少婦閨中怨別離。望斷岳陽樓上月。郎情如水不還西。
芙蓉被底戲鴛鴦。枕上脂痕席上香。但見新人工笑盼。那聞二婦泣瀟湘。
阿爺走送母牽衣。臨別叮嚀好自持。謫墮人天緣綺恨。蓬萊汝莫賦相思。
鬚眉當代數袁公。巾幗無人許我儂。自古英雄皆好色。又垂青眼到妖童。

女兒十八解相思。墮入情魔不自知。相識檀郎纔一月。鵲橋私渡已多時。桃花憔悴舊容光。姊妹嗚嗚話短長。新漲蠻腰衣帶減。鬢雲猶是女兒粧。自賤強顏說自由。桑中濮上竟忘羞。傷心誤作盧家婦。千古恨成松本樓。不得自由毋寧死。爲人作妾亦堪傷。秋風團扇新涼早。薄倖人間李十郎。

江蘇

血海鴛鴦

江蘇興化縣東鄉丁家莊某甲者。丁家莊農子人。鄰家有女。頗具姿首。某甲艷之。相與目成。漸通情好。卿卿我我。互以白首爲期。但苦於兩姓高堂。莫喻其旨。而甲與鄰女。又皆赧於自達。此兩心傾許。背人私誓。寧死勿渝。如是者非一日矣。近則甲爲母命所逼。議婚他姓。雖知鄰女之不可負。而苦於事與心違。則姑曲徇母意。與某氏女爲婚。受室以來。伉儷亦甚相得。而與鄰女乃大疏矣。鄰女以愛極而生憤。意甲終棄己也。則使人傳語於甲。謂苟得最後一面。罄此衷曲。雖死無憾。甲憫其誠摯。卽乘間詣女室。女暱與語。情致纏綿如故。甲乃大感。更乞爲歡。女亦弗拒。方登牀互抱之頃。女忽乘甲不意。從枕旁潛出利翦。向甲胯下猛割。甲方覺痛而勢已落矣。此女子之心理。確似今之主持第二三次革命者。自謂當日含辛茹苦。創造成功。豈有甘心讓人之理。我旣無福享受。索興拿出破壞手段。連根斷送。大家受用不成。此其所以咬定牙根下此毒手也。甲旣受創。乃知爲女所賺。急起負痛而歸。歸而狼狽已甚。仆臥榻上不能起。妻見其狀大驚。趨問所苦。甲乃泣曰。鄰女殺我。汝必爲我復仇。妻初不解所謂。甲更解襠示之。血淋漓滿衣袴。而

所恃爲昂藏丈夫之具。則無有矣。妻乃大駭而呼。甲母聞之。疑其子與新婦反目。亟趨視之。甲已憊不能語。婦亦吶吶不出口。但指甲下體以示姑。姑見而驚且痛。意其子爲婦所啄也。遽反身入庖廚。覓得廚刀。向婦猛斫。婦方欲辯。而頸間已受重創。俄而喉斷氣絕。死。方甲母入室時。甲猶呻吟牀榻。親見母斫其婦。而苦其口已噤。不能爲婦申剖。婦旣受刃。甲亦氣絕。兩尸橫陳於室。血跡濡染殆遍。母亦不知所措。出告鄰舍。謂婦殺吾子。吾已手刃婦矣。鄰舍駭絕。羣來探視。僉謂新婦柔順。何遽凶暴至此。方嘖嘖疑詫間。而鄰女挺身至矣。排衆入室。逕告甲母曰。殺汝子者我也。奈何殃及新婦。我本辦一死而爲此。故來自首。請卽捉我官裏去。衆聞女言駭怪。莫知所云。然女終留弗去。衆意稍定。乃勸甲母姑繫此女詣官。甲母從之。立逮女至縣城。投請法庭訊鞫。女仍自認不諱。甲母以誤會而殺其婦。亦於庭中慷慨自承。法庭照錄供詞。行將定讞。審訊之日。觀者甚衆。咸謂此女風貌佳絕。固不類農家產。卽其態度柔婉。亦不似能操刀殺人者。牀頭一剪之威。殆非戀愛之魔力不至此。

廣西

胎產誌異

廣西上思縣屬羅烏村婦黃李氏。於陰歷去年二月喪其所天。李向無生育。僅一夫弟。年二十餘。與李同居。夫弟因家貧未娶。故叔嫂之外別無第三人同室。不意李忽於去年四五月間。肢體疲憊。形容消瘦。繼復腹部驟碩。儼如孕婦。親屬見之。咸相詫異。羣疑其與夫弟苟合。其與李相厚者。則暗地詢其顛末。擬爲之急圖處置。而李堅不承認。久之疑謗益甚。稍重名節者。至不與齒。而其夫弟亦大受親族友朋之唾罵。

雖百端剖白。而陳平盜嫂之惡名。終於不能洗刷矣。惟彼叔嫂二人自信有餘。亦惟置諸不理。徐觀其異而已。屈指年餘。未見誕生。人言亦遂稍息。至陰歷前月二十日晚。李就寢之後。腹驟作痛。大似臨盆。急呼叔起。央請代招素相親密之女友來。至則腹部下陷。俄頃產出蠢然一物。非人非畜。蠕蠕微動。狀類老芭蕉之結實。色作綠黃。自此羣疑始釋。質諸各醫學來。皆莫能爲明確之答覆云。

好一段風流佳話

桂督總文案梁某。粵省高明縣人。前清附生。生平工書善畫。與肇慶南門濠某校書善。校書賞識其爲人。梁亦每欲金屋藏嬌。惟家貧不能爲之脫籍。遂百計張羅。始得盤費。赴桂投某文案處。求充作記室。某文案者。張鳴歧之幕友也。遂留梁在寓候差。當梁與妓泣別時。已有比翼鳥連理枝之誓。詎梁赴桂甫經兩月。聞該校書已由其友人楊某贖去。梁以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牙在寓作憶美時。十首放之。案上不復爲意。會張到某幕友處。見詩及字。大爲賞識。詢諸幕友。始知梁係來桂作客者。囑某幕友招致之。某幕友見張加以青眼。囑梁將詩十首。以蠅頭小楷書於扇上。獻諸張。張遂留之。幕府大加信用。張去後。薦之於沈沈。去後。薦之於陸。今張再到廣西。并兼署桂督。舊雨重逢。更爲密邇。若梁者。因鍾情妓女。而得此奇逢。夫亦風流佳話也。

男女混雜之修道

安徽桐城縣西鄉道有嚴姓者。年方不惑。家資頗饒。稍識文字。向來遊蕩成性。不事生產。惟受周某以光天道邪說。蠱惑吃齋修道。迄已數年。並引其妻其子。並及家人親戚。一同潛修。現其妻已死。其子已亡。猶

復大張旗鼓。以爲道將修成。升天有日。日前異想天開。謂凡人在世。難免情慾。不斬情根。不足以見修道工夫。爰是邀其姪女弟婦。并親妹四人。赤身露體。同居一室。嚴某獨坐席上。婦女圍坐四旁。並將房門緊閉。非七日不開。以試驗其情慾之果。已斬除與否。現該族人等以嚴所爲。攸關風化。爲法律所不許。業已報由官廳究治。不知若何結果也。

浙江

詹先生

浙江衢縣西鄉鹿鳴山寺內有詹先生偶像。案前設有籤筒。迷信家稱爲靈驗。正月某日爲香火最盛之期。鄉愚來禱者甚衆。其最奇者。有一婦人脚背生瘡。以巾向偶像脚背一擦。復以自擦其脚背。如是者三次。有一三十許之婦人。入而求子。以巾連擦偶像之下體。更自向私處頻擦之。見者皆爲捧腹。而一般游棍。又混雜其間。留此弊風。地方官何以不察也。

淫嫗

淫嫗浙江新城縣有鉅族屠氏寡婦（或云姓羅）撫一孤兒年十五矣。體極羸瘦。似病瘵者。多方調治。咸無效果。而挈此子以同臥起者。則一六十五歲之老嫗。閒叩此嫗以兒病之故。嫗亦無以對也。寡婦懼子不壽。日夜涕泣。更以言餽其子。子乃自言與嫗苟合。已三載。嫗性極蕩。無夜或輟。寡婦痛責老嫗。立逐之去。已則携子到杭。延某西醫驗視。醫言命尙可保。而痿弱終不易治。是亦異聞也。

福建

人產猴

閩省海澄縣轄青陽社楊氏婦。懷孕時。室中常見一白鼠。周旋左右。留戀不去。婦頗怪之。一日腹痛甚劇。旋產一物。遍體皆毛。諦視之。則猴也。聞者爭傳爲怪事云。

陳奇

梅花簪 (續)

空喜第二十六齣

(商調過曲)(山坡羊)(旦披枷鎖哭上)苦。嗟。响。鐺。鐺。柳。鈴。巡。邏。冷。冥。冥。陰。風。燐。火。套。頭。的。好。似。軟。飄。飄。鴛。鴦。帶。拖。縛。手。的。當。了。金。閃。閃。寶。釧。牢。拴。鎖。淚。如。梭。怎。這。般。便。是。俺。杜。水。梅。一。生。的。結。果。苦。嗟。恁。悲。涼。景。況。誰。經。過。奈。我。欲。死。不。能。生。不。可。風。波。不。提。防。受。折。磨。因。何。想。前。生。孽。債。多。

我杜水梅報警雪恨。只道一死全休。不料含羞入獄。度日如年。喜得禁子郭宗解仗義憐冤。好心看待。不至生受苦楚凌辱。又聞胡賊奉旨平倭。兵敗降虜。冤家遠離。天那。不知我杜水梅可有出頭之日了。(淚坐介)(淨急上)忙將新按院報與久冤人杜小娘子那裏。(旦)禁子哥何事。這等歡喜(淨)聽俺道來。

(大石過曲)(賽觀音)見官衙將按院接。急抽轉報伊聽者。管是你喜星臨也。苦盡甘來把愁撇。

(旦)可是新按院一到。就天恩大赦。(淨)那是天恩大赦。且問你丈夫姓名。誰何方人氏。(旦)奴家丈夫姓徐名苞。粵東惠州人氏。(淨)如今新按院姓徐名苞。粵東惠州人氏。他是你丈夫。不是(旦驚介)住了。新按院姓徐名苞。粵東惠州人氏。(淨)新按院姓徐



名苞、粵、東、惠州、人、氏、(旦喜笑介)呀、這、這、等、果、果、是、奴、家、丈、夫、了、我、好、喜、也、(悲介)徐、郎、徐、郎、你、果、然、做、了、官、來、了、怎、知、你、妻、子、還、在、此、受、罪、呢。

(前腔)一、聞、言、心、歡、悅、久、拚、做、生、離、死、別、不、想、到、親、人、遇、也、喜、上、心、來、又、痛、幾、絕。

只是、怎、麼、得、與、他、相、見、(淨)往、例、按、院、到、任、定、要、掛、牌、清、獄、那、時、親、來、點、監、見、你、名、字、自、然、相、認、的、(旦)原、來、如、此。

(人月圓)(淨)今、日、個、快、把、神、天、謝、特、地、憐、伊、苦、和、節、不、單、是、覆、盆、高、照、奇、冤、雪、少、不、得、夫、人、伊、做、也、這、時、候、纔、顯、得、你、是、女、中、英、傑。

(旦哭介)徐、郎、想、當、日、閨、閣、之、中、只、望、你、金、榜、題、名、洞、房、花、燭、你、今、日、衣、錦、登、朝、怎、知、這、牢、獄、之、中、便、是、俺、夫、妻、相、會、之、地、了。

(前腔)暗、想、像、流、淚、滿、腮、頰、徐、郎、若、見、你、妻、子、恁、般、形、狀、呵、兀、的、不、痛、倒、塵、埃、驚、一、跌、且、住、他、如、今、駟、馬、高、車、我、這、般、垢、面、蓬、頭、羞、答、答、怎、麼、好、上、前、相、見、怕、他、少、年、新、貴、心、如、鐵、肯、囚、婦、做、夫、妻、廝、認、也、那、更、乍、相、逢、教、我、怎、生、羞、怯。

(淨)咳、小、娘、子、差、矣、你、今、爲、他、守、節、以、至、於、此、那、有、不、認、之、理、患、難、之、中、怎、還、做、此、兒、女、之、態、只、索、老、着、臉、上、前、相、認、便、了、(旦點頭)淚、介)禁、子、哥、說、得、有、理。

舊、交、心、爲、絕、絃、哀、崔、燕、誰、召、分、司、御、史、來、杜、牧

今、日、幸、爲、秦、晉、會、盧、蘇、獄、成、冤、雪、見、雲、開、馬、戴

(旦)禁、子、哥、新、按、院、姓、徐、名、苞、粵、東、惠州、人、氏、不、差、的、(淨)不、差、的、(旦)果、然、不、差、的、(淨)果、然、不、差、的、(旦)哎、呀、我、好、喜、也、我、好、喜、也、(同、笑、下)

點監第二十七齣

(引子)(顆顆珠)(末扮知府帶二役老旦扮吏同上)聞、說、自、清、監、青、年、按、院、政、事、果、能、賢。

下官濟南府正堂。今有新按院到任掛牌清獄。親自點監。只得在此伺候。喚禁子（淨上）不聞呼喚。士常聽喚。牢頭（叩見介）（末）獄中打掃潔淨。分付各犯。逐案聽點。不許錯亂喧嘩。按院老爺到時。須要小心。（淨應介）（俱虛下）（生帶四雜執旗二。削刀中軍捧勅印。鳴鑼張蓋上）欽承朝命出臬京。糾察貪官斬佞臣。漫道二天能覆庇。須知一面不容情。下官徐苞。蒙聖恩點爲山東巡按。到任以來。想起前警。十分切齒。怎奈胡賊家室消亡。那惡婦已經漏網。好生可恨。昨見各府州縣申報。各案獄囚。罪多徒流絞斬。想來不乏冤情。爲此照例掛牌清獄。親自點監。左右就打道往濟南府中走一遭也。（行介）

（過曲）幸地錦當（生）好笑俺雪平東海待觀青天現。放着怨井深深不自填。歎孤鸞寡鵠有誰憐。佩玉拖金實枉然。

（到介）（末上接生升座末庭參介）（衆役下）（老旦扮吏四雜扮皂隸上）（生）本院起自寒微。蒙恩特簡。矢慎矢公。以酬聖眷。愚民犯法。情屬可矜。本院體上天好生之心。法司寇平刑之準。罪當則諒法處決。疑讞可原情釋減。不知貴府獄中重大罪囚。共有幾起。（末打拱介）一共三百六十五名。（生）且請回衙理事。（末告退介）（分付老旦介）小心伺候。（末下）（隸喝道行介）（淨上接生進監坐介）（淨叩見介）（生）且取死囚簿來看。（老旦送冊生看介）江洋大盜一名錢之甲。有贓有據。斬復何疑。（判介）斬（又看介）白日持刀殺人一名孫老虎。如此罪亦應抵。（判）斬（又看介）謀反造意一名穆大頭。此乃不赦之罪。（判）斬（又看介）強姦致死一名王三。情真罪當。這也不枉。（判介）斬帶各犯聽點。（生標牌付淨下帶副淨丑小生末上）從前都做錯。到此始知非。（跪介）老旦點名介）錢之甲（副淨）有（老旦）孫老虎（丑）有（老旦）穆大頭（末）有（老旦）王三（小生）有（生）各犯呵。

（北新水令）你本是愚民失教入深淵。那知道聖朝刑憲爾等尙有何言（各犯泣介）犯人自作自受。死已無怨了。（生歎介）悔心知已晚。就死有誰憐。好着我展轉俄延。難替他謀開一面。

帶去收監。秋後處決。（四犯起介）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淨帶下）（生又看介）圖毆致死一名劉五。呀。查此案受傷身亡。已在辜限之外。又因他病。如何問得抵償。（又看介）大盜當獲一名金麻子。勘得金麻子打劫蔡百萬家。當夜被獲。嚴訊無異。以強盜律擬斬。呀。按

律強盜得財者斬。該犯既未得財，且係一人行劫，雖有器械，並未傷人，也問不得斬。二犯聽審（生標牌付淨下）（帶副淨丑上）（老旦唱名介）劉五（副淨）有（老旦）金麻子（丑）有（二犯同叫冤介）（生）你二人俱係應死囚徒，本院姑寬一面之網，饒你死罪，都要改過從新，左右開了刑具，各打四十（打介）

（南步步嬌）（副淨丑）俺只爲惹氣貪財遭刑憲，深謝神明鑒雲撥靚青天。死裡逃生，啣佩恩非淺，深自悔前愆。願從今守分多行善。

（生）放出監門（副淨丑叩介）免爲屈死鬼，真是再生人（同下）（生又看介）謀殺親夫、女犯、一名杜水梅（大驚介）（擦眼重看介）謀殺親夫、女犯、一名杜（住口呆介）呀，怎麼又有一個杜水梅，快查案卷來看（老旦送卷生看介）勸得女犯杜水梅，於某年月日，縱死親夫胡型，且住這女犯，可是廣東人氏，這胡型，可是前任撫臺公子（老旦）正是（生）原來這惡婦又做出這般歹事，天網恢恢，如今也犯在本院之手，左右速帶女犯杜水梅當面（生標牌付隸喚淨帶旦上）（旦）喜極翻成苦，悲深更帶羞（哭介）我那徐（衆喝介）跪着（旦伏地泣介）正是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生冷笑介）你就是那杜水梅，你今日可曉得我是誰（旦背驚介）呀，這氣息不好也（哭介）徐郎，我怎麼不曉得你，難道你竟不曉得我了（生拍案怒介）咳（衆喝堂介）

（北折桂令）（生）好叫俺禁不住怒發三千，回想當年懊恨無邊，生擦擦折損連枝，分開比目，打散雙鴛，只道俺秦簫斷，還思你趙璧終全，誰知那蠢花簪變成慘淡好夫妻，翻做冤愆，羞答答抱琵琶，過別船（旦急介）哎呀，徐郎，你說那裏話來，奴家呵

（南江兒水）自被強徒害，受苦煎，說來只恐肝腸斷，幸保得白玉全，無玷（生）好一個白玉無玷，且問你既要全，真何難，一死（旦）呀，難道奴家還捨不得一死麼，怎千磨百折，生何戀，怎奈提備人多，難以下手，又爲俺爹爹死於非命，不共戴天，誓殺此賊，以報深讐，只得假意依允成親，將他灌醉，方纔把他縊死，那時呵，拚命盡長絲白練，要報奇冤，殺奸人死而無怨。

(生)成親便成親，怎麼叫做假意。你婦人家水性楊花，又不知有甚姦情，復將胡賊殺死，反賴做恁般絕大題目，希圖漏網。且問你今日縱死了他，便是爲我報讎，可記得前日要刺殺了我，也是爲他除害麼？(旦)呀，差人前來殺你，實乃胡賊之謀。奴家爲此痛入深心，怎說爲他除害？(生)咳，想起來我好恨也。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枉爲你苦奔馳，路幾千枉爲你痛呼號，千百遍枉爲你問破了人前口，枉爲你望斷了渡頭船。(旦)住了，你既來訪我，便該知我事情了。(生)俺怎不知道。呀，會與你對面兒厮覷見。(旦)這就奇了。奴家一路來被他鎖入艙中，進衙後又被幽居別室，怎麼得與你相見？(生)你舟泊江西十八灘前，現那山東巡撫封條難道俺認差了？(旦)好奇怪，俺曉得甚麼江西十八灘在那里，青天白日之下，搗出這樣的鬼話來。且問你那時見俺便怎麼？(生)咳，可怪你不將俺掛在眼。

(旦)冷笑介)越發好笑。(生)惡婦，我將那梅花簪擲入你舟中，只望你見了花簪與我一言誰知你不探而退。且問你那梅花簪如今在那裏？(旦)着急介)這是那裏說起。我見你甚麼梅花簪，你莫非是見鬼不成？(生)拍案怒介)哇，你把那花簪撇一邊，反道俺見鬼將伊騙。(旦)徐郎，你不肯認我也罷，何苦造此虛言將奴冤賴？(生)惡婦，你還叫俺徐郎怎麼？(旦)難道也叫你老爺不成？(生)姻緣我和你恩和義兩棄捐，你若想生也麼旋，除非是日西方海變田。

(旦)起立介)哎呀，奴家久拚一死，何望生全，但你若以此莫須有之事冤賴奴家，雖死亦難瞑目。

(南僥僥令)抱屈還添屈，含冤更被冤。我曉得你了，你怕我羈囚爲配官聲，玷待重去選千金，結好緣。

(北收江南)(生氣介)呀，不想你恁般樣潑賤呵，一連的殺二天，如此惡婦，斬復何疑？(執筆恨介)氣得俺眼昏手戰，判難全。左右發與那惡婦畫押。(旦)驚哭介)哎呀，你你果然竟把我處斬了，兀的不痛殺我也。(倒介)生)惡婦惡婦，你今日也是一死，何不守節而亡，留芳百世，省得這遺臭千秋也。誰將伊可憐，誰將伊可憐，呀，則怕你魂歸地下也羞慚。

(旦)醒介)哎呀，我杜水梅，歷盡艱辛，以全節操，只道夫婦重逢，十分歡喜，誰知你負義忘恩，並不憐我，冤苦反造此胡言，將奴屈死。天

第

六

期

地、有、知、自、當、監、察、我、杜、水、梅、便、死、在、九、泉、之、下、決、不、放、過、你、這、負、心、賊、的、(衆喝介)

(南園林好) (旦) 不、思、俺、重、重、冤、反、被、你、生、生、屈、陷、徐、如、山、難、道、我、今、日、罵、你、不、得、了、(指哭介) 你、是、個、獸、心、人、面、真、薄、倖、臭、名、傳、真、薄、倖、臭、名、傳。

(生怒拍案喝介) 罷、了、罷、了、罷、了、左右、喚、禁、子、速、將、這、惡、婦、收、入、重、監、明、早、處、斬、(隸喚淨上拿旦介) (淨作氣狀望生欲稟介) (衆喝堂介) (旦哭罵介) 徐、如、山、徐、如、山、我、含、悲、抱、恨、輸、今、日、則、怕、你、負、義、忘、恩、也、要、看、後、來、(生拍案喝叫擊下氣倒不動介) (淨扶旦哭下) (隸稟介) 犯、婦、杜、水、梅、擊、入、重、監、了、(生不應介) (衆又稟介) (生淚介) 惡、婦、惡、婦。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 非、是、俺、狠、心、腸、忒、見、偏、狠、心、腸、忒、見、偏、總、是、你、合、誅、讞、你、怕、我、得、志、報、讐、却、不、道、殺、我、不、死、恰、有、個、報、讐、之、日、了、再、休、題、百、歲、夫、妻、同、貴、顯、這、也、是、下、官、的、孽、障、向、前、生、種、下、多、冤、欠、真、不、幸、恨、難、言、(老旦) 天、色、已、暮、請、老、爺、回、衙、(生) 未、了、之、事、可、分、付、各、犯、明、早、候、理、(老旦向鬼門吩咐內應介) (隸掌燈起行末上送介) (生) 請、回、(末下) (淨開監送衆喝退介) (淨怒立指生閉監憤視下) (衆鳴鑼喝道生上馬行介) (生) 雖、則、是、一、場、威、斷、思、量、起、懊、惱、無、限、出、了、監、心、灰、意、懶、上、了、馬、神、疲、力、倦、(內做鬼哭聲生怒介) 馬、後、誰、敢、大、胆、啼、哭、拿、過、來、(衆稟介) 止、聞、其、聲、不、見、其、人、(生驚介) 好、奇、怪、俺、呵、只、聽、得、人、邊、馬、邊、似、神、愁、鬼、怨、莫、非、監、中、還、有、甚、不、明、之、事、怨、鬼、怨、鬼、今、日、未、完、之、案、明、日、再、理、你、今、切、莫、凌、惶、少、不、得、高、懸、冰、鏡、把、冤、情、鑒。

(回到衙介) (老旦衆役下) (副淨扮院子上捧印隨生入內介) (生更衣坐介) (末扮杜詩鬼魂上立介) (生見驚介) 呀、方、纔、止、開、其、聲、而、今、忽、見、其、形、(細認大驚介) 呀、這、這、這、這、分明、是、我、岳、父、生、前、模、樣、哦、我、曉、得、了、(喝介) 你、莫、非、爲、你、女、兒、要、我、保、全、故、此、現、形、前、來、見、我、呀、呀、如、此、不、肖、之、女、留、在、人、間、豈、不、增、你、家、門、之、醜、俺、又、不、會、冤、枉、了、他、還、不、速、退、還、不、速、退、(生拔劍拍案喝介) (末閃下) (生呆立執劍復起持燈照介) (外持燈上) 夜、深、人、靜、臥、何、事、大、聲、呼、(生見外驚喝介) (外驚叫咬啣跌地介) (生急跪扶

起介)原來是爹爹(外)孩兒為何如此(生)爹爹說來好不奇怪孩兒今去點監只見有一謀殺親夫女犯杜水梅誰知是那淫婦(外大驚介)這有等事難道又有甚姦情復將那胡賊致死(生)孩兒一見大怒想起前讐就將他判為斬罪(外)這也該斬(生)不意自出監門一路隱隱鬼哭之聲不離左右及到家中忽見一鬼竟是岳父生前模樣被孩兒拔劍大喝一聲方纔一閃不見(外呆介)如此光景想必還有冤情孩兒不可造次(生)孩兒此時也是這般疑惑

(南尾聲)(外)則怕他冤情暗味難窺見須再把燃犀親電(哭介)杜兄呵肯叫你抱恨泉臺難閉眼

(生淚介)(外)我兒想此女性烈氣剛被你一番狼籍今夜必然難保性命故此你岳父現形相見也不可不知(生)孩兒就趁此夜半將他捉來再細細一審便有分曉(外)如此纔是(生)院子過來可取我令箭一枝差官即往濟南府獄中提取女犯一名杜水梅不許遲誤(副淨應介)

憂人何處可消憂白居易

夫婿朝回初拜婦王昌

但以恩情生罅隙白居易

百年心事付東流薛逢

逃獄第二十八齣

(淨帶劍急跳上)青天莫照人多枉濁酒難澆意不平罷了罷了氣殺我也氣殺我也杜小娘子那裏

(引子)(霜天曉角)(旦哭上)天平太惡夫婦將讐作界面千行淚落便死也恨難磨

禁子哥怎知我杜水梅竟屈死在此地也(旦痛倒淨喚醒介)杜小娘子醒來(旦徐起哭唱淨做氣憤擦掌搔頭尋思介)

(越調過曲)(小桃紅)(旦)恰纔的痴心一似夢南柯說甚麼夫妻重會合也喜地歡天都變做怨海愁河奴家權此冤慘便是行路之人聞之亦覺傷心怎想夫婦之間到反恩將讐報却不道守節是因何不念俺遭凌逼受坎珂被羈囚多折挫也苦咽在心窩說不出只落得淚如梭

(淨)方纔問對之時。那厮大模大樣。俺好不替你氣憤不過也。

(下山虎)(旦)羞殺俺甘爲囚虜。一任他拍案高呵。再休題夫貴妻榮。可甘來苦過。奴家飄泊他鄉。陷身牢獄。雖無瓜李之嫌。終必有鯁鯉之辨。何妨度理。推情也。使人死而無怨。爲何一味糊塗。不容分割。便將我判成斬罪。縱疑俺浪蕊殘葩。

作不得同心。並朵拚放廢空門。自懺魔值甚麼。心頭惡恨不得怒冲。冲將刀親割。禁子哥。你前日對我說。知我口雖不言。心內豈不暗道也。知他得第將恩。荷少甚麼。朱門翠娥。只是纔不認我爲妻。也不該造此虛言。致奴於死。(哭介)

天那。難道俺冤魂輕放過他。

(淨)小娘子不須啼哭。俺適纔見此光景。已思量我下那厮驢頭替你出了這場嘔氣。怎奈一時難以下手。如今少不得有救你之處。(旦)奴家生全之念。久絕於心。你若可憐我。負屈含冤。或將三尺帛。或是一杯鴆。使我在此獄中。尋個自盡。省得做市上無頭之鬼。

(跪介)(淨急跪介)小娘子快快請起來。休要如此。(旦起哭介)禁子哥。

(五般宜)謝得你慰愁心。言語和謝得你憐孤弱。將人護呵不致俺零竹縲綬。受災磨痛今生已矣。報不盡你恩同山岳。我如今好恨也。恨不得重泉早墮。留下這殘屍敗蛻。望你大發仁慈。使奴家早早下手。猛拚做獄底孤魂。省得向刀頭尋結果。

(前腔)(淨)呀。只聽他哭哀哀千聲怨詞。打動俺沸騰騰無明烈火。(丑扮差官持令箭提燈急上)世上若有明冤鏡。地下應無屈死魂。禁子快開監門。(淨開門丑進監介)奉按院大老爺嚴令。提取女犯一名杜永梅。快走動。(旦大驚介)哎呀。此時提我出監。必無好意了。(哭介)徐如山。徐如山。虧你忍心害義。下得這般毒手。(倒地介)(丑急喚介)那女囚醒來。(淨跳起介)差官。(丑怒介)哇。好大胆的牢頭。(淨喝介)唉。俺且問你。便是朝廷典刑。也須有個時刻。怎麼半夜三更。忽地提人處斬。(丑喝介)這個誰敢問他。現有令箭在此。難道差了不成。(淨冷笑介)好。一個糊塗狗官。(丑驚喝介)這厮益發該死。(淨)惱殺那無義漢。漫喳囉把一。

個烈鳳真鸞生賴作萍花絮果。杜小娘子醒來呀。可憐他含冤負屈。逼得他魂歸夜壑。禁不住從旁憤起。干戈除是斬奸人方較可。

(旦醒哭介)天我杜冰梅今夜死的好不瞑目也。(丑催介)快些走動。

(五韻美)(旦)則見他奉差催如星火不由人心驚淚流。可奈何料今宵命盡應難躲。(淨背介)唉俺郭宗解一。生濟困扶危。今豈可見死不救。這腰間寶劍也忍耐不住了。差官你看那邊又有一個差官走來了。(丑回頭看介)在那里。(淨拔劍殺丑下)(旦驚倒介)嚇嚇嚇嚇得我魂飛胆破。見見見見見屍橫血潑。(淨欲走旦扯問介)禁子哥往那里去。(淨)去殺那負心之賊替你報讐。(旦)哎呀禁子哥不可造次。他一個按院衙門無數軍兵把守。你單身怎能入去。倘或弄出事來。禁城中又逃走不脫。豈不白白送了性命。休躁妄。莫差訛。忍累你平地起風波。共罹災禍。

禁子哥。奴家左右一死你快趁此靜夜逃出城門省得霎時拖累。(淨惱介)咳杜小娘子差矣。俺一向英雄自命敢作敢為。豈肯棄你而逃。這差豪傑只是若不殺此負心之徒。怎出得這口烏氣。(旦)倘然留得此身何患無報讐之日。但恐此彌天大禍插翅難逃。(羅帳裏坐)搖搖胆戰。滂滂淚沱。風悲燈暗。半門靜鎖。料難逃。出地網天羅。(淨)小娘子休謊。你看一枝令箭在此。你可扮做差官模樣。一同哄出城門。再做道理。(旦)此計甚妙。只是累你同逃。如何是好。(淨)此地豈我久安之所。快快打點同行便了。(旦)若得如此。恩同再造。禁子哥請上受奴一拜。(旦拜淨答拜介)羨雄心俠胆世無多。搭救我遠離災禍。

(淨卸旦肘鎖介)待俺看看外面光景去來。(虛下)(旦哭介)

(隔尾)非是俺包羞漏網偷存活。蒼蒼天只爲俺奇冤未剖。(淨上)此時纔交四更正好行路。(淨背包提棍旦更衣介)(合)俺如今死裏逃生向何處躲。

(旦行復止介)奴家偶成四句。意欲留題粉壁之上。(淨)此時那討筆墨只好割下衣襟一片。蘸血爲書便了。(淨割衣付旦蘸血書

靈應廟中剛剛相遇。不期大帝顯靈。俺好似神附一般。竟將都來德一刀殺死。徐生已不知去向。爲此不敢回到舊主之家。又見神道赫赫有靈。一心悔悟。因改了這個名字。又投在前任山東巡撫巫大老爺府中。幸得老爺夫人十分重用。如今隨他入京拜相。來此正是江西十八灘。離靈應廟中不遠了。想起前事。真個好快日月也。道猶未了。老爺夫人早出前艙來了。

(商調引子)(遠地遊)(小生)江聲一派。雁字橫秋。望長安煙籠暮靄。(老)嬌兒無賴。懨懨病害。教娘親怎生放懷。

(小生)夫人。目今日本侵叛。嚴嵩罷職。朝內無人。奉旨着下官入京拜相。來此江西十八灘。記得昔年解任回家。泊舟在此。今竟一載有餘了。(老)相公。昨日聞得向善說起。此間有一靈應廟。其神甚靈。女兒病體懨懨。何不上去祈求一籤。就許下些香愿也好。(小生)夫人言之有理。就着向善備下香紙。跟隨下官前去。(副淨應介)(小生)徐生官久愁偏老。一女嬌多病復侵。(內吹打鳴鑼喝道。小生副淨隨下)(老)相公已去。不免進後艙看女兒病來。展轉憂兒女。虔誠問鬼神。(老下)

(引子)(風馬兒)(小旦病容扶貼上)帶病隨征。別有懷似秋雁去還來。梅香昔年那生擲簪之處。不知可曾過來呢。(貼)想是已過來了。(小旦)原來已過來了。(淚介)咳。那人兒已在遙天外。(貼)小姐丟下了罷。傷情何事。鬼病自難猜。

(小旦)伏枕長吁。淚暗流。斷腸依舊泛輕舟。(合)數聲漁笛起江頭。(貼)冉冉日。岫山似病。茫茫烟水如愁。(合)舊時人去。又新秋。(小旦)梅香。我自一病年餘。不疼不癢。廢寢忘餐。神思恍惚。想來已是不起之症了。(泣介)(貼)小姐請自耐煩些便好。

(過曲)(金落索)(小旦)支床骨懶擡。對鏡顏輕改。舊恨新愁。萬斛舟難載。扶我到窗前一望。(貼)(開窗扶小旦)(起歎介)這一帶滄溟俯曲。限望中。呆盼不着前度劉郎。今再來浪花搖雨。檣光遠沙鳥翔。風樹影迴。傷情處。青山依舊。人何在。這淒涼。叫我怎挨。想欠下冤牽債。

(貼)小姐仔細看風。(閉窗扶小旦坐介)(老上)嬌女偏多病。慈親不解愁。我兒今日好些麼。(小旦泣介)娘呵。你女兒多應不起了。

(老哭介)我兒寬懷。

(前腔)看他長吁恨滿懷。淚閣愁橫。黛似醉如呆。鎮日舒心害。往常間嬉戲笑顏開。病怎挨。把一個花樣人兒。只剩有瘦骨骸。你父親替你到靈應廟求籤許願去了。(小旦)生受爹媽了。(小旦背吁介)則怕神靈縱禱冤難斷。(老)梅香。小姐今日可曾服過了藥。(貼)服過了。(小旦背介)怎奈藥餌空投。恨自栽。(老背介)心暗想。這病呵。那裏是風寒。暑濕。惹憂災。悶懨懨。着甚由來。此一節真堪怪。

(小旦)梅香扶我床上睡去罷。(貼扶小旦下)(老)細看女兒之病。大有可疑。(想介)料梅香必定知情。不免喚到前艙。細細盤問。梅香快來。(老旦坐介)(貼上)小姐單思人。莫解梅香。千想自難言。夫人有何分付。(老)小賤人還不跪下。(貼跪介)不知梅香何罪。(老)且問你小姐此病。因何而起。(貼)梅香不知道。(老惱介)哇。小賤人你與小姐半步不離。如何推得這般乾淨。你們做的事情。難道我不知道。快快從實招來。如有半字支吾。便活活打死你這小賤人。(貼)梅香果然不知道。(老)且打你個不知道。(老欲打貼。奪杖哭介)夫人且請住手。事是有一件。只是並不干梅香之過。也不干小姐之過。(老)你且說來。

(前腔)(貼)思來實可駭。想去真同怪。這病有根由。空守定這梅根在。(老)甚麼梅根。(貼)是一枝梅花簪兒。(老)甚麼梅花簪。在那里。(貼)哎呀。夫人。待梅香實說了罷。(老旦)快說來。(貼)就是去年山東回家。泊舟在此。梅香和小姐開窗晚望。忽見一年少書生。似瘋癲模樣。號泣而來。望着小姐。只叫(住口介)(老)叫甚麼。(貼)梅香不好說。(老)不說就打。(貼)哎呀。夫人。我那書生望着小姐。只叫我那妻。我那妻。又把一枝梅花簪兒。從窗擲入舟中。小姐恐怕惹出事來。即時抽身而退。也不知那生姓甚名誰。因何至此。誰知小姐不覺想成一病。(老氣介)有這等事。(貼)夫人息怒。想是前緣宿分。該自疑猜。爲甚萍水相逢。若久諧。小姐呵。今痴心水面空撈。月好似饑口中渴望。梅不是梅。香大胆說。若要小姐病好呵。除非陽谷裏寒香。一陣待春來。(老旦怒介)小賤人。既有此事。當時何不稟我知道。都是你一路賣俏迎奸。惹動地方遊棍。觸犯小姐。若不死你。

這小賤人怎肯干休。(打介)(貼哭介)夫人打殺梅香也是冤枉。沒來由我自當災。敢何處把風情賣。

(老)快取那簪來看。(貼哭下取簪上)梅花簪在此。(老看簪不語介)這事好不明白。青天白日大江之中又是巡撫官船。那人有何大胆。輒敢無因而至此狂言。况且女兒總不告我。我知道含忍至今。染成一病。益發可疑也罷。且將這簪兒留下。等相公回來再做法理。(內吹打鳴鑼喝道)小生上副淨跟上。老爺下船看扶手。(小生下船介)(老)相公此去如何。(小生)聽我道來。

(前腔)巍巍一廟開。赫赫如神在。我叩齒焚香。頓首虔心拜。那神籤四句道。病係如山重。良緣差未差。雙人無意合。春信在梅花。下官推測再三。一時竟難曲解。(老驚介)呀。相公春信在梅花。此句甚奇。(小生)有何奇處。(老)老身方纔細問梅香。女兒得病之由。原因昔年山東回家。泊舟在此。女兒倚窗而望。忽見江邊來一年少書生。將一枝梅花簪兒隔水擲入舟中。女兒掩窗急避。也不知那生姓甚名誰。因何至此。故此心中着嚇。一病至今。(小生驚介)有這等事。(呆介)(老)梅花惹禍胎。正疑猜。怎麼先見神明判斷來。(小生)夫人此雖不干女兒之事。但外人聞之不雅。此後不必聲揚了。雖則是天台採藥無心入。誰肯信海上浮槎空手回。(老淚介)只是女兒病體如何是好。真堪痛。嬌兒日夜伶仃。害好叫人沒計安排。怕到底花摧敗。

(小生)夫人休悲。且問你梅花簪何在。(老)在此。(小生)此簪古潤精工。世間希有。必非俗家之物。我想女兒既為此簪而病。籤語又道春信在梅花。我有道理。只要訪着這擲簪之人。如可招贅為婿。不但女兒病體無憂。竟可完果他終身大事了。(老)如此甚好。(小生)向善過來。你可將此梅花簪上岸沿途賣到京中。不可道價輕。售只待有人認得此簪。或是流連。或是感歎。你便問其姓氏。里居。速來報我。毋得多發一言。事成自有重賞。(副淨應介)

(尾聲)(小生)夫人只願托神靈病好良緣在。(老)怎教俺傾刻裏放心懷。(合)院子須把這啞花簪沿路去高聲賣。

夜寒春病不勝懷。王之漢 日照房中帳未開。白居易

姹女不愁難管領段成式 祇應頻看一枝梅許渾

遇相第三十回

(仙呂過曲)(八聲甘州)(旦巾服背包淨毡笠持棍上)強留薄命(淨合)向天涯海角戴月披星風聲塵影幾番魄動魂驚(淨)兄弟俺二人改妝易姓晝伏宵征恐此殺人越獄大事必動海捕文書不敢送你竟回家鄉因念京師五方雜處况今荒服不臣正朝廷用人之際倘遇機緣也好圖個出身之日故此竟望長安而來離京城已不遠了你看好熱鬧也(旦)我蒙你脫離大難昆仲相稱喜得無人盤詰直到京師有日借哥哥之力自我奇冤償彼薄倖則雖生之日猶死之年矣(淨)這有何難但俺們一路來鬼名屢易如今少不得定一姓名方好(旦)小弟便將原名倒轉姓梅雙名先春(淨)啞家也到轉姓解雙名元管便了(旦)就此趨行前去故鄉望來空淚零虧殺你越嶺披榛相帶引(合)難平這冤情甚日能明

天色已黑城外客店中歇了罷(丑上)飯煮長腰白燈挑短燭紅二位尋歇的今日到遲了客房已滿只有半間小房二位同歇了罷待我取晚飯來(旦)我們打火不久不消了只是再有一間房子便好(丑)那裏去討(旦)沒奈何多與你些房錢罷(丑)這也好笑房子俱在此處那個會箱兒籠兒裏藏起一路來又要兩處睡却不是磨人(淨)誰要你多管好歹讓俺兩間房休要惹啞家動幽(丑背介)好奇怪這個大鬍子先發起躁來難道怕勾搭了這小後生不成也罷既是兩人不肯同房着一個後邊與我同榻去(淨)這到使得我去我去兄弟自便(旦)哥哥請(淨)身眠村店靜夢逐遠天賒(淨同丑下)(旦)一日走路辛苦不免掩上房門安歇一宵再做道理正是蝴蝶夢中家萬里塞鴻天外月三更(旦睡介)(小生執鞭末隨行上)

(不是路)一徑穿雲遙聽疎砧出遠村皇都近秋風古道嘶霜駿(小生)院子則怕夜月金城掩禁門(末)老爺揚鞭迅趁燈光有店留人困叩關且進(小生)叩關且進

(小生下馬末叩門介)(丑上開門介)客官如何此時纔到小店房都下滿前村尋歇去罷(末喝介)相爺在此快去準備(丑跪介)

(小生止介)不許驚動客房。俺就在中堂獨坐一宵。你自迴避。(丑叩頭下)(小生)下官巫喚。自奉詔入都。一路舟行。到了龍江關口。又奉旨。即着馳驛進京。只得撇下家眷。輕騎滅從。登岸先行。已到京師。進城不及。不免權宿一宵。你聽村中更鼓分明。地方安靜。真乃皇家之福也。我想朝廷之上。自嚴賊專權。忠良盡喪。以致蠻夷反叛。國事日非。下官此番入都。必須竭智盡忠。虛懷納善。與天子革弊。更新。共圖盛治。

(中呂過曲)(漁家傲)這的是一代君王一代臣。把補袞功勞。不憚艱辛。敢忘了吐哺握髮。將賢進。若得那四夷賓順。覓個善武能文。干城是任。那時節海晏河清。著大勳。

(旦起歎介)鐵馬簷前驚夢醒。夜月孤村。衾薄秋風冷。盼千山恨漫漫。欲睡那能成。睡淚偷彈。(小生)何處悲吟之聲。(起聽介)(前腔)(旦)俺本是刺鳳描鸞繡戶人。萬水千山來到帝京。因得俺有親難顧家。難奔重重冤。恨薄倖兒郎不堪細省。空對着一盞殘燈。淚眼昏。

(小生叩門介)(旦)更深夜半。有誰叩門。(開門見介)原來是位老先生。(各揖坐介)(小生)老夫同寓店中。聽得仁兄悲吟半夜。似有無限愁煩。故此叩門相問。今見足下英年卓犖。器宇非凡。必係懷才未遇。不識有何心事。可得與聞。(旦)小生年及終軍。志同司馬。懷才未遇。流落江湖。偶爾悲吟。致驚高寢。望老先生恕罪。(小生)請問貴姓芳名。仙鄉何處。(旦)聽稟。

(別銀燈)姓梅氏。雙名先春。家住粵東邊郡。(小生)家中還有何人。(旦)痛孤身落魄無人問。訴不盡阮生途困。(小生)請問足下所讀何書。可肯出仕麼。(旦)辛勤五車。遍覽待價。沾難逢聖明。

(小生)原來如此。老夫姓巫名喚。原任山東巡撫。而今奉詔入都。(旦驚拜介)小生一時冒昧。言詞失敬了。(小生扶起介)適聽足下談吐風生。功名念切。如今日本反叛。遠道難征。意欲奏聞聖上。遣一能言之臣。前往責以大義。勸其臣順。以息民生。不知足下肯爲朝廷出力否。(旦)容小生再思。(背介)想我素讀詩書。頗明大義。倘遭天之幸。招服還朝。何難雪恥。明冤。否則葬身異域。不免爲女中丈。

夫也。強似竄首泥塗。終不免人間逃虜。(轉介)大人在上。小生既感知遇之恩。何惜捐軀以報。還有一結義哥哥。姓解雙名元晉。勇敢萬夫。若得一同前去。順則綏之。以德逆則劫之。以威蠻夷。自當拱服。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小生喜介)細聆妙論。窺見一斑。那結義之士何在。(旦)就在後面。哥哥快來。(淨上)好睡好睡。兄弟天明了。收拾上路罷。(旦)大人在此。且過來見了。(淨見背驚介)呀。這就是前任山東巡撫巫大人。他不認得咱家。咱在濟南府中認得他的。(拜介)大人恕咱家粗魯。(小生)好一條鐵漢也。

(攤破地錦花)觀丰神。威凜凜。真英品。轉奏至尊。管做得麟閣功臣。(旦)大人欲着我等招降日本。小弟已薦哥哥去也。不去。(淨笑介)噫。家常恨英雄。無用武之地。大丈夫既遇知音。頭顱可贈。如何不去。俺只恨抱異懷才上達無門。今日裏荷洪恩。管倭逆都投順。

(小生)二位放心。老夫一力保奏。(四雜上)天下觀新政。朝廷復舊臣。我等乃六部九卿科道。各衙門差派人役奉聖旨。新相爺入京。着令人馬執事。俱在朝陽門外伺候迎接。已有校尉前途打聽去了。此間飯店中一同坐地。再做道理。(小生)外面何人喧嚷。(末出問介)雜俺們是迎接新相爺的。(末)相爺在此。(末入稟介)(小生)二位更衣。就隨老夫一同入朝面駕便了。(小生冠帶旦淨更衣雜進叩見同上馬行介)

(尾聲)且淨。蒙汲引。著奇勳。一朝聚會起風雲。(小生)且和伊。並轡揚鞭觀紫宸。

竊愁萬斛一時消。許軍 行子寧辭烟水勞。羅鄴
否去泰來終可待。童莊 于今相府用英髦。嚴維

(未完)

工藝欄

大錯題

◀ 告 廣 館 書 圖 華 中 ▶

中華民國新文牘

每部裝訂十二
套定價洋二元

自辛亥之秋鄂軍振臂一呼黎氏佈告全國同胞之檄文出現而陸離光怪酣暢淋漓之新文章新法令遂日出而不窮而坊間拉雜編輯之本亦屢見而不一見陳之今日其價格已等諸斷爛朝報矣是編體例嚴正選錄精審分部析類則若列眉自民國元年正月起凡有關於政要之文牘無不採錄誠留心經世文章者必備之品也全書凡有十二類首政綱次陸軍次海軍次財政次外交次內務次教育次農林次工商次交通次司法終以雜文殿焉為卷二十為文幾六百篇都數十萬言

共和進行尺牘

每部裝訂八本一
套定價大洋壹元

是書為新陽陳君也梅所著資料新穎用筆平易語尤淺切最合初學程度而於商學二界之外尤注重工界凡各種工業所需函件無不應有盡有今詳加注解尤易一目了然凡各界初學及工業中人欲得共和體之新尺牘者幸勿交臂失之

簡淺顯尺牘

每部裝訂二冊
定價洋三角

世界億兆人人入畢生所最不可缺者衣食住三者之外莫如寫信故近來各普通學校多有教授尺牘之課然初學尺牘須從簡淺顯三法入手是編深得此訣最宜於小學故久已不脛而走

最新分類普通尺牘全璧

每部裝訂八本一
套定價大洋壹元

尺牘之書非以餽通儒所以饜商學各界普通之子也故詞旨筆意貴明白曉暢程式稱謂貴適宜切用方臻完善是書筆墨明通材料豐富可稱合作而諸體具備各界兼羅尤為不易誠往來交際仕途商場中必需之品也

共和最新普通分類尺牘大全

每部裝訂八本一
套定價大洋壹元

尺牘一物人人必需之交際文字也然坊間所行諸本每偏於一部分之人所用而不能各界普通間或有之則又不分門類致閱者翻檢不易引為憾事是編力矯此弊最注意於普通分類二者而一切程式稱謂均取材近時故最適用於共和時代也

中華女子尺牘

每部精裝貳冊
定價洋三角

年來國體更新女學日盛故女界之交際亦日進文明而女尺牘於是乎尙矣惟坊間素少此書間有數種非高深陳舊之文即剽竊蕪雜之作殊不適用本書為蘇楊二女士編注取材闊闡與男界函牘截然有別非坊間翻抄混珠之本可比蓋確係純粹的女子尺牘也

化學美術工藝新書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鍍鑲術

第三章 寫真術

第四章 合金

第五章 金屬著色法

第六章 顏料及累克

第七章 漂白法

第八章 骨角類人造法

第九章 漆及假漆

工 藝 欄 目 錄

工
藝
欄



成都黃遂生

第十章 印刷及複寫法陰顯墨附

第十一章 煙火製造法

第十二章 瑛瑯及人造寶石

第十三章 雜錄

第一章緒論

古之美術。無所謂化學。凡化學美術工藝。悉皆近世所發明者也。而最著者。莫如鍍鑲術。

鑲鑲術者。以所欲之金屬。使附着於其他之金屬器物。或其餘物質也。其術之分有二。曰浸鍍。曰電鍍。浸

鍍者。以所欲鍍之物。浸於鍍液中而受鍍也。電鍍者。因電解之作用。使鍍液中之金屬質分出金屬。而鍍

於所鍍之物也。并能使連於積極導綫之金屬版。漸漸被鍍液侵蝕溶為金屬鹽類。而混於鍍液中。以補

充鍍液被鍍後濃度之不足。其法甚便。其益甚大。今多用之。浸鍍則除數種特別鍍鑲外。用之者少矣。古

之混汞法（即燒付法）尤為人所棄置。無足論也。今之美術製造品。鮮有不事鍍鑲者。故首言鍍鑲術。

鍍鑲術外。普及之美術。則莫若寫真術矣。名山勝蹟。一照而羅列尊前。知好親朋。片紙而宛如觀面。人人

不可少之美術。其寫真乎。若論其術之研究。則有數易寒暑。未能得其精奧者。然但言應用。解其法而鍊

習之。期月亦已可矣。故匪易亦匪難也。其作用係為一種金屬鹽類。被日光即變色而不溶者。或被燈光

變色而不溶者。使附着於玻璃片及紙片上。故受光之處。則變色而不溶。其未被光之處。速行洗淨而相

顯矣。近來復有發明因實物之本色而顯相者。其法尙未普通適用。風行之日。當俟將來也。今之東西國

人對於寫真一事。視爲人人必習之業。遊歷所至。必携鏡匣。攝影留形。既爲紀念。復留陳迹。人生最要最有益之美術。無過於此矣。故次言寫真術。

合金者。以兩種或多種之金屬。使一處鎔融。而成一種特別之金屬也。若論鎔融之普通手續。不過以耐火黏土製坩鍋紅熾之。先以鎔點最高之金屬。投入鎔融。漸以鎔點稍低之金屬。依次加入之。使鎔和後傾出。漸漸冷却備用而已。乃其實欲得良好之合金。殊非易易。必十分注意。而經驗有年。或有成焉。其所以難者。金屬加熱時。每易酸化。且鎔點低之金屬。又易成氣體也。合金中若含有氧化物。則其質脆弱。多不適用。故鎔合金時。有以炭末礪砂被覆之法。又再加以紙包投入之法。皆所以防酸化也。合金之用途。至繁且大。其有關於美術製品者。正復不少。真鍮洋銀。其最著者也。故又次言合金。

有時單金屬或合金之器物。欲加以他種色澤。以助美觀之興味。則金屬着色法。爲不可少也。着色之中。如銀器本非鍍金。而欲使現金色。真鍮本非純銅。而欲使發銅赤。其他古物之模造。光彩之煥發。莫不可使人生愛玩之心。然則美術化學之金屬着色法。非最有趣味之事乎。故又次言金屬着色法。

繪事者。美術也。顏料者。繪事之要素也。古來顏料。概以天然礦物粉碎適用。天然礦物。固能堅牢耐久。而種類有限。色澤不良。後有數種植物色素發現。稍覺可觀。而今則人造顏料。多出舊有者數倍焉。與舊有之天然顏料。可以并用。更可廢去舊有之顏料。而獨開一面矣。其色澤鮮麗。尙復過之。近來尙有所謂累克者。以亞尼林色素沉澱而得各種之顏料也。鮮豔無匹。無色不有。雖堅牢之度。稍遜一籌。而初繪之光彩。炫人亦美觀矣。則又繪事之一助也。故又次言顏料及累克。

第

六

期

除施彩色外而助美觀者。其漂白乎。漂白之法。自古有之。不徒今然。但古法甚遲緩。而種類不完全。古之所用日光晒白法。以濕潤之物。曝之於日光中。隨時再濕潤之。以至純白爲止。此應用空氣中之酸素。使濕潤物之水分。發生過酸化水素也。然其時則非數日不可。今則直接用過酸化水素漂白。片時立成。減短時間。利莫大矣。古亦有用硫薰法者。利用亞硫酸氣體漂白也。今亦用之。更用亞硫酸水漂白法。則益善矣。若格魯兒漂白法。應用最廣。舊時則無之。是乃漂白中一新世界也。其他各種分別漂法。尤非舊時所能夢見。況古之漂白。不過木棉紙張數事而已。今則可漂者多矣。工業改良。漂白其美術中之一也。歟。故又次言漂白。

自象牙高價以來。需用漸廣之日。一般學者。屢屢發明模造品物代用之。由是他種骨角。亦得模造而適用焉。其法甚夥。其益甚大。近頃硝化棉模造品發明盛行。尤爲此業放一大光彩矣。硝化棉模造品。不獨象牙形似。卽其他骨角。玳瑁珊瑚等類。莫不酷肖。較之他法。尤爲特色。今之精美品物。用此製造者。指不勝屈。炫耀一時。美術界中。誠當占一重要位置矣。故又次言骨角類人造法。

我國舊有工業。負盛名者。漆器其一也。如北京之雕漆。福建之嵌漆。皆工緻絕頂。洵爲美觀。邇來則東西洋之漆器。幾有壓倒一切之勢。而日本爲尤甚。所進步者。固手術之精熟。亦彩色之鮮明也。故漆器之所用顏料。不可不知也。又近來各國精美器物。有但用假漆者。其堅牢較樹漆爲遜。而光豔則過之。假漆之製造。雖不過酒油兩種。而配設原料。各有不同。是又不可不研究者矣。故又次言漆及假漆。

美術中尤爲人所注目者。則印刷業是也。印刷業近日發達。大有一日千里之概。美術品雖多屬於石印。

而鉛印時亦有之。最高者製版之手續。油墨之配置。均於印刷生絕大之關係。付印時之技術。猶其餘事耳。再有所謂複寫法者。乃近日最有興味而最簡易之事。圖書雖煩。而傳印極速。頃刻即就。而用力甚微。是亦印刷中之快事歟。故又次言印刷及複寫法。陰顯墨者。書之無影。發之成形。亦最動人好慕之事。雖無所用於印刷。而從其類。得以附焉。

若夫烟火之用途。不過酒後茶前。供人娛快。過目即逝。大類曇花。然一時美觀。亦人所同好。我國舊製。今尚盛行。但舊法所用之原料。只木炭鐵末硝石硫黃數事而已。新法則酸化金屬。大半則加入之。故舊法之品。色類不多。厭故求新。當思進步。近來新法。大有可觀。雖改良增消費之金。實遊戲得怡情之福。吾人好此者衆。願聞此者。當不少矣。故又次言烟火製造法。

至於瑤寶石。洵爲美術之珍。自舶載來華。播及窮壤。康乾時代。亦已有之。瑤之質。似陶磁而非陶磁。似硝子而非硝子。別爲一種。易熔而且美觀。故用之甚便。而大有光華。通來絲烟袋套及粧臺粉盒與其他小器物等。多使用之。覆被金屬。獨生色彩。寶石則光豔奪目。酷肖天成。雖真僞判別之不難。而模造實優美之已極。無論各色寶石鑽石。碧玉白圭。鮮不刻意求精。供人妝飾。其製造原料。頗與硝子相同。不過選材甚高。配劑略有不同耳。此美術之昭昭在人耳目者。故又次言瑤及人造寶石。

其有不屬於前所言。而實關係美術。可供吾人之研究者。隻鱗片甲。必使網羅無遺。小技偏長。各得專其所好。編爲雜錄。以殿卷終。又有確似美術。而未能編入者。或因篇幅太短。不能詳言。或因工作大難。不能試驗。如染色陶磁等。竟付闕如。非無憾也。今之人視美術之範圍甚狹。除刺繡繪畫雕刻數種手工外。無

所謂美術。吾之視美術之範圍太廣。凡有可以啓人之愛戀者。無不爲美術。故搜羅複雜。幾不自知。人之過耶。我之過耶。是在當世之論定耳。

(未完)

游

戲

相

大錯王
丹題

香艷叢誌

美人 名畫 好詩 好詞 好歌曲 好書法 無人不愛 君愛之尤甚 瘦鵲輯香艷叢話 內有美人名畫好詩好詞好歌曲好書法 適投君之所好 不啻爲君而作 君讀之必大愉快 君家窗明几淨 鳥語花香 最宜讀此香艷叢話 君夫人美秀而文 讀此香艷叢話 必益增其美 與君之愛情益復高尚純潔 君家姊妹 皆慧而好學 讀此後才華煥發 必能副君極大之期望 君富于審美之天性 一聞香艷叢話四字 即已十分滿意 今又見此告白必且引爲良友 君之得此良友 實爲君生平最快意之紀念 故本社特爲君請得許多介紹人 天笑 天虛我生 鈍根 小鳳 癩庵 東園 枕亞 箸超 瘦蝶 澹廬 善之 諸君皆爲君之素識 本社請諸君著作題序 即爲君與良友之介紹書 而最先引導之招待員 則爲繪封面畫之丁悚君經諸人介紹與新友握手後 即可展卷相對聆其警效 親其薈澤 封面畫 上册 綠陰雙影 下册 婿期近矣 (丁悚畫五彩石印) 瘦鵲小影 (丁悚畫)

●香艷照片 (一)願天速變作女兒圖兩幀 瘦鵲中外女裝小影 自題 癩庵題詞 瑞蘭題詩 (二)新劇家陸子美西女化妝小影兩幀 (甲)撚羅帶想甚麼 (乙)帶人嬌態 (三)新劇家凌憐影最近中外化妝小影兩幀 (甲)南國佳人遺世獨立 (乙)托香腮盼阿誰 (四)荷亭雙艷 (新劇家凌憐影陳素素古裝美人合影) (五)是盈盈姊妹花 憐影瘦鵲中外女裝合影 (六)歐洲歷史上之雙美人 (甲)拿破崙之妻約瑟芬 (乙)奈爾遜之妻哈密爾頓夫人 (七)法蘭西之花 (巴黎最近之第一美人) 共六幀俱泰西愛情名畫綴以題詩題句

●香艷明信片 (一)英國名畫家麥克司多愛情名畫五幀 (甲)隔着紅牆私語 (乙)訴衷情 (丙)半羞半怯怕郎看 (丁)只低頭伴繡爲怕阿郎平視 (戊)看雙心交縮是郎心是妾心 (二)歐美影影 (共五幀) (三)中國名畫家丁悚愛情詩畫兩幀 (甲)傍簾捉得柳花多 陡覺心慵懶掃蛾 笑並闌干携手坐與郎細數 指間螺 (乙)委地香雲散不紛 何曾露盞與蘭薰 風前自把輕絃扇 扇與檀郎仔細開 (四)巴黎名畫 茶花女馬克與其情人亞猛玉欄雙影 (五)烟雲繚繞之雙美圖 (善之題詞) 書凡五卷以筆記體編成 舉凡近人綺麗芳馨之什 纏綿悱惻之事 網羅無遺 共四百數十餘頁 用極清晰之五號字排成圖 畫亦極精麗 凡百頁共十六面 平裝二册 定價洋一元二角 精裝一册 定價洋一元五角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啓

女伶月旦



夜明珠

夜明珠。花旦而兼青衣者。也。珠喉。一展。如出谷雛。鶯。嚙。嚙。在花外。囀。四座爲之神傾。至其容貌。映麗。體態。柔娜。雖不及王克琴。十三旦之爲。一時人傑。而亦不失爲中上之人才。若靜心琢磨。細意慰貼。必可出人頭地。

潤春奎

潤春奎。丹鳳開幕時之玉柱也。腔調勻靜。台步從容。探母一劇。雖不能如曉峯。純任自然。恰到好處。而見母一段。悲慘欲絕。演出當日。方見遽別。光景直使普天下人。子之天。良勃然發見。春暉寸草。報答無時。座上有爲之掩泣者。聲能動人。信歟。

小桂芬

小桂芬。面有微麻。不掩其麗。誦不是天公真愛好。爲何面部亂加圈之句。令人失笑。喉齒清潤。調高響逸。數年前名盛一時。同輩咸爲傾倒。魚藏劍一劇。乃其心得。吹毛求疵者。謂其時有流板。究非名伶之派數。

近在吳門。聆其一曲。則養到功深。更上一層矣。

賽春奎

賽春奎亦丹鳳部之舊角也。唱老旦。乃其專長。去探母中之余太君。論者謂可與笑儂稱伯仲。隸丹鳳時。恩曉峯爲去四郎。相得益彰。觀者爲之叫好不置。

鳳處

鳳處年方二八。佳麗出自天然。無藉搽飾以自見。尤奇者。箇荏弱小妮子。天生得一付闊大喉。嚙銅琵琶。鐵板。唱大江東去。真不啻關西大漢。尤擅長救母之劇。聲調之抑揚。狀態之苦慘。誠有不可言語形容者。後以珠喉失潤。改作秦腔鬚生。神情奕奕。非復巾幗氣象。昔年曾聆其殺廟一齣。英氣逼人。洵可與月樵揖讓一庭。亦坤角之鳳毛麟角也。

小桂英

小桂英多藝多才。能生能旦。色色可人。非他伶之爲戲抹布（俗以角色無一定齣齣有其人爲戲抹布）者可比。男伶中如白文奎。以桂英儼之。有過之而無不及。惜其演唱未久。乃母遽率之他往。滬上之有戲癖者。有人面桃花之感。

小桂芬

小桂芬隸羣舞台。亦坤角中之傑出者也。昔在蘇台。聲名藉甚。吳中人士譽之若狂。每逢星期。後至者幾無立足地。某公子傾其丰宋。積想成痴。以三百金餌其假母。始得親近。玉容然卒。不能真個銷魂守身。如

玉該伶有焉。在滬上時。有曉峯蕙芬兩大名家。珠玉在前。不能見長。然老於評劇者。頗謂其有獨到處。漢家三傑。不得軒此而輕彼也。

金月梅

金月梅姿容豔麗。有天上神仙之嘆。坤角中實無其匹。雖以十三旦之妍媚。王克琴之佳妙。並列其間。都覺遜彼一籌。產自析津。却能吳語。學戲未久。卽演劇於法界商品陳列所。歌調生澀。殊不成聲。而花容月貌。傾倒一時。觀者交譽其美。至不忍實指其疵。後隸羣仙小放牛等劇。尤爲膾炙人口。觀者不止。作三日想。隸籍不逾一歲。遽爲前清某大僚以重金聘去。寵擅專房。如此佳人。端宜藏諸金屋。惟侯門如海。致使蕭郎有路人之慨。殊覺難乎爲情耳。



女伶殉義

清同治間有女伶李順娘者。善唱鬚生。貌亦姣好。京中要人。靡不傾倒。然鮮能得其青盼者。獨與某侍御有宿契。暇卽踵其門。伺候惟恐不至。侍御以方正聞於時。聲色素淡。家無姬妾。同輩亦不以爲疑。間有姍笑及此者。公正色曰。猶是人也。君輩以優伶視之。予則以子女視之。若亦人家好兒女。墮落堪憐。若使宣聖復生。自當在少者懷之之列。無何。侍御以言嗣統事自經死。越七日。順娘亦仰藥以殉。

華叢紀事



黃浦春潮

人中鳳

廢物

小普慶有名人中鳳者。來自茂苑。嬌小玲瓏。煞是可愛。天真未鑿。詞吐任意。無時下矯揉造作習氣。稚齒而能持重。客之跳浪。輕佻者。往往遭其白眼。以故粧閣中。多商界老成。借此為買媒介之機關。和酒故無虛夕。每屆年節。他家多以漂匪為憂。此則一一如數。至期不爽。無煩後先疏附之走索者。鳳兮。鳳兮。尚何慨於德衰哉。

花非花

閑閑

花非花者。初樹豔幟於吳中。繼泛游槎於津上。本姓某氏。其先世亦顯宦。欒卻之後。降為皂隸。祖若父服役衙署有年矣。光復後。失其所恃。遂墮樂籍。客秋來滬。與姊花似錦。同築香巢於清和坊。燕瘦環肥。各擅其美。眷之者不無世族凌夷之感云。

抱月

同上

抱月年十七。吳門小家女。幼墮平康。貌娟秀。不事脂粉。天真爛漫。見客不作嫵媚態。故生涯殊落寞可憐。然性慧而貞。工度曲。頗自矜重。非文人墨客。輒不能聆其一奏。以故大腹賈浮浪子。裹足焉。桐溪某氏。翩翮公子也。客冬因公需次滬濱。與抱月邂逅於香國中。抱月一見傾心。鶼鶼。暮暮朝朝。幾有形影不離之勢。定情之初。臂上宮砂。約略可認。惜以家教甚嚴。未能迎歸金屋。今復樹幟於小花園。談及身世。輒漣漣不置。亦個中之傷心人也。

蓮舫

同上

汕頭路蓮舫。卽昔年大名鼎鼎之文雲閣。年近二十許。風流旖旎。顧盼生姿。侍兒老三。初出茅廬。見客尙爾忸怩。每應徵召。一樣裝束。無花葉之分。聞與吳興愛蓮君最爲水乳交融。纏頭之費。不甚計較。與他客則不然。其中情好。蓋有難言者矣。

高寶玉

同上

迎春四有高寶玉者。予友顧曲郎嘗緹其美於予。並道其身世甚詳。據云出自吳門。七歲時。父因家境窘迫。鬻於某氏。遂爲某氏養女。某亦中落。致入樂籍。輾轉流離。守身如玉。上節在福致里。充某妓。奔走。甬人某竭力挑逗。許以一度春風。當贈金條脫。寶玉一笑卻之。今以冶葉而爲名花。其身分之矜重。不卜可知。某報詆其爲抱普渡衆生主義。亦太冤煞人矣。

漢皋豔屑

湘雲

中和里十三號湘雲。游者恆稱其如何應酬好。如何地方好。如何風采好。前夕偶至其處小坐。應對周至。其好。房間清潔。其好。二。風韻秀麗。其好。三。方知外間之傳說。洵非虛譽也。

李燕子

乾福一巷某廠某甲之臨時太太李燕子。係野妓出身。雖與某甲訂白頭約。而不改故智。川駐街巷招待情郎。醜態百出。卽一二元亦可實行打泡。某甲知之。遂脫關係。鳴警驅逐。日昨已另築香巢於八寶巷九號。比晚卽有某記錢店紀夥胡某爲之同床共枕。該妓喜語其婢曰。今日喬遷。就添財進口。可算一場好遇。合云云。

琴書

四成里二十一號琴書。自繼續晴雲閣生涯後。居然車馬盈門。惟外間傳說。處專制政體之下。不克自由。其侍傭輩恃金錢之壓力。時時迫其操送客留髻之生活。以致染指於鼎者。不知凡幾。一塊殖民地。幾成爲公共租界。是可憐也。

殷胖姑

胭脂山殷胖姑。亦鄂垣花界四大金剛之一。姿容雅麗。酬應尤工。久爲一般闊少所欣羨。刻下爲某署巡長某所霸佔。縛束甚嚴。兼之某巡長月薪微薄。報效無多。該妓遂於二十日之晚。携同老嫗。捲逃無踪。

關小毛

鄂垣花界秘密賣淫。以進出提調爲堂差。從無敢明目張膽於酒樓中叫堂陪飲者。一號晚某廠督辦。爲

其同寅某甲餞別於大朝街金龍巷口某番菜館。刺請商家巷名妓關小毛爲敬酒代表。復由關指調花姊妹劉玉堂朱雙喜余蘭芳等七人陪宴。直至一句鐘始興盡而散。此乃鄂垣閑花中出堂之第一次。當被崗警查知。以其深宵嬉遊。違犯警律。將朱妓拘署。判罰洋了事。（以上錄漢口新聞報）

秣陵葩史

潘小紅潘小桃

潘小紅爲秦淮之卓卓無與其匹。雖屆年關。猶不閒空。昨見楊桂仙家新來一清官小桃子。酷肖潘小紅。將來出局。必可與潘小紅並駕也。

夏桂芬桂蘭

夏桂仙自從良後。其母少此寶貨。年終奇窘。當同桂蘭桂芬要錢。桂芬說及桂蘭頗有私蓄。桂蘭聞之大罵桂芬。由此各有意見。

楊桂仙

前日下午。走至花牌樓。遠見一人。方車載有既美且艷之女子。近而視之。卽楊桂仙也。頭戴蘭花。胸懸蘭花。一種香氣撲鼻。令人心蕩矣。

花四寶

日昨往丹鳳戲園觀戲。樓上座客不多。當見陸家花四寶端坐其上。專心致志聽戲。太原公子連喊數聲。竟未聽見。可謂女戲迷也。

高愛寶

高愛寶以生意清淡。客秋往臨淮關。希望發達。詎失所望。乃於蠟月間。仍返秦淮。寄居也。觀其面貌。較前長得令人動愛。恭喜愛寶。今年要發財了。

吳小珍

陸家吳小珍。年關奇窘。某客特送孔方。其母猶多較量。小珍頗謂其母之不然。某客當問小珍。尙須若干。卽行照付。小珍連曰。來年不可待耶。并告元宵時節。卽遷移迎仙別墅。敦約往訪。小珍可謂解事者。

金鳳閣

金鳳閣。雖係清倖人招待。最周。上年夏季。與桂某尙洽。詎桂某存心不良。欠其局賬甚多。既不肯付。反以勢力對待。遇人不淑。有如是夫。

花倩仙

花倩仙待客尙好。惟其母語言無味。有一某客與其訂交。不過數月。用途千元。前以出差。匆匆賬未算清。其母嘖有煩言。某客聞之。頗爲寒心云。

朱銀紅

夏間途遇兩妓。一爲陳金紅。一不知姓名。當問陳金紅。此美是誰。金紅答曰。卽梁銀紅。余見銀紅有美人態。無風塵習。頗揜揚。梁銀紅連日間。有朱銀紅出色。余以秦淮好者無不知之。頗不爲信。昨特往訪。乃知朱銀紅卽前陳金紅。誣稱之。梁銀紅彼此談吐。時已三鼓。興盡而返。

高金寶

高金寶以唱工著名現物色一雛鬟名小弟子年十二歲教以奏曲貌與獅子家小昭子相同當可與小昭子抗衡也。

余山桃

蘇滬妓女與下流人苟合卽無人問津惟秦淮獨異愈下賤而愈有生意如三知堂余山桃唱工雖好而爛污之名人所皆知偏偏他的局事極忙夜不獨宿真可怪哉。

三校書

昨晚在釣魚台丹鳳戲園聽戲見韓家花月樓李小喜子及迎仙別墅楊小玉子攜手登樓云到某大人包廂該園招待徧詢各箱並無某某其人三校書呆立籌思相告曰某某係君子人或尙未到當令招待於左廊箱房普通女賓席座共候戲將演完某客竟杳無蹤影月樓等大罵某客騙人悻悻而歸語云侮人者人亦侮之爾等以媚術騙人多矣安得不受人騙耶 以上錄大江南報

武林芳訊

當頭一棒

(決)

聞雞後人偕友遨遊瓜埠以期物色人才備選屏釵偏訪花叢非性情庸惡卽積習乖張乃廢然而返友人八咏舊主以攝影片曰此固錢氏愛婢君能以亞卿待之可作蹇修然聘錢非三百金不可先須以百金爲定聞雞曰諾卽以百金先爲聘定徐俟擇吉交送昨日聞雞在寓忽青鳥來書折視之曰君父返道

山還未匝月君即治游而覓小星哀痛未終歡遽尋揆情良理在人子似有虧職况君身列要津猶恐被人攻詰故以李香君影片惑君君亦見過香君何一時靚豔客而迷慧眼耶物色一節候三年後當爲君擔任前之百金適有要需候日後奉繳亦逆來而順受之也當頭一棒君其勉之

鳳從何處飛來

(決)

瓜山副釵飛來鳳本下堂之馮婦也重張艷幟生涯冷落雖招蜂引蝶未洽所懷昨有城內劉某下榻萬安客棧十五號鳳突來與劉寒溫劉略進游詞鳳即撲其懷勒其金戒堅不肯還劉聲色俱厲鳳始以此物歸之乃曰區區一金戒何足爲貴劉曰我非聚豐之堂倌也鳳以其說破舊事抱慚而去

同是逢場作戲

(決)

通商場榮華戲園自去歲王家坤班開演以時過年關生意清淡近際陰歷新正人皆有暇參觀故該園因以發達也昨晚寶樹後人携妓花雲閣往觀以各女伶清歌妙舞大爲贊賞即席口占一絕以記之其詩云袍笏鮮明映翠屏氍毹輕踏幾曾停貌兒本是金閨籍色藝傾人在妙齡

姻緣簿上無名

(決)

拱北大馬路副釵小白荷花年方花信貌尙清秀惜濫結庸流爲風雅者所不視第念妓以金錢爲目的不能擇人而事耳近日該妓與蘿髮匠某甲相狎情投意合雙宿雙飛儼如夫婦奈某甲囊底空空不能藏之金屋終成一對野鴛鴦耳

美人之貽

(決)

拱。埠。錦。上。花。蘇。小。卿。親。青。樓。逞。艷。年。華。嬌。小。弱。不。勝。衣。人。故。以。薛。夜。來。比。之。昨。日。有。中。郎。後。人。偕。友。慕。名。往。訪。花。乃。笑。容。可。掬。頗。極。殷。勤。中。郎。命。開。樽。小。飲。花。請。留。髻。中。郎。曰。卿。嬌。弱。恐。不。堪。耐。特。贈。洋。四。翼。爲。花。粉。資。花。愧。謝。客。贈。以。自。用。之。綢。帕。一。方。訂。明。正。人。日。必。再。續。會。云。

年年如意

(泉)

夢。入。鴛。鴦。愁。夜。短。痴。如。蝴。蝶。祝。春。長。柔。情。別。具。纏。綿。處。羞。向。妝。臺。卸。艷。妝。此。某。贈。金。如。意。詩。也。金。如。意。貌。極。嬌。好。楚。楚。可。人。在。瓜。山。久。負。盛。名。昨。有。某。慕。名。往。訪。報。效。臺。面。箋。召。羣。芳。應。局。者。爲。紫。荊。花。金。雪。琴。月。中。仙。顏。如。月。瀟。湘。春。玉。樓。春。何。秋。月。花。樓。春。李。湘。君。白。菊。花。洪。寶。寶。顏。如。花。金。愛。鳳。等。所。唱。各。曲。以。紫。荊。花。月。中。仙。爲。最。席。散。已。魚。更。三。躍。各。借。乾。鋪。云。

人面不知何處去

(泉)

難。渡。銀。河。到。女。牛。當。年。曾。向。月。宮。遊。桃。花。依。舊。人。何。去。從。此。傷。心。又。起。頭。此。天。嘯。寄。懷。水。仙。花。詩。也。水。仙。花。玉。骨。冰。肌。綽。約。宜。人。而。一。曲。豔。歌。尤。爲。出。色。自。在。永。寧。街。武。林。旅。館。間。壁。張。豔。以。來。生。涯。尙。好。頗。爲。一。般。狎。客。所。稱。許。近。因。別。有。障。故。於。日。前。駕。赴。申。江。桃。花。人。面。徒。切。相。思。不。知。何。日。何。時。得。重。與。校。書。共。談。別。後。衷。曲。也。

折節下交

(愚)

瓜。山。福。海。里。李。香。君。綺。年。玉。貌。足。冠。羣。芳。凡。平。章。風。月。者。或。以。大。總。統。目。之。昨。應。能。語。花。家。太。原。後。人。之。徵。座。中。有。以。該。妓。前。被。龜。奴。李。雙。林。所。污。今。竟。前。事。重。提。致。使。該。妓。一。時。羞。慚。無。地。進。退。莫。適。猶。幸。太。原。

憐花心切。溷以他辭。乃得稍事周旋。匆匆而去。

一舟雙漿

(全)

拱埠么妓紅如花。生涯鼎盛姊妹行。羨而依之。今據實調查。該妓接客太濫。有人盡夫也。之大度。今屆春氣發動。寄語游客。慎毋孟浪從事。哉。

一枝紅杏出牆來

(全)

拱埠書寓林立。除顏氏三株外。首推高氏一高鳳英。貌尙姣好。楚楚可人。(二)高鳳樓。貌亦不劣。藝尙可稱。(三)高桂仙。貌極平常。藝頗完善。某詞人以高家三傑稱之。近本家高寶玉。爲擴張營業起見。特聘名妓留春仙館。爲助。卽所稱紅杏尙書者是也。色藝雙佳。雖金雪琴李香君輩。猶當退避三舍云。

東施效顰

(么)

拱埠武林旅館么妓繆真。香固下堂。馮婦也。貌尙清秀。而身長腰細。如弱柳。迎風洵屬可兒。其髮已翦。去平時。喜效學生裝束。日架金鏡。足穿皮鞋。服色亦妖豔。動人常在拱宸旅館住宿。自稱女學生。一般無知少年。被欺蒙者。指不勝屈。亦可謂善於經營矣。

不許僧敲月下門

(么)

拱埠福海里月娥仙。年華二八。嫵媚可人。瓜山後起之秀也。惟於應酬一道。不甚週到。猶爲憾事。昨有城內某機關人物。過其妝閣。報效檯面。某固登徒子一流人。意欲一探蚌珠。陰與鴛母協商。不料鴛母故意留難。僞說別有障礙。須俟異日。某甚失意。不願而去。

迎春接福

夕陽斜照短牆紅。一樹桃花小院中。春去春來都不管。無言祇解笑東風。此某贈留春仙館詩也。留春仙館貌頗姣好。藝亦可在瓜山。頗有豔名。舊歲訂定在金雪琴家爲副。不料該校書遽爾悔約。竟就高寶玉家之聘。以致兩家大起交涉。釀成奪豔之風潮。後有龜部大頭日出場和解。而一朵桃花竟被強者所得。雪琴亦莫如之何也。

(么)

喜嘗異味

長。三。月。中。仙。度。曲。稱。佳。身。若。肥。瓊。瓜。山。姊。妹。難。與。並。肩。聞。校。書。向。與。某。次。郎。隱。其。名。早。具。嚙。臂。良。盟。伊。朝。夕。兩。相。熱。愛。形。影。不。離。詎。好。事。多。磨。次。郎。接。乃。兄。家。報。電。促。回。國。完。婚。首。途。已。將。匝。月。兩。地。相。思。關。山。迢。隔。月。中。仙。近。日。以。來。懶。於。應。酬。形。容。憔悴。人。比。黃。花。瘦。之。句。可。爲。該。校。書。贈。之。

(志)

無非賣笑生涯

拱。埠。金。文。卿。樹。幟。大。馬。路。生。涯。鼎。盛。緣。其。年。青。貌。美。善。於。外。交。也。陰。歷。去。歲。赴。嘉。禾。滿。載。而。歸。足。徵。營。業。發。展。其。先。未。歸。時。城。中。林。某。往。訪。未。遇。今。已。單。騎。赴。會。又。知。該。妓。之。足。傾。人。也。以上錄彗星報

(夫)

析津風月

懺

余落拓津門。忽逾一載。幸交游不棄。時聯談讌之歡。偶從杷枇門下。物色羣花。覺吳娃越女。趙姑燕姬。同時共賞。雖所見未宏。要亦略覩一斑。爰將見聞所及。聊爲紀叙。敢言三生杜牧。贏得名存也。津門妓家。共分三級。以納捐之多寡爲等第之高下。一等多屬南花。二等則南北均占多數。三等則不堪

問津矣。二等有名座排班者。專以鬻歌爲業。不全以皮肉爲生涯。故有周郎癖者。多樂就之。入門則高唱打簾。入室則競呈歌扇。猶想見古之遺風焉。余有詩以紀之。曰。一笑殷勤握翠幃。鬢花紅紫逞芳菲。小鬟歷亂呈歌扇。長袖郎當鬥舞衣。大鼓快書新譜曲。肥環瘦燕合成圍。暢游不覺忘深夜。每到燈闌始醉歸。

桂一寶

桂二寶。字蓮君。燕都小家女也。始入津。隸大興里寶鳳下處。綠珠丰貌。碧玉年華。性倜儻。善謔。初學歌。正生曲。頗得譚派。老旦尤酷效。龔雲甫兼善唱淨。每度曲。珠喉宛轉。如鶯如簧。入座者莫不色授魂與。而絃師自歎弗如也。年十五。已得艷名。刻極力摹仿時髦。恐居人後。喜作男妝。不施脂粉。望之如翩翩佳公子。李艷桃穠輩。皆莫可與倫。誠爲津中後起之秀也。

李小紅

妓女結識伶人。作俑於滬上林黛玉。餘風所播。而南花爲多。雙紅班李小紅。二十四橋邊人也。貌僅中姿。而語言輕倩。性情溫和。余友芋青君與之善。近頗有非之者。小紅甚怏怏。逢人輒自解以爲誣罔。情殊可憫。有客爲賦一律。曰。絲竹中年百感深。偶談影事淚沾襟。憐他小草微時志。惜取紅旄卷後心。乞薦有書干北海。論才無價比南金。麗情集續平康記。那有溫良女史箴。亦東方朔答客難之意也。

小顧蘭蓀

小顧蘭蓀。若耶溪畔人也。因慕顧蘭蓀之爲人。遂襲用其名。而冠以小字爲別。如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

而亦名相。如前曾解佩漢皋。近來析津。隸聯芳班。艷幟高張。芳名藉甚。姬貌旣斌媚。性亦端靜。一言一笑。尤足解頤。洵可兒也。至房中陳設器具。均用甬江出品。尤覺有愛國愛鄉之心。余雖無三生之約。而有一面之緣。祇以萍蹤飄泊。絮事紛纏。未獲時親芳澤。但祝名花有主。早脫風塵。毋如潯上琵琶。徒傷老犬耳。

小桃紅

小桃紅。蘇產也。姓任。乳名阿媛。幼字鄉人某。未婚而寡。隨其母到滬。爲某校書侍兒。名金珠。破瓜時候。容顏已自不凡。一時艷稱冷蕙。固秋紋麝月之流亞也。嗣因負債頗鉅。航海北來。遂改今名。自張艷幟。初隸詠順班。繼與玉亭亭合築香巢。名鳴玉班。余始識之。相處已久。過從甚密。嗣余以事將去津。瀕行舉觴爲別。桃紅爲歌黃金台一闋。蓋余適作燕京之游。故歌此曲。歌罷黯然。余亦爲賦一絕曰。小口櫻桃一笑開。紅燈翠袖對金罍。須知盛極衰機伏。何日重偃玉鏡臺。今春復游沽上。而姬已南去。崔護重來。不勝人面桃花之感矣。

齊桂卿

曲院中能以唱淨見長者。南花旣無其選。北花亦不多覩。惟齊桂卿。校書以能唱大江東。蜚聲於時。校書燕京人。隸賓樂部。每登台奏伎。歌喉洪亮。響遏行雲。一時擊節之聲。梁塵爲落。亦可見其價值矣。此外如張雲福。亦以淨著。雖無桂之圓勁。而韻宕過之。洵亦後起之秀也。

游 戲 欄

藝雲軒西廂新令

● 宦游在四方 現任官飲出差者飲
遇缺即升令

● 狀元及第 有科名者飲赴試者飲
狀元游街令

● 筆尖兒敢橫掃五千人 有文名者曾掌軍中文案者皆飲
考試令

● 下邊是合歡令 新娶者飲
觥籌交錯

● 料應他小腳兒難行 遇到者罰雙杯
訪四施令

● 似得了將軍令 先到者飲一杯
行點將令用骰二枚搖得四者
為元帥

● 正是此地偏 居不近市者飲
尋唐僧令

● 疾忙快分說 口吃者飲
急口令

酒 令

● 權將這秀才來儘 曾入學者飲中式或加捐或得保者再飲
訪鸞鸞令

● 第三來 行者三者飲姓名帶三及三點水者飲
三色人堆事令

● 我一地胡拿 跌落扇箸手巾等物者飲
猜點令

● 風流客 曾游妓館者飲
尋花令

● 知他命福如何 堂上具慶者飲
快樂飲酒令

● 善文能武人千里 文武官皆飲
紅旗報捷令

● 騎着匹白馬來也 武將飲
武揚彩令

● 一更之後 說夜深者飲
打更放砲令

● 君瑞胸中百萬兵 善棋者飲曾從軍者飲
打捕齋令



1914 悚

●放著個玉堂學士曾與館選者飲會試者飲金帶牌令

●入東洋曾坐輪船者飲神仙過海令

●柳遮花映有外遇者飲揭花令

●是花宮夜撞鐘喜鐘表者飲一百八下鐘聲令

●畫堂簫鼓鳴春晝主人飲點戲令

●眉兒淺淺描善畫者飲姓張者飲妻美者飲規矩令

●你低首無言危坐不言者飲泥聖令

●一個啞聲兒廝轉接耳低首者飲吃樂令

●歸舟緊不緊三月內會坐船者飲搖船令

●無有些兒空忙者飲子三猜兩手不空五

●撲刺刺宿鳥飛騰象鳥者飲飛禽擇木令

●只將花笑拈笑者飲飲者說一笑話

●我眼花撩亂戴眼鏡者飲五官搬家令

●我將你鈕扣兒鬆脫衣者飲開當舖令

●司天臺習天文星命者飲數節銀令

●斗柄雲橫吃烟者飲七厘伴月令

●音律又清解音律者飲隨意唱一曲實不能者飲大杯請人唱

●水上蒼龍偃江湖海各省人飲辰年生飲漁翁下網令

●天生是敵有勝者飲霸王爭令勝者辱人負者飲

●向詩書經傳喜談文者飲讀聖經令

●助神威插三通鼓好武論兵者飲談軍務者飲擊鼓傳花令

●七青八黃衣色青者黃者飲拍七令

●手掌兒上奇擎舉杯筋扇帕者飲五行生剋令

●淡淡春山濃眉者飲貼翠令

●脚跟無線如蓬轉步行來者飲遊客飲每戰用走馬法一巡

●分明打個照面午會面者飲對坐各每戰三季

●止許心兒空想本人不飲隨意招人每戰三季無勝負者左右各飲手口相

蓬同席各飲

●踈竹蕭蕭曲檻中危坐身搖者飲離坐側坐皆飲脫卸竹節拳

●諱得我倒躲倒躲後到者飲飲者招人每戰三季以不出之指作數

● 吶一聲喊繡旛開遙見英雄俺呼家丁來者飲
得戰一字清不倒

旗通關

● 啞謎兒作謎語者飲
一認五一認對通關

● 一雙心意兩相投交最厚者同飲
連環拳

● 一服兩服令人恁世醫者飲
三季兩勝令

燈 虎

處廬度賸

● 敲斷玉釵紅燭冷飾物一

● 錯認是佳人嘴上點臙脂四子一句

● 惟我與爾有是夫同上三句

● 女無再適同上二句解鈴

● 君心只解並淫樂同上二句解鈴
妾意常存社稷憂

● 金屋漫焚香百合同上二句

● 何人閒唱暗香詞同上二句

燈 虎

● 銀樣蠟鎗頭置弱者飲
輪通關

● 便提刀仗劍誰勒馬傷驂豪爽者飲
應通關

● 顛來倒去不害心煩折酒者飲
添減正三季通關

● 惹草拈花沒掂三喜飲邪游者飲
搶三勝令

獨

唯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

夫道一而已矣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聽之而弗聞

●金釵十二行 同上

小數也

●美人如花隔雲端 同上

遠色

●偶題紅葉到人間 舊書名一

韓詩外傳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同上

離騷

●別後相思盡化詩 同上

離騷

●其妾曰良人者所仰
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四子一

如在其上

●驟雨狂風過夜半 四子人名一捲簾

景丑

●育女 月令一

鞠有黃華

●搶親 易經

匪寇婚媾

●偷香 詞目一

花犯

●高唐夢醒 唐詩一

豔質已隨雲雨散

●沈魚落雁 曲牌二

不見一封書

●妾身未分明 詩經一

如有隱憂

●芙蓉如面柳如眉 詞目二

紅情綠意

●左擁秦娥右對越女 書經一

翕受敷施

頁卻意同夢約
致教魚雁亦無緣

曲牌四

銷魂處在空房愁坐繡戶間窺

詞目二

罵玉郎薄倖不見一封書
眉騰秋波媚

璇閨常獨宿 唐詩一

小姑居處本無郎

未亡人 藥名一

獨活

無人調護只自扶持 藥名一

防己

步步生蓮 藥名一

連翹

平康世裔 藥名一

代代花

春潮 新藥名一

月月紅

秋色滿卿懷 上海時妓一

抱月

秘戲圖 上海時妓一脫靴

藏春樓

欲配真緣知己少
暗流淚點寫相思 食物一

酒

遣此良辰按曲人來矣 字一

儂

夢醒久伸時得食人兒
走紅絨欲斷淚先流 地名一

申江

春色惱人眠不得 上海游興

看夜戲

紅樓夢觥史序

紅樓夢一書。離奇瑰譎。總爲寶玉一人渲染。故首之以花主。爲羣芳領袖也。寶玉不入籤。得寶玉者不掣籤。旨有專歸也。其他都爲十一部。合花主爲十二。重之得百有二十。則宗十二釵之意也。先宮妃。統於尊也。次誥命。尙爵也。閨閣則一篇之綱領也。故次之。姬妾。所以佐閨閣也。又次之。侍史之中。可採多矣。而賤不先貴。故冠以宮人。旣窮侈麗。必壯宴遊。而女樂歌伎尙焉。家美旣備。富以其隣。而雜親繼焉。偷徒工雅艷。事鮮可風。毋乃爲羣芳減色乎。要之以節義。而後知大觀園中衆艷爭奇。非第誇多鬪靡爲也。至於方外之寥寂。仙釋之荒唐。語雖不經。總之不離太虛幻境之宗旨云爾。是集也。凡以佐觴政也。故爲之序。次若此。而并列凡例於左。東湖酒徒識。

紅樓夢史旣成。或進而難之。則以麟經旣作。體例最嚴。龍門以來。文章莫大。才必兼乎學識。義必關乎勸懲。未聞簪筆而書。僅供席地幕天之用。卮言日出。可附南狐東馬之林。觥史之名。近於褻矣。不知衛侯抑戒。早設佐而立監。齊國代興。亦投壺而命中。是以都知錄事。每作酒糾。大人先生。亦工酒頌。用茲觴政。附彼稗官。舉類稱名。義無不允。或又以金張許史。貴列簪纓。魏丙蕭曹。道殊巾幗。豈有儒林文苑。獨許閨賢。斷無感吮椒親。盡登房老。而乃子京燒燭。惟書韓偓香奩。丙夜然脂。祇飭徐陵筆架。擬瑟琴之專一。類肢體之偏枯。不知女行克端。劉中壘始爲列傳。史才難得。曹大家亦自操觚。名旣刻以茗華。徽必揚於彤管。是用搜奇樂府。訂中山孺子之篇。抽秘瑯環。續侍兒小名之錄。事雖獨創。美實兼收。或又以蠻腰素口。旣

立主名。濟略艾繁。盡從芟削。則是姮娥身畔。可知惟有寒簧。趙后宮中。安得復來赤鳳。而乃首標花主。仍列神瑛。得毋人詫爲奇。未免自乖其例。不知紅樓之有寶玉也。始則名擅家駒。繼乃珍同禁燭。安仁一出。擲果盈車。韓壽歸來。竊香滿握。則有三年臣里。爭欲窺墻。二女漢臯。咸思解佩。以致吳宮紫玉。空埋恨以成煙。謝氏芳姿。但含羞而却扇。洵羣芳所託命。豈弁冕而可遺。或又以是書之作。其旨數千。大意所歸。寓言十九。今則棄捐奧蘊。類買櫝而還珠。傳會支詞。等刻舟而求劍。文人慧業。達士微言。不己俱乎。疑相悖矣。不知語鑿空而多奇。意司契而爲匠。故開夏王於石紐。不盡荒唐。認羊氏之金環。非皆誕妄。與其假道中之元牝。遁入虛無。不若就卷內之雌黃。演爲典故。况夫陶歡令月。散直嘉辰。客解絕纓。主能投轄。麴車載到。折花可以當籌。酒陣喧時。登壇可以肅令。雖藏鈎射覆。自知游戲神通。卽弄粉調脂。或免風流罪過也。或無以難。遂書爲序。蓮海居士書。

紅樓夢觥史

凡例

- 一 是令未擲色時。先定杯分。凡有敬酒飛觴及代飲者。仍照本人門面。不得用飛敬者杯分。其用大杯者。亦照本分數。
- 一 凡通關拏妖等令。不得留過三杯。當關者折半。偷出拏人情願大杯。亦不禁。
- 一 凡儀注酒。不准用大杯。以三小杯爲止。
- 一 凡敬酒不准代飲。

一令中如黛玉有酒。寶玉代飲。其注明黛玉者。無論。倘掣得黛玉者。尙未掣第二籤。其間或有他令掣着之酒。亦算在黛玉名下。宜代飲。鴛鴦紫鵲同。

一行夫婦禮。須嬪相樂人等色目。花燭合巹均照時式。安席亦須樂人。照婦人安席式。

一大杯恐無限制。或強以難能。今定以三小杯爲率。或以五小杯爲率。

一是令除唱曲固多未能者。掣着之人。准以一大杯買人代唱。杯分照本人門面。其餘注出式樣之令。若再推諉。是故意作身分也。罰無算爵。

花主

賈寶玉。政次子。詩社稱怡紅公子。羣花所仰。故爲花主。

贊曰。大荒之精。蔚爲神瑛。鼯采。旣發。器用弗成。

先用六骰。擲紅多者爲準。倘有同色。卽就同色者再擲爲定。

宮妃一

賈元春。政長女。名在正冊。以才選鳳藻宮。尙書。加封賢德妃。卒年四十三。贈貴妃。謚賢淑。贊曰。奉帚趨宸。揄狄歸省。春燈旣闌。哀冊彌軫。

出燈謎一。猜不着者一杯。猜着免飲。寶玉李執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俱跪飲一杯。誦詩一首。倘幾人未經掣出者。免掣出後。無用補行。

宮妃二

周貴妃。吳貴妃。不詳所出。俱位貴妃。

贊曰。周實姬宗。吳非孟子。升之掖庭。彰厥淑美。

合席行戴裝翅令。爵尊者一杯。

戴裝翅令式

令家作手勢。將帽送與別人。其人卽作手勢接戴。左右兩家裝翅。左座伸左手。右座伸右手。悞者罰。凡令中有差處。三次爲畢。

宮妃三

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太妃。西寧郡王妃。東平郡王妃。不詳所出。並藩王妃。嘗至榮府與禮燕焉。

贊曰。四妃位均作嬪藩室。興慶首行。恩澤世及。

史太君安席。邢王二夫人斟酒。倫邢王二夫人未見寶玉代之。作樂滴天。均照時式。

誥命一

史太君。金陵史侯女。賈代善妻。安重能容。榮府之盛衰因之。

贊曰。榮榮太君。牢籠萬有。諸福之歸。衆珠之母。

寶玉跪敬一杯。合席行富貴神仙令。

富貴神仙令式。

用六骰擲六爲富。連擲得十隻六爲百萬。四爲貴。一紅當一級。自從九起到正一品。么爲丹。連擲得九

隻。么爲九轉丹成。中間斷者重新再擲。凡六與么逢三六九紅逢正品。準飲一杯買住。以下斷者從買住起。

誥命二

邢夫人王夫人赦政妻。並以夫職受封。

贊曰。肅奉母儀。明章婦順。邢實優柔。王獨周慎。

立請太君儀注飲一杯。然後寶玉跪敬一杯。如不欲飲。或令寶玉自飲。或令鳳姐代飲。

誥命三

尤氏珍妻。以夫襲職封寧府中饋之主。

贊曰。猥以釐才。而持門戶。持而不閑。於家奚補。

合席行支更令。除尤氏誤者尤氏檢舉。失檢罰一杯。猜下次菜。猜着免飲。不着飲一盃。再猜。三猜爲止。猜着主人飲。

支更令式

一更一點起。五更三點止。起更轉更俱要搗鼓。逢更一杯。五更三點一大杯。重二不重三。悞者罰。重起。或從更上起亦可。

誥命四

王熙鳳璉妻。王夫人姪也。名在正冊。以夫捐職。封有肆應才而非婦道之正。

贊曰。知珠。在胸。炙輶。在口。佞鮑。美朝。不有。而有。

名號中有瑞天祥字。或對家。鳳姐叫聲。叔斟酒送去。接着鏡塑。合席再行奪錦標令。

奪錦標令式

數划飛船。或三十。或五十隻。逢暗七亮七。打招。不准說數目。倘起先左旋。打招卽右旋。慢者罰重起。

誥命五

秦氏幼名可卿。蓉妻。名在正冊。早卒。以夫授龍禁尉封。

贊曰。短夢易破。輕魂欲消。漚珠。槿艷。曾不崇朝。

寶玉作小兒狀。秦氏以手拍着口。做行行調。襲人斟酒一杯。送秦寶二人合飲。合席行射鵬覆令。

室內生春。

誥命六

胡氏蓉繼妻。胡道長女。

贊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極盛之下。難乎爲繼。

行績麻令

績麻令式

各人說一句。不拘雅俗。首尾相接。遲者罰。

誥命七

賈敏代善女。適巡鹽林如海。生黛玉。中歲卒。
贊曰：斥鹵之中。迺生金碧。雛鳳失母。養不成。翻。

密字流觴。同音亦可。合席行之。自用敏字流觴。

閨閣一

林黛玉如海女。賈之所自出也。名在正冊。詩社稱瀟湘妃子。善哭。以情死。

贊曰：春蠶絲盡。紅冰淚枯。絳珠絳珠。噫嘻。烏乎。

藏花一巡。用杯以四為率。寶王得花。合席賀一杯。餘人得花。寶玉代飲。凡黛玉有酒。皆寶玉代。唯敬酒不代。寶玉代飲時。黛玉須要說。莫喝冷酒。不說則罰令自飲。獨不許寶玉檢舉。

閨閣二

薛寶釵。寶玉妻。名在正冊。詩社稱蘅蕪君。有才而貌為重厚。若欲矯瀟湘之失者。

贊曰：深心密意。善藏其鋒。竟得佳耦。福於容。

與寶玉行夫婦禮。飲合巹雙杯。儀注悉依時式

合席再行快樂飲酒令。除黛玉不與。

快樂飲酒令式

各伸指記明總數。以次將箸攔起。攔遍復落。數完後。凡箸落下者。俱飲一盃。或用骰六擲點數亦可。

閨閣三

史湘雲。史侯家女。名在正冊。詩社稱枕霞舊友。爽於瀟湘。真於蘅蕪。羣芳之軼羣者也。早寡。贊曰。絳雲在霄。明珠無翳。花放水。流活潑潑地。

打通關一巡。合席再行飛花令。

飛花令式

用六骰擲。一擲爲定。除么二六不算外。三爲柳。以柳字飛觴。四爲紅。順下家飲。五爲梅。自飲。孟數以骰數爲準。

閨閣四

賈探春。政次女。名在正冊。詩社稱蕉下客。適周氏。其所出者微也。而沉毅有識。卓爾不羣。贊曰。醴泉無源。芝艸無根。桃花駿馬。我思其人。

行色如意令一巡。

色色如意令式

一擲要一輪明月在九霄雲外。這麼圓。二擲要兩道蛾眉在玉鏡臺前。這麼描描。三擲要三行鴻雁在紅蓼灘頭。這麼飛飛。四擲要四方金印在至公堂上。這麼打打打打。五擲要五瓣梅花在大庾嶺上。這麼開開開開。六擲要六幅蒲帆在揚子江中。這麼扯扯扯扯。凡圓描等字。俱要做手勢。倘要么反得二。便說不是一輪明月。却是兩道蛾眉云云。餘倣此。悞說者罰一盃重擲。

閨閣五

賈迎春。敎女。名在正冊。詩社號菱洲。適武夫孫紹祖。以仇離終。

賈曰。柔而寡斷。命實不猶。蘭摧玉折。怨耦曰仇。

座中姓名號中有帶孫紹祖字樣者。三小盃。自飲一盃。下家跪。上家泥塑。飲畢乃止。

閨閣六

賈惜春。寧府敬女。名在正冊。詩社號藕榭。善碁及畫。終身不字。

賈曰。小姑無郎。炮媧無匹。奕理畫禪。寫其孤潔。

合席行不施脂粉令。善碁及丹青者一盃。

不施脂粉令式

用六骰擲么爲脂。紅爲粉。以不見么紅爲合。見一隻者一盃。

閨閣七

賈巧姐。璉女。以七夕生。名在正冊。家難後。幾爲凶舅王仁所賣。後適周氏爲田家婦。

賈曰。荏苒弱息。艱屯是嬰。儻彼牽牛。稱其令名。

座有甥舅者。敬舅一大盃。凡姓名中帶有王仁字樣者。三小杯。合席行拍大學令。

拍大學令式

不稱能。不道有。之於其在。不開口。寶蓋啓冠而爬手。逢心指心。逢口指口。逐句點。逐節勾。天下平時一大斗。凡字劃在上者從上拍。劃在下者從下拍。遇勾點準兼做。重二不重三。悞者罰一杯。重起。或從節

上起亦可。

閨閣八

薛寶琴。寶釵從妹。適梅氏。韶秀能詩。

贊曰。小妹翩翩。蕙心蘭質。嬪於高門。宜爾家室。

行數梅花令一巡。

數梅花令式

五瓣爲朶。五朶爲枝。五枝爲樹。從一瓣數至五瓣。便說一朶。不準說五瓣。成枝成樹皆然。說瓣數重二不重三。悞者罰重起。或從枝上起亦可。遇成枝一小杯。成樹一大杯。

閨閣九

邢岫烟。李紋。李綺。岫烟。赦內姪。性淡泊。亦能詩。適薛蝌。紋綺皆宮裁從妹。俱端重能詩。綺許字甄氏。贊曰。邢樂綦縞。歸於儒生。二李競爽。型于女兒。

行釣魚令一巡。

釣魚令式

青黃赤白黑五色魚名。挨次派定。各人先藏手中。如一個子爲青魚。則兩子爲黃魚。釣者先撒網。說我要網何色魚。各人中有着者。先取出。各飲一杯。未着者。則向各人手中去釣。釣不着飲。釣着他飲。釣完而止。

閨閣十

四姐兒賈氏族女。璜大奶奶周氏廊上五嫂子。並賈族嬪。仰給於二府者。

贊曰。菀枯攸分。貧富相耀。或附於羶。或媚於竈。

行齋路頭令一巡。

齋路頭令式

初一十五高拱手。初二十六齋路頭。三六九換左手。逢月忌不開口。七拍八笑九搖頭。以籌遞下。滿一月爲止。悞者罰重起。

閨閣十一

傅秋芳傳試妹。有才名。年二十三而未字。

贊曰。標梅過期。冰泮無日。老女不嫁。娉婷自惜。

行藏花令。如座客在十人以外。分作兩次藏花。挨次舉杯。不得花者免飲。得藏者各飲一杯。

閨閣十二

二丫頭農家女也。寶玉見而悅之。

贊曰。婉兮清揚。遇之邂逅。野花自芳。不匿其秀。

行絕技一。不能者以三小杯買人代做。如合席無能者。自飲一杯。

閨閣十三

青兒。王狗兒女。劉老外孫也。嘗至榮府。與巧姐。瞻。

贊曰。東方者青。物生必稚。初七下九。不忌嬉戲。

與巧姐行迷藏令。如巧籤未見。掣出後補行。

迷藏令式

以帕蒙眼。暗中摸索。悞者罰一杯。令待摸之人做。一來一往為定。藏者只許在一室之內。

閨閣十四

銀姐。卜世仁女。芸中表妹。

贊曰。世仁不仁。有女曰銀。乞鄰而與。諱富為貧。

合席行數元寶令。

數元寶令式

或五十兩。或一百兩。三為小錠。五為中錠。十兩為大錠。逢大錠買住五十兩及一百兩。俱一大杯。

閨閣十五

賈喜鸞。寶珠。喜鸞。賈族中女。育於榮府。寶珠。秦氏婢。以義女執喪。

贊曰。贏負。螟蛉。蟹腹。瑣珞。鸞曳。羅紈。珠服。縷絳。

合席行節節高令。曾作螟蛉過繼者一杯。

節節高令式

以雲淡風輕近午天四句。先各輪念一字。輪遍各念二字。以次加至七字爲止。悞遲者罰。

姬妾一

周姨娘、趙姨娘、並政小妻。周無出。趙生環探。多行不義。遇崇死。

贊曰：周靜而貞。趙愚而毒。靜者常壽。愚者多辱。

側坐或橫坐者一杯。姓周趙者一杯。納寵者一杯。再納再飲。

姬妾二

香菱、甄士隱女。名在副冊。幼爲匪人掠賣於馮姓。薛蟠奪之爲妾。愁女子也。亦喜爲詩。以產卒。

贊曰：柔而無骨。清而不慧。卒以流離失身。醜儂。

跪敬黛玉一杯。再斟一杯。同襲人換杯。合席行改詩令。

改詩令式

念詩一句。故意念錯一字。再念一句解之。如云勸君更盡一杯茶。分明是酒如何茶。只因寒夜客來茶當酒。

姬妾三

平兒、璉小妻。善處危疑。德慧術知。蓋兼有之。

贊曰：良人如鼠。大婦如虎。我服其才。調停心苦。

傳花擊鼓

姬妾四

尤二姐。尤老娘女。尤氏外妹。賈璉謀爲妾。爲鳳姐所困。吞金死。
贊曰。楊花無力。逐水浮沉。不入虎口。焉得吞金。

敬對家板榔一口。如無板榔。以席上果品代之。賈母賞酒一杯。叫聲好孩子跪飲。

姬妾五

嫣紅。赦小妻。求鴛鴦不可。乃納之。

贊曰。不得絲麻。乃收菅蒯。君子有酒。莫不代匱。

向鴛鴦鏡塑。席上鴛鴦有酒俱代飲。

姬妾六

秋桐。璉小妻。尤二姐之死。與有力焉。

贊曰。遊牝於牧。轍咬其羣。始則僨轅。終乃曳輪。

斟酒一杯。跪敬尤二姐。

姬妾七

翠雲。赦小妻。納在嫣紅之先。

贊曰。佞紅斯足。倚翠則那。其新孔嘉。其舊如何。

同嫣紅賭面笑。笑者罰一杯。以酸物下酒。

姬妾八

佩鳳。偕鸞。文花。並珍。小妻。

贊曰。鳳鸞。文花。女成。三粲。和以。歌喉。纍如。珠貫。

唱曲。一套。不拘。大小。不能。者以。三小。杯買。唱。本人。之上下。家各。一杯。

姬妾九

嬌杏。封氏。婢也。買花。屢遇。之後。求爲。妾。

贊曰。出牆。紅杏。一枝。纒紛。窺室。琴堂。居然。倚雲。

對面。揶喜。相逢。拳。

喜相逢。拳式。

手口。俱同。者分。飲。

姬妾十

寶蟾。金桂。婢。薛蟠。私之。備小。星焉。金桂。誤中。毒死。賴之。以白。香菱。之冤。

贊曰。若作。和羹。濟之。以鹽。天奪。其魄。口不能。緘。

跪敬。金桂。湯一。匙。敬香。菱酒。一杯。

宮人一

抱琴。元春。婢。從之。入宮。

贊曰。貫魚以籠之子。媵焉。劉安雞犬一朝升天。

行三十六宮都是春令。

三十六宮都是春令式。

用六骰擲。以三四五爲春。挨次擲滿三十六隻春色爲令畢。斷者罰酒重起。逢暗六亮六。卽以春字飛觴。誤者罰酒不重起。

侍史一

琥珀買母婢。

贊曰。松柏之精。依於喬柯。誰其施之。笑彼女蘿。

行雷拳令。拳則三肩酒。則三杯爲率。雷電霹靂。皆罰一大杯。遇飲酒者。俱請太君儀注。量大者一杯。

侍史二

鸚鵡買母婢。

贊曰。鸚鵡能言。天生慧業。出納母命。母之喉舌。

自以六骰擲。不得紅綠罰二杯。紅綠缺一罰一杯。再擲見紅綠後。以骰數定杯數。以紅綠兩字飛觴。

善談者一杯。

侍史三

珍珠買母婢。襲人本名也。旣與寶玉復以他婢補之。

贊曰。前珠後珠。鑿空補空。牟尼百八。母所玩弄。

合席行走盤珠。令手帶朝珠及掛手珠者一杯。

走盤珠令式

上家右手揷拳。向下家。下家即將左手向上家揷。一响之後。以右手向下家揷。以速爲貴。遲誤者罰。倘有輸酒揷過後飲。

侍史四

翡翠。賈母婢。

贊曰。王母晝下。青鳥使僭。棄彼蘭茗。鸞皇是儕。

坐在太君下家者。一杯立飲。帶花翎及翡翠器者一杯。

侍史五

玻璃。賈母婢。

贊曰。梨花雪消。松葉碧凍。爲酒介壽。倩彼手奉。

帶眼鏡者一杯。

侍史六

傻大姐。賈母婢。珍珠之妹。諸婢以才智相角。彼獨渾然噩然。故得傻名。

贊曰。大姐真人混沌。未鑿得素女圖。且喜且愕。

司棋藏花。傻大姐尋花。得花。司棋跪飲。不得花。傻大姐亦不飲。如司棋籤未見。掣出後補。帶香袋者一杯。

侍史七

金釧、王夫人婢。與寶玉戲謔。被逐。忿而入井。

贊曰：無易由言。譴責斯及。井有人焉。為我心惻。

與王夫人槌背。寶玉斟酒一杯。送金釧飲。如不飲。寶玉自飲。背人私語者一杯。

侍史八

玉釧、王夫人婢。金釧妹也。

贊曰：覆轍相尋。則有二釧。嘗羹之役。亦幸而免。

羹一匙。先嘗後。敬寶玉。

侍史九

彩雲、王夫人婢。與賈環私。

贊曰：人棄我取。賈人之智。雲也用之。擇環而事。

席有行三者。敬一杯。

侍史十

彩霞、小霞、彩鸞、彩鳳、繡鳳、繡鸞。並王夫人婢。

贊曰：二釧之亞。兩州羣雌。旅進旅退。無非無儀。

請王夫人儀注。

侍史十一

晴雯、怡紅侍史。名在又副冊中。蜚語被逐。抑鬱而死。相傳爲芙蓉神云。

贊曰：娥眉衆嫉。豈予申申。魂歸來些。芙蓉之神。

侍史十二

襲人、花白芳妹。本賈母婢。名在又副冊。入怡紅院。寶玉最先昵之。寶玉棄家。出爲優人蔣玉函妻。

贊曰：下手爭先。謂得勝算一局。不終滿盤都亂。

寶玉與對家拈拳。不論輸贏。對家唱小曲一支。其餘在席之人。或姓蔣者。或姓帶帥頭者。與襲人換杯。

侍史十三

麝月、怡紅侍史。晴襲之亞。

贊曰：或後或先。爭妍取憐。附於晴襲。若鑑足然。

髮美及新打辮者一杯。

侍史十四

秋紋碧痕。怡紅侍史。又亞於麝。

贊曰。晴襲及麝。若公侯伯。位此二人。穀壁蒲壁。

與左右搗扛仙人拳。席面前有水漿沾污者一杯。

扛仙人拳式

三人各伸指不開口。遇兩家一樣者各飲。

侍史十五

春燕。怡紅侍史。亞於秋碧。

贊曰。有燕善睇。亦承春風。夜讌召客。曰時乃功。

斟酒三杯。邀釵黛雲飲。未見者自飲。

侍史十六

四兒。怡紅侍史。本名芸香。又名蕙香。以與寶玉同日生。無故被逐。

贊曰。名以命之。屢易何命。今之文人。亦職斯病。

與寶玉搶三十。改號者一杯。疊改者二杯。

侍史十七

茜雪。怡紅侍史。職茶。事忤寶玉。被逐。

贊曰。掃雪烹茶。陶家風味。何物老嫗。有洗有潰。

李姓者一杯。茶字飛觴。

侍史十八

佳蕙、怡紅侍史。唯任奔走。

贊曰：以大易小。如臂使指。不祿言祿。遜介推矣。

請晴雯儀注。如晴雯籤未見。扇字飛觴。

侍史十九

可人、怡紅侍史。早卒。

贊曰：其人已往。其名存耳。如花。在鏡。如月。在水。

自泥塑對面。隨意說笑。話說畢爲止。

侍史二十

墜兒、怡紅侍史。竊錫事露。平兒覆之。卒爲晴雯所逐。

贊曰：容於主家。逐於同輩。川澤納汙。其事則倍。

跪敬平兒一杯。與晴雯揩清拳。鐵臂側覆。仰响骨。蚌骨响拳三肩。帶金錫者一杯。跪飲。

侍史二十一

良兒、怡紅侍史。竊玉被逐。

贊曰：不貪爲寶。懷璧其罪。良兒無良。其後無悔。

凡隨身物件中有玉者。跪飲一杯。

侍史二十二

檀雲、怡紅侍史。

贊曰：白檀興雲。勝於都梁。顧名思義。職官司香。

在席吃烟者一杯。薰衣者一杯。

侍史二十三

綺霞、怡紅侍史。

贊曰：齊廷竽濫。猥居衆前。有同竊吹。詎免人言。

擲骰一盆。色樣成者免飲。不成罰一杯。倩小紅代擲。如亦不成色樣。罰一杯。寶玉代擲。成色樣而後止。

一擲罰一杯。

侍史二十四

五兒、柳氏女。怡紅侍史。貌似晴雯。

贊曰：五兒之來。以燕爲媒。尹邢貌似。見者疑猜。

與晴雯活塑。與寶玉搭响啞拳三肩。

侍史二十五

靚兒。不詳所屬。亦小鬟也。

贊曰。從者之度。因疑成誤。一扇甚微。而逢彼怒。

以扇一柄。無扇以箸代之。席上藏過。待其自覺。覺得免飲。誤覓罰三小杯。

侍史二十六

雪雁、黛玉婢。爲寶釵相禮。以朦寶玉。雖有命之者。何其忍也。

贊曰。佳耦既合。以雁代鶯。忍而爲此。人孰無情。

在黛玉前跪飲一杯。候釵玉拜堂時。攙新人。

侍史二十七

鸚哥、黛玉婢。榮府二等丫鬟也。黛玉初來。以佐雪雁。

贊曰。雁後鶻先。適承其乏。架上雪衣。現身說法。

立請黛玉儀注。自飲一杯。能誦葬花詩者免。

侍史二十八

春纖、黛玉婢。

贊曰。以侍巾櫛。厥司盥沐。春筍初萌。柔荑一握。

與晴雯搯鋸子拳一肩。長指甲者一杯。

鋸子拳式

一立椅上。一蹠一足。一响不着。上下更換。見勝負乃止。

侍史二十九

侍書探春婢。有口辯。能禦侮。

贊曰。強將麾下。斷無弱兵。搜檢之役。電掣雷轟。

姓王者。一大杯。不能請平兒勸免。合席各與對家搯拳一肩。帶行放砲仗令。

放砲仗令式

令家以火隨意指着被指者。立卽作爆竹聲。右隣掩右耳。左隣掩左耳。遲誤俱罰。

侍史三十

翠墨小蟬。並探春婢。

贊曰。墨不受磨。蟬亦善噪。俾無弗馭。馭之有道。

請探春儀注

侍史三十一

司棋迎春婢。與中表潘又安有白頭之約。母不能從。觸牆而死。又安亦自刎。

贊曰。一着之錯。悔亦難追。了此殘局。視死如歸。

姓有水傍者一杯。姓名中有潘又安字樣者。與司棋換杯飲酒。俱請鴛鴦儀注。

侍史三十二

繡橘迎春婢。

贊曰。菱洲茶然失物。不問賴有此人。其軍稍振。

請迎春儀注。

侍史三十三

蓮花兒迎春婢。

贊曰。誰實司庖。乾沒苟且。能發其奸。亦一健者。

鷄子二字流觴。

(未完)

中華圖書館簡要書目廣告

梅伯言全集

一元六角

吳肇甫全集

文集
尺牘

一元五角

王壬秋全集

隨園文鈔

二元

碧城仙館詩集

四角

香艷叢書 二十集

一元二角

女弟子詩選

二十元

中華女子文選

(印刷中)

兩般秋雨盦詩選

(印刷中)

塵海妙品

二元

藝苑叢話

一元二角

全唐詩話

一元二角

李義山詩話

一元五角

王漁洋詩話

四角

吳梅村詩話

二角

隨園詩話

一角五分

飲冰室詩話

六角

石林詩話

一元二角

中山詩話

二角

詩品詩式

二角

蘇黃詞鈔

四角

詞壇妙品

一元二角

吳梅村詞

一角五分

仿宋 胡刻文選

三元六角

二十八子全書

鉛印五元

孫子十家注

石印三元

管子

四角

莊子

三角

佩文韻府

(同文書局本)

三十元

淵鑿類函

(同文書局本)

三十六元

駢字類編

(同文書局本)

十二元

顧亭林日知錄

一元

事類賦統編

二元

歷代題畫詩鈔

三角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十二元

史記

三元

清朝東華錄

二十元

正續資治通鑑

十二元

通鑑輯覽

三元

綱鑑易知錄

一元四角

中華圖書簡要目錄廣告

漢魏叢書	八元
唐宋詩醇	二元
隨園全集	八元
隨園詩文集	二元五角
寇萊公詩集	五角
呂晚村詩集	一元二角
吳梅村詩集	二元
吳梅村文集	一元五角
何義門集	一元
范石湖詩集	一元六角
王漁洋感舊集	二元
汪堯峯文集	一元六角
白香詩集	四元
方望溪全集	一元六角
王陽明全集	二元
章太炎文集	一元
康南海	一元
梁任公詩鈔	一元
(第一集)	
適園滑稽詩文集	一元
十種唐詩選	一元

飲冰室文集 (精裝)	三元六角
李長吉詩集	八角
漁洋山人蠶尾集	一元
曾文正公全集	五角
韓昌黎詩集	二元
編年箋評	三元
唐賢三昧集	一元
列朝詩集	四十元
賴古堂全集	三元
錢牧齋詩鈔	三元
錢牧齋讀杜 <small>小箋</small>	三元
錢牧齋晚年文	四角
錢牧齋讀杜 <small>二箋</small>	三角
金堡編行堂集	四角
屈翁山文集	三元
屈翁山詩外	二元五角
屈翁山詩外	二元五角
周容春酒堂文集	五角
全樹山文鈔	八角
惲子居文鈔	三元
<small>語大名</small> 家評校龔定盦全集	二元
石笥山房全集	二元

洋紙

徵文條例

一宗旨 (一)表揚懿行 (二)保存國學 (三)網羅異聞 (四)搜輯軼事 (五)提倡工藝 (六)平章風月

二文體 凡合於本編宗旨之傳記小說詩文等及其他之香艷文字

三畫片 凡閃爍攝影及種種韻事之圖片(如一切美術書畫琴棋等風雅之照片)如蒙惠贈尤為歡迎或係名貴之品寄時注明原片須收回者登後當即寄還

四酬奉 略分三等甲每千字奉酬三元乙等每千字奉酬二元丙等每千字奉酬一元其不願取酬者請於稿末注明詩詞例不奉酬

五附則 來稿請寄棋盤街中華圖書館惟無論登否原稿恕不奉還稿尾請注明詳細通訊處如大著入選後請賜玉照以便下期製為銅版印入卷首為本雜誌光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外埠		本埠	
雲南	文雅堂	北京	文政堂
四川	維新書局	北京	會文堂
山西	晉新書局	北京	聚軒齋
成都	崇文書局	長沙	會文圖書社
重慶	崇文書局	揚州	廣存印書館
奉天	章福記書莊	鎮江	大成書局
北京	章福記書莊	蘇州	墨緣石印社
北京	富強書局	江陰	寶記書莊
北京	龍文閣書莊	常州	晉升山房
北京	通文書局	無錫	日升山房
		無錫	經倫堂

無錫	蘇州	常州	江蘇	浙江	山東	天津	河北	河南	湖北	湖南	四川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山西	察哈爾	綏遠	熱河	遼寧	吉林	黑龍江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香艷雜誌第六期)
(每冊定價洋四角)

編輯者 新舊廢物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中華圖書館
發行所 中華圖書館
上海福州路中五百十六號
電話一三三三

香艷雜誌價目

壹期	六角	期全	四元
四期	二元二角	期全	四元

外埠如欲定購者請先交足報費郵費空函恕不奉覆
郵費購書九折中國境內每本加郵費五分日本南洋各埠每本加郵費一角歐美各國郵費一角五分

廣告期限	壹期	期三	期六	期全
壹面	十二元	三十二元	六十元	壹百十元
半面	七元	十八元	三十二元	六十元
四分之一	四元	十元	十八元	三十三元

面頁 底頁 加倍 篇末加半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治
 腎虛所致一切病症效
 驗卓著有患者請試之



此處痛乃君之
 內腎病了宜速
 服藥以却之毋
 因循致變重症

主治

- | | | | | | | | | |
|------|------|------|------|------|------|------|------|------|
| 卜更淋痛 | 手足虛腫 | 常覺疲倦 | 腰穴酸楚 | 胃口呆滯 | 耳內作鳴 | 小腹隱痛 | 時有寒熱 | 背脊疼痛 |
| 先天不足 | 四肢冰冷 | 肉削肌瘦 | 筋疲骨軟 | 夢遺滑精 | 腳蹠腫脹 | 小便帶血 | 晨起無力 | 頭痛頭暈 |
| 卜麥遺尿 | 腦弱善忘 | 精神恍惚 | 懶言嗜臥 | 陽痿不舉 | 眼目花眩 | 眼目花眩 | 夜臥不安 | 嘔惡作酸 |

